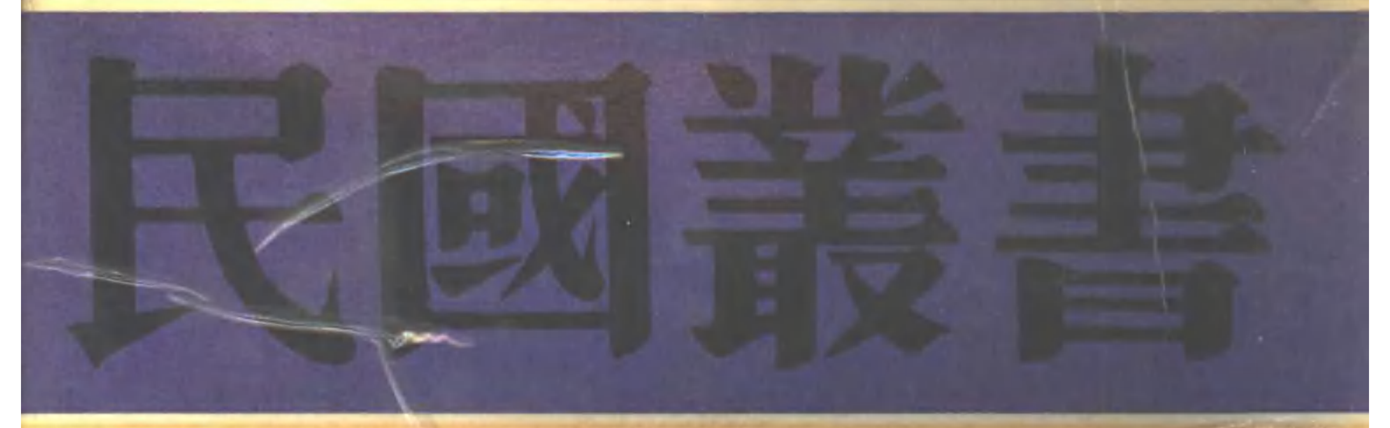


第四編

·99·

韜奮文録

抗戰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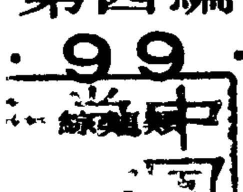
韜奮著

韜奮著

上海書店

民國叢書

第四編



·99·

韜奮文録

韜奮著

韜奮著作集

韜奮文錄

基本定價每冊十四元五角

著者 韜奮

出版者 韜奮出版社

總經售 新中國書局

一九四九年五月再版

(No.155) S. 2001—4000



一九三二年攝

本書付印時的幾句話

作者濫竽生活週刊筆政，每週不得不循例執筆寫一篇小言論，一週又一週的積起來，轉瞬又成一厚冊了。自恨學識淺陋，且做且學，小言論各篇乃每週急促交卷之作，尤為一時文字，每於後幾時偶爾翻閱前幾時的拙作，輒覺汗顏，不願再看，原不敢再禍梨棗，貽笑宏達，惟本社同事徐伯昕艾寒松兩先生仍勸彙編第二輯即行，以便讀者，謂今此項拙作既為本社公物，乃勉從兩君

文章，由寅恪先生彙集自六志廿七期至七志四十五期，即自廿年六月至廿一年十一月間的小言論，略加選擇刪除，復經作者略加審閱，再刪去數篇，成此第二輯。於付印的時候，請再贅述數語，以告讀者。

三 以時事為評論的材料，原有枝枝節節的毛病，但評論所根據之觀察點則不得不有其中心思想以為權衡，故於紛歧雜錯的個別問題中，未嘗沒有一貫的中心思想為背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殆無此意。作者自己和自己作前後的比較，自覺思想上的方向日趨堅定，讀者於前後各文中或亦可以翻出一二，而是為序，

師友間頗有不同的意見，倘蒙讀者不吝指教，不勝感幸。

(三)自九一八，尤其是一二八以後的著作，對於抗日救國的文字特多，這是認為民族自救乃目前的要圖，決無意於提倡狹隘的國家主義。作者相信在現階段內的我國革命，須考量國中的特殊情形，應暫以中國民族為本位；但相信革命的最後目標，是世界各民族平等自由的結合，而決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楊[illegible]・廿一・十二・七・

序

一九三六年七月，我在新加坡寫過一篇紀念韜奮的文字，裏面說：

『韜奮不是一個思想家，也不能算是一個不朽的作家……但他是一個眞正的愛國者，偉大的愛國者。一個眞正的愛國者，不一定需要有激昂的氣槪，伶俐的辯才，也不一定需要有高度的寫作技術，只要他有坦白眞誠的熱情，他的主張就引起廣大羣衆的共鳴，他的言論就成爲人民大衆的喉舌。但丁，米爾頓，屈原，杜甫，雨果，羅曼羅蘭是愛國者，不是由於他們的偉大的作品，而是由於他們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偉大的人民的愛。』

韜奮是眞正愛人民的，所以人民也最愛他。我可以說一句，近二十年來，祇除了一二

個人以外，再沒有一個中國人寫的文章，能像韜奮的文章那樣，擁有廣大的讀者羣。抗戰中，韜奮到西南大後方，到處都有一些不相識的青年們，甚至少年人，老年人，聞名訪謁，韜奮曾爲這件事，感覺應付不了。我在海外，淪陷時期，到人跡寥落的鄉村裏，只要有一兩家中國人住居的地方，一切的書本子都不易見到，却發見有十年前出版的生活週刊和其他韜奮的著作。我問過許多三十歲以上的人，他們青年時期思想受影響最深的是誰，都異口同聲地說出『韜奮』這個偉大的名字。

我時常想，假如魯迅是不朽的人民的導師，韜奮却是眞正的人民的夥伴，人民的朋友。他是最爲人民所愛，最和人民接近的。正因爲如此，韜奮的過早的去世，實在是中國人民無可補償的大損失。要是今天韜奮先生還在世，他還能用他的鋒利的筆尖，來給受苦難的人民大衆鳴不平，來替他們指示前進的道路，這是何等幸運的事呢！

但是人民是永不會忘掉這位偉大的愛國者的。韜奮先生是永遠埋葬在全國人民的心中的。他的數百萬字的著作，將成爲寶貴的文化遺產，永遠被中國人民，後代的男女

青年所珍視着。

說到這裏，我是應當受譴責的。韜奮直到最後一息，還在惦念着流亡在海外的老友，他的遺囑把整理遺著的重大責任，交付給我。當時他不會想到，慘勝以後的中國，還是這樣混亂，我到現在也還是不能回到祖國，不能回到和韜奮同在一起過得最久的上海。環境甚至不許我有機會有時間來搜集並重行閱讀亡友一生的著作。我至今還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我才能完成亡友所付託的任務，到幾時我才能把一部韜奮全集整理完畢印刷出版。我是多麼對不起亡友，對不起千千萬萬的愛韜奮的讀者啊！

最近，我算是回到香港來了。在香港，我才知道，韜奮的知友徐伯昕先生已經開始在進行搜集遺著的工作。因爲韜奮過去所編寫的刊物，很難找到全份，這才決定由茅盾、胡繩、史枚先生先就已經搜集到而戰後未刊爲單行本的文章八十餘篇，按照年代編排，印成韜奮文錄。這些文章雖然有的還是在二十餘年寫的，但現在重讀，却都沒有失去現實性。這是一件好事情。因爲在韜奮全集未出版之前，這一個單行本的刊行，至少可以使海

內外無數的韜奮愛讀者，暫時得到一個滿足。

到處在雞鳴。天快要亮了！天亮之後的第一件事，我要搜輯完成一部韜奮全集，作爲人民對這位偉大愛國者的一種永久紀念，——這是我向亡友韜奮先生和讀者諸君立下的一個心願。

胡愈之一九四八，六，十八，於香港。

目次

一九二五——七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二五——二七年

「澈底」

今有人焉，吾人問其有職務否？則曰有，問其果按辦公時間而處理事務否？則曰未嘗曠職，是在表面上固可謂服務矣；然夷考其實，往往事事不如人意，不如己意，馴至因循苟且，不能自信，亦不能取人之信，維持現狀且有所未能，遑論乎發展。而其病源所在，得一言以蔽之曰：缺乏服務上之澈底精神。

何謂服務上之澈底精神？卽吾人不任事則已，既已任事，必竭吾心力，務使所處理之事，達到盡量完備之境域，始肯釋手，絲毫不存遷就敷衍之態度。服務上最忌之惡劣根性，莫甚於以「勉强過得去」爲滿足。昔美國紐約有總工程司柏森斯 Parsons 者，嘗有一青年持一名人之介紹信趨謁求職，柏森斯問：「君能作何事？有何特殊能力？」此青年率

爾對曰：『無論何事，吾幾乎皆能爲之，都勉强過得去。』柏森斯不悅曰：『吾所需要者，乃能用全副精神，力求作一事而務期達到完善程度之青年，若幾於能作任何諸事之青年，則吾無所無之。』此青年乃竟不得錄用。柏森斯所謂能用全副精神，力求作一事而務期達到完善程度之青年，即具有服務上澈底精神之青年，誠以幾於能作任何諸事而無一事能臻完善者，遠不如僅能作一事而能注其全副精神，以期其力臻完善也。

以著述英文字典題名之韋白斯德Daniel Webster，博學湛思，爲世推重，且以能演說聞。嘗有一次有人特請其演講某問題，韋白斯德始終婉謝，請者固求不獲，殊以爲異。詰之曰：『先生固善於演說，未嘗有一次不博聽者讚美，何此次之堅決不允乎？』韋白斯德曰：『此正爲我不肯遽允之原因，蓋余每次演講，必先充分研究所演講之問題，苟不然者，寧不作一言；此次余適有他事忙碌，無暇研究此問題，故不得不謝絕也。』夫不以事務自任則已，既以自任，必以全副精神赴之，力求其完善，絲毫不存苟且之思，是即服務上之澈底精神；此蓋爲凡百事業成功之基礎，不僅演說一端爲然也。

鮑辛 Nicolas Poussin 法國之著名畫家也。嘗有言曰：『凡爲吾人可爲之事，不爲則已，旣已爲之，卽當求其完善而後已。』嘗有人問鮑辛，法國爲無數美術家雲集之地，彼果遵何術而能顯著若是。鮑辛曰『吾無其他巧妙，惟於所作之事，從不肯忽略耳。』對於所作之事從不肯忽略，是卽服務之徹底精神，其事業之淺著，宜也。

總之，有服務之徹底精神者，無論何事，無論事之大小，凡經其手者，無不以『最完善』爲其鵠的，竭盡心力而爲之。

此種徹底精神之基礎，在於樂吾所業，誠以天下事必爲吾所樂爲者，始肯竭吾心力爲之；否則貌合神離，其身雖在辦公室，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於是對於所事，以能速了爲大幸。其結果之成績如何非所問。在其能力所及之範圍內，能否將所事臻於完善，尤非所問。是則就其形容言之，不得不謂爲服務，而就其精神言之，則僅有服務之名而無其實。然此若非青年自己覺悟出於誠心以糾正之，則決非他人所能協助，誠以精神乃自動之產物，非由外鑠，不能以外力加以勉强也。而服務職業界之靑年、其將來之成敗，卽以此爲

其樞機，故不可以不愼之也。

在服務方面欲有澈底之精神，其基礎在能樂吾人之所業，已如上述。易辭言之，卽須視所任之事無異己事而後可。或以爲吾人擇業適切所好，此種精神誠不難有，如吾人目前所就之事乃暫局，吾意固不在此，乃在其他之職業，則在目前此種澈底精神似可無須矣。或以事已適合我所喜任之業，而吾意不在其小而在其大者，今吾所居職位卑微，則在目前此種澈底精神，似可保留爲他時用矣。故初入職業界之靑年，卽能明瞭所謂服務上之澈底精神，亦能因有此類觀念縈迴於腦際，而對於目前之職務，萌因循苟且之念，決不能視所任之事爲己事。夫既不能視所任之事爲己事，則決不能樂業，其結果決不能達到服務上之澈底精神。此際靑年所亟宜醒悟者，不但須明瞭吾人所作之事無論大小，皆與社會利益有其相當之關係，且須明瞭吾人目前之服務，實與吾人自身前途事業有種種密切之關係；不僅當視爲己事，其實際卽爲己事也。

十四，十一，十八。

本刊與民衆

本刊動機的重要說明

什麽是民衆？這雖沒有一定的界說，我以爲搜括民膏摧殘國勢的軍閥與貪官污吏不在內；興波作浪，朝秦暮楚，惟個人私利是圖的無恥政客不在內，虐待職工，不顧人道主義的慘酷資本家不在內；徒賴遺產，除衣食住及無謂消遣以外，對於人羣絲毫無益的蠹蟲也不在內。除此之外，一般有正當職業或正在準備加入正當職業的平民都在內；尤其是這般人裏面受惡制度壓迫特甚的部份。

農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學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僕的苦生活，⋯⋯

……都是本刊已載過的材料，也就是本刊替民衆裏面最苦的部分，對於社會的呼籲。

生活本包括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物質不能滿意，精神當然不能滿意；但我們以爲欲羣策羣力的向前奮鬬，須要養成興致淋漓，對於奮鬬有樂此不疲的精神，換句話說：一面要與惡環境奮鬬，同時自己又須保存其濃厚興趣，纔能繼續不斷的向前幹去，所以我們困苦奮鬬之際，仍宜極力提倡愉快的精神。這種愉快的精神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前進的，不是保守的。也就是本刊上期所載孫中山先生革命失敗數十次，仍本其興會淋漓的精神向前幹去，不存着『想當年』的悲觀念頭。

說到全國大多數民衆的利益，我們以爲『力求政治的清明，』與『實業的振興，』都是根本要策。所以我們痛惡虐待職工不顧人道的慘酷資本家；而對於優待職工熱心羣衆利益的實業家，却表同情。

至於文字方面，本刊力避『佶屈聱牙』的貴族式文字，採用『明顯暢快』的平民式的文字。

總之，本刊的動機完全以民衆的福利爲前提，今後仍本此旨，努力進行。而且本刊向來的態度是盡量容納讀者的意見，不但讀者通信欄專爲此而設，即其他文字，凡來稿之有價值有趣味而與此旨相合者，無論意見或有異同，無不公布以作公開的討論，今後仍本此態度，容納民衆之意見，使本刊對於民衆有相當的貢獻。

十六，三，二十七。

看看宇宙何等的偉大

無限的天空中所有的星體，就地球的關係言，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包括八個「行星。」地球也是其中的一個。

這八個行星都是環繞着太陽圍行不息。不過有的與太陽近些；有的遠些。依他們距離太陽由近而遠的次序列舉起來：（一）水星，（二）金星，（三）地球，（四）火星，（五）木星，（六）土星，（七）天王星，（八）海王星，這八個行星與日球合成為一「星族，」稱為「太陽系。」

第二類的星是在太陽系以外的許多「恆星。」這許多恆星和太陽比起來，好像是「弟兄輩。」太陽系裏面的八個行星好像是他們的「阿姪」一樣。而許多「恆星」裏

面，又各有屬星環繞成一星族，好像八行星之環繞太陽一樣，或者還不少。據天文家的推算，天空中全體恆星的數目，當在二十萬萬與三十萬萬之間！

我們人類所屬的太陽系，可視爲若干行星圍聚而成的小星族，游泳於此無限的天空中。自太陽系裏面的地球至太陽系以外的一個恆星，卽以砲彈之速，至少也要經過幾百萬年，纔能夠達到，最近地球的恆星是「南門第二星，」距地已有二十五兆兆英里。（請記萬萬爲億，萬億纔成兆，這個兆字不要輕易看過。）天空中最明的「天狼星」（也是恆星之一）距地還要比「南門第二星」加倍的遠！我們人類所住的地球，在天空中眞是「蕞爾小球，」包以石殼。然石殼之厚，達許多英里。我們所視爲汪洋大海，僅其面上低窪之處而已！球外又包以「瀰漫無形」的大氣，高三百餘英里！愈高愈稀，漸至於無。我們住在地球上，好像是處於「寧靜不動世界」裏面，其實一經天文家的考驗，卽知其不然。地球自轉每二十四小時一次，所以轉移好像很慢：實則我們倘一想到地球之大，卽知其運轉之必爲奇速！況且地球除自轉之外，還有繞日的公轉，其速度每分鐘在一千英里。

以上，簡直是好像狂奔了。倘若不是地球那麼大，我們這樣小，那一個不被他奔得眼花腦漲，無以自存！他這種「狂奔」着所行的軌道是二個橢圓形，年行一周，共長約五萬萬八千萬英里。日球比地球還要大三十餘萬倍，所以吸力很大，能使地球沿着軌道進行，不至脫離。

與地球之繞日相類的，有月球之繞地。其餘七個行星之繞太陽，恰如地球；而其中五星又各有其月球繞着，好像地之有月一樣。太陽的體質，比八個行星的體質加攏總數，還要大幾倍，所以其吸力獨强，各行星若非有極速的運動以抵禦他，未有不爲吸進而毀滅的！這樣看來，行星繞日之必爲奇速，可以斷言。我們自以爲是處安靜的地球上，那裏覺得這許多行星日夜好像發狂的在那裏大奔而特奔，奔得這麼厲害！

假使我們可以騰空立於太陽幾兆里之上，俯首下視，則太陽系的全體，當僅僅如斑點之隱約可辨而已。假使我們可以更上幾兆里以上，則各行星完全都看不見，太陽縮如一點，亦僅一星而已。宇宙的大體，於此還不過略見一斑。因爲天空中的太陽不過是許多

恆星之一，許多恆星又好像各自成一太陽，太陽之所以見其大，不過是因為他距地較近罷了。（但是已有九千二百八十三萬英里！）所謂『宇宙，』是天空中無數如『太陽』的星體集合而成，而其中之各個恆星，各有各的屬星繞成一星族像太陽的。還不知有多少！這眞可以把『濟濟一堂』四字的老話，改為『濟濟天中，』很為確切！天空中太陽以外的恆星，照天文學家的推算，當在二十萬萬與三十萬萬之間，上面已經說過，這還算不得『濟濟』嗎？太陽約在『宇宙』的中部，離這『宇宙』的心約有數百兆兆英里，其餘許多恆星分部四方，好像密布於一個平圓的大圈上；其幅員之廣，據天文家推算，自一絕端至相對的別一絕端，就是用速力最快的光，每秒鐘十八萬六千英里的速率，要行五萬年纔達到，這就是我們人類所處的『宇宙』的偉大！你看偉大不偉大！不但如此，據近代天文學家的研究、多信除了上面所說的那麼大的『宇宙』之外，還有若干與此相類的宇宙，或者與我們所處的『宇宙』遙隔一廣漠無倫的空間，亦不可知。

我說了一大篇『大話，』我心裏不免發生了一個『大感想；』就是我們看看我們

這樣的一個身體，似乎不小；但是生在這麼大的一個中華民國裏面，中華民國又在這麼大的一個亞洲，亞洲又在這樣大的一個地球上面；地球又在這麼大的太陽系裏面；太陽系的「碩大廣漠，」「宜若無倫」了！但是在許多恆星所會集的「宇宙」中，又眞是「渺乎滄海之一粟，」「宇宙」的偉大，已經不可思議！而近代天文大家還告訴我們說，他們相信在這個大得不可思議的「宇宙」之外，還有其他的許許多多宇宙，那是眞不可思議裏面的不可思議了！這樣看來，我們眞是小得不知到了什麼地步！但是靠着我們小身體裏面的小腦子，憑藉天文學的進步，居然能曉得能想到這麼大的「不可思議裏面的不可思議，」也來嘗不可以自豪！

十六，三，二十七。

有效率的樂觀主義

有一個名詞，個個人的腦子裏都應該有的；個個人的心裏都應常常想到，常常念着的，這就是『樂觀主義』一個人的目的愈遠，計劃愈大，他的工作所經過的途徑也愈遠，在前進的時候，有許多愁慮，困難，窮苦，失望，都是當然要碰到的。樂觀主義的人，就是不怕這些惡魔，反而振起精神，抱着希望，向前幹去！倘被惡魔所屈服，便亡了；倘能戰勝惡魔，便是勝利！

凡是要做得好的事情，都不是隨隨便便就行的，都不是容易的。你自己要立於什麼地位？要達到什麼地步？情願付什麼代價？你所希望的地位或地步總在那裏，不過必須先付足了代價的人，纔能『如願以償。』沿着大成功的一條路上，有許多小失敗排列着，最

後的成功是在能用堅毅的精神，伶俐的眼光，從這許多小失敗裏面尋出敎訓，盡量的利用他，向前猛進。而這種『尋出』和『盡量的利用，』惟有抱樂觀主義的人纔能夠辦到。

牛頓發明地心吸力學說的時候，全世界人反對他；哈費 Horvey 發明血液循環學說時候，全世界人反對他；達爾文宣布進化律的時候，全世界人反對他；白爾 Bell 第一次造電話的時候，全世界人譏誚他；萊特 Wrihgts 初用苦工於製造飛機的時候，全世界人譏誚他。講到我們中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最初在南洋演講革命救國的時候，有一次聽的人只有三個。這許多人都要抱着樂觀主義，極强烈的樂觀主義，使他們能戰勝全世界的糊塗，盲從，冷酷，恐怖，怨恨，反抗。而且工作愈偉大，所受的反抗也愈厲害，簡直成爲一種律令，對付這種厲害的反抗，最重要的工具是樂觀主義。

有許多人以爲樂觀主義的人不過是『嘻皮笑臉，』『隨隨便便，』『一切放任，』『撤撤爛汚，』『得過且過，』『唯唯諾諾。』請君切勿誤信這種謬說。眞正的樂觀主義的人是用積極的精神向前奮鬥的人，是戰勝愁慮窮苦的人。這類的苦境，常人遇着，要『

心。胆。俱。碎，』『一蹶。而。不。能。復。振。』的；只有。眞。正。樂。觀。主。義。的。人。纔。能。努。力。奮。鬥，纔敢。努。力。奮。鬥！所以講到樂觀主義還不夠，要有。『有效。率。的。樂。觀。主。義。』纔。行。

十六，四，二十四。

熱誠

什麼是「熱誠？」用上海話來說，就是「起勁」與「起勁」處於相反地位的就是所謂「懶洋洋，」再說得壞些，也可以說是「陰陽怪氣。」我們遇着懶洋洋的或陰陽怪氣的朋友，要不要討厭？既要討厭，自己就該向熱誠或起勁的一條路走。

著名政治家克雷氏 Henry Clay 曾經有幾句話說出他的熱誠精神。他說：「別人演講重要問題的時候，心裏覺得怎麼樣，我不知道；講到我自己呢，遇着這種時候，我心目中所有的只不過當前的那個重要題目，此外對於身外的環境，自身，時間，周圍的東西，都好像一無所知，一無所覺。」這樣起勁的演說，當然要使人感動。

有一位著名的銀行家說：「一個銀行如果眞要大成功，要尋聘一位常把這個銀行

帶到舖上的行長」這是說這種行長對於該行事業的起勁，專注思想於這種事業的精神，不是眞把一個那麼太的銀行搬到那麼小的一架牀舖上去。

名小說家迭更司 Dickens 說他常被他所經營的小說裏面的理想人物和文字的計劃所纏繞，非把他們用文字描寫出來，簡直不讓他睡覺，不讓他休息！這樣起勁的做小說，當然要寫得活龍活現，使人讀了對着他笑，對着他哭，對着他太息和對着他歡躍！

藝術家的不朽作品，所以能成，也全恃他有勇往直前的愛美的熱誠，非把他表現於大理石上或是帆布上，也是不能讓他安閒的。

大思想家恩默省 Emerson 曾經說過道：「世界史上所記載的驚天動地的大事業，都是熱誠之凱旋。」

熱誠能發生新精力；熱誠能啓迪新智慧；熱誠能增加新興趣；熱誠能戰勝惡環境；熱誠能給我們以最後的勝利！

十六，十一，二十。

堅毅之酬報

一個人做事，在動手以前，當然要詳慎考慮；但是計劃或方針已定之後，就要認定目標進行，不可再有遲疑不决的態度。這就是堅毅的精神。

大思想家烏爾德 William Wirt 曾經說過「對於兩件事，要想先做那一件而始終不能决定，這種人一件事都不會做。還有人雖然决定了一件事的計劃，但是一聽了朋友的一句話，就要氣餒；其先决定這個意思，覺得不對，既而决定那個意思，又覺得不對；其他决定這樣辦法，覺得不對，既而决定那樣辦法，又覺得不對；好像船上雖然有了羅盤針，而這個羅盤針却跟着風浪而時常變動的；這種人决不能做大事，决不能有所成就，這種人不能有進步，至多維持現狀，大概還不免退步！」

有一個報界訪員問發明家愛迪生：『你的發現是不是往往意外碰到的？』他毅然回答：『我從來沒有意外碰到有價值的事情。我完全決定某種結果是值得下工夫去得到的，我就勇邁前進，試了又試，不肯罷休，直到試到我所預想的結果發生以後，我纔肯歇！……我天性如此，自己也莫名其妙。無論什麼事，一經我着手去做，我的心思腦力，總完全和他無頓刻的分離，非把他做好，簡直不能安逸。』

堅毅的仇敵是『反抗的環境，』但是我們要知道『反抗的環境』正是創造我們能力的機會。反抗的環境能使我們養成更强烈的抵禦的力量；每戰勝過困難一次，便造成我們用來抵禦其次難關的更大的能力。

文豪嘉萊爾Carlyle千辛萬苦的著成一部『法國革命史』，當他第一卷要付印的時候，他窮得不得了，急急忙忙的押與一個鄰居，不幸那稿子跌在地下，給一個女僕拿去加入柴裏去燒火，把他的數年心血，幾分鐘裏燒得乾乾淨淨！這當然使他失望得不可言狀，但是他卻不是因此灰心的人。又費了許多心血去搜集材料，重新做起，終成了他的

名著。

就是一天用一小時工夫求學問，用了十二年工夫，時間與在大學四年的專門求學的時間一樣，在實際經驗中參證所學，所得的效益更要高出萬萬！

十六，十二，二十七。

一九二八年

幹

南方人說「做，」北方人說「幹。」我近來研究所得，覺得最好的莫如幹，最不好的莫如不幹。這個地方所指的事情，當然是指宗旨純正的事情，不然做强盜也何嘗用不着幹。

天下事業的成功是沒有底的，人生的壽數是有限的。無論那一種學業或那一種專學，決不是可由任何個人所能做到「後無來者」的。但是在某一專業或某一專學，我實際果然幹了，能成功多少，便在這種專業或專學進步的成績上面佔一小段。繼我努力的同志，便可繼續這一小段後面再加上去。這逐漸加上去的小段，他的距離或長或短，換句話說，那一段所表示的成功或大或小，當然要看幹的人的材智能力。但最緊的是要幹，倘

若常常畏首畏尾而不幹，便決無造成那一段的希望。

要養成「幹」的精神，先要十分信仰天下事果然幹了，無論大小，遲早必有相當的反應或結果，決不會白費工夫的。

有了這個信仰，還要牢記兩點：（一）不怕繁難。愈繁難愈要幹，只有幹能解決繁難，不幹決不能絲毫動搖繁難。（二）不怕失敗，能堅持到底幹去，必能成功，就是成功前所經過的失敗，也是給我們教訓以促進最後成功的速率。就是我個人一生失敗，這種教訓也能促進繼我者最後成功的速率。所以還是要奮勇的幹去。若不幹，固然遇不着失敗，也絕對遇不着成功。

十七，一，八。

肉麻的模倣

模倣本來不是壞事情，而且有意義的應需要的小模倣反是一件極好的事情，例如模倣外國貨以塞漏巵，模倣强有力的海陸軍以固國防，模倣良好品性以正心修身，何嘗不好？但是無意識的模倣，便有不免令人肉麻的地方！

自從「胡適文存」出版之後，好了！這裏出一部「張三文存，」那裏又出一部「李四文存！」好像不印文集則已，既印文集，除了「某某文存」這幾個字外，就想不出別的稍為兩樣一點的名稱！我看了實在覺得肉麻！這種沒有創作精神的「文豪，」只怕要弄到「文」而不「存！」

還有許多做文章的人，見別人用了什麽「看了……以後」作題目，於是也爭相學

樣，隨處都可以看見『聽了……以後，』『讀了……以後』的依樣畫葫蘆的題目，看了實在使人作嘔！我遇見這一類題目，便老實不再看下去，因爲『以後』的內容也就可想而知！

交易所初開的時候，隨處都是交易所，好像除了交易所，沒有別的生意好做！後來跳舞場開了，也這裏一家，那裏一家，好像可以開個不完！不細察實際需要而盲目模做的事業，沒有不失敗的，交易所和跳舞場便是好例。現在又羣設於開設理髮店，將來若非一個人頸上生出兩個頭來，恐怕不夠！

即講到本刊的排印格式，自信頗有『獨出心裁』的地方，但是近來模做我們的刊物，已看見不少，聽見有一種刊物的『主人翁』竟跑到印生活的那家印刷所，說所印的格式要和生活『一色一樣！』我們承社會的歡迎，正在深自慶幸，並不存什麼『吃醋』的意思，不過最好大家想點新花樣，若一味的『一色一樣，』覺得很無謂。

我們以爲無論做人做事，宜動些腦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從，有自動的精神，有創

作的心願，總能有所樹立，個人和社會纔有進步的可能。

十七，八，十二。

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生活週刊承社會不棄，最近因銷數激增，來登廣告的也與日俱增，大有擁擠不堪的現象，編者有時碰到朋友，他劈頭第一句就說：「好了！生活週刊可以賺錢了！」這句話很引起我的感觸，就是生活週刊替誰賺錢？生活週刊賺錢何用？再說得直截了當些，就是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要囘答這個問題，編者先要說明我們辦這個週刊的方針和態度。

我們辦這個週刊，心目中無所私於任何個人，無所私於任何機關，我們心裏念念不忘的，是要替社會造成一個人人的好朋友。你每逢星期日收到這一位短小精悍的刊物，展閱一遍，好像聽一位好朋友談談天，不但有趣味，而且有價值的談天：你煩悶的時候，想

想由這裏面所看見的三言兩語，也許可以平平你的心意，好像聽一位好朋友的安慰，你有問題要待商榷的時候，握起筆來寫幾行寄給這個週刊，也許可以給你一些參考的意見，好像和一位好朋友商量商量。

我們辦這個週刊不是替任何個人培植勢力，不是替任何機關培植勢力，是要藉此機會盡我們的心力爲社會服務，求有裨益於社會上的一般人，尤其注意的是要從種種方面引起服務社會的心願，服務所應具的精神及德性。

一個人光溜溜的到這個世界來，最後光溜溜的離開這個世界而去，澈底想起來，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盡一人的心力，使社會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講到編者的個人，不想做什麼大人物，不想做什麼名人，但望竭其畢生的精力，奮勉淬礪，把這個小小的週刊，弄得精益求精，成爲社會上人人的一個好朋友，時時在那裏進步的一個好朋友。

我們深信天下無十全的東西，最要緊的是要有常常力求進步的心願，本刊決不敢

說自己已經辦得好，決不敢自矜，而且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有許多缺點，所堪自信者，即此。常常力求進步的心願。所以有指教我們的，我們極願虛心領受，務使本刊的缺點愈益減少，優點愈益加多，不過對於無誠意的斷章取義的謾罵，我們只得行吾心之所安，不與計較。我們以爲做人的態度應該如此，辦出版物的態度也應該如此。

根據上面所說的方針和態度，所以本刊因銷數激增而廣告湧進所得的收入，都盡量的用來力謀改進本刊的自身，由此增加讀者的利益，由協助個人而促進社會的改進。試舉幾個較爲顯著的具體的例。本刊初辦時每期不過一張，自第三卷三十一期起，每期加至一張半，價目照舊，其中雖有一部份地位用來登廣告以資挹注，但材料較前增加，固爲顯著的事實，材料內容，亦較前更求精警，現在稿費比一年前已增加至三倍以上，也是本刊努力增進『質』的方面的一端，原擬自本期起，包皮紙改闊，包皮紙上用的簽條原用油印，均改用鉛印，現因趕印不及，將於下期實行，此層因銷數之多，支出方面當然大增，惟前用油印，郵寄中途易於糊塗，每易輾轉遺失，爲求穩妥計，積極改善，惟力是視。此外自

設「讀者信箱」以來，發表於本刊的來信，因限於篇幅，爲數不多；而每日收到來信商榷各種問題的，目前平均總在四五十封以上，其數量且與日俱增，都要分別函復，雖郵資所費殊鉅，而我們盡其所知，或代徵專家意見，竭誠答復，認爲是輔助讀者的一個途徑，也是做「好朋友」的義不容辭的一件事情，是我們覺得很高興做的。

上面隨便舉出的幾件事，我們都認爲是分內事，毫無自以爲功的意思，不過我們的意思是要表明生活週刊是以讀者的利益爲中心，以社會的改進爲鵠的，就是賺了錢，也還是要用諸社會，不是爲任何個人牟利，也不是爲任何機關牟利。

這樣看來，生活週刊究竟是社會的。

十七，十一，十八。

發了一夜的財

上海每年總有許多人購買香檳票，（卽跑馬票，）希望得頭彩，發橫財，今年上海有劉某和他的朋友合買一張，有一天夜裏將睡的時候，跑馬廳裏有一個向來認識他的小馬夫，異常高興的奔到他的家裏告訴他一個喜信，說是他中了頭彩了！中頭彩的本可得到二十二萬四千元，他就和那位合買的朋友對分，也可分得十一萬二千元。於是他那一夜竟弄得達旦不寐！爲什麼呢？他想忽然得了十一萬二千元，怎麼辦好呢？存入銀行裏好呢？還是存入錢莊裏好？分開來存好呢？還是一齊存在一處好？做什麼生意好呢？還是先造一所洋房好？他這樣瞎轉了一夜的念頭，雖然得了一個喜信，却先吃了一夜的苦頭！還不止此！第二天早晨，他心花怒放的便往跑馬廳裏跑，不料調查之後，纔知道他所買的號碼

比所開的頭彩號碼相差了一個數目字，那個小馬夫在前一晚一時未曾聽得清楚，以爲先報一個喜信，將來也許有什麼特賞，忽忽忙忙的很鹵莽的報了一下，弄得這位劉家仁兄好像只發了一夜的財，一文錢沒有到手，所贏得的却是一夜沒有睡，翻來覆去的想個不休！結果想了一場空！眞是上海人所謂『觸眉頭！』

其實人生數十年，也未嘗不可作一夜觀，發了一夜的財——而且還是有名無實的財！已經如許苦忙了一夜，即發了數十年的財，更要如何的苦忙！

或者有人說：『你是個窮措大，樂得作此解嘲語罷了！』但是我却不是因爲自己做了窮措大，有意唱高調，却是有感於一班人死命的弄錢，其下焉者更昧着良心幹！一旦瞑目，究能帶去多少？徒給不肖的子孫去無惡不作，遺臭當世。替一個機關做『賬房先生』還說是服務社會；這樣的做了一世的『賬房』，反替社會多種孽因，何苦來！

我們以爲昧着良心幹的錢當然要不得，就是用正當方法賺到的錢，除自給相當的生活及子女的教育費外，應多爲社會設想，盡自己的力量多做一些有益於人羣的事情，

不要情願加入『守財奴』的隊裏去！不然，發了一夜的財誠然沒有什麼意思，就是發了幾十年的財，又有什麼意思？

十七，十二，二十三。

高興

咱們孔老夫子有個最得意的門生，論語裏說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位顏先生並非因爲沒榮吃，住在破爛的房子，做了這樣的一個『窮措大』而快樂。他所以還能那樣高興，是因爲他對於所學實在津津有味，所以雖窮而不覺得；雖然窮得『人不堪其憂，』而他因爲有心裏所酷愛的學問在那裏研究得實在有趣，所以仍是一團高興。這段紀事並不是鼓勵人做窮人，是暗示我們總要尋出自己所高興學的，所高興做的事情，高高興興的去學，高高興興的去做。

電影發明大家愛迭生幼年窮苦的時候，就喜歡作科學的實驗；他十幾歲在火車上作小工的時候，有一天藏在火車裏預備實驗用的玻璃瓶偶因震動倒了下來，硝鏹水倒

了滿處，給管車的人狠狠的打了兩個耳光，把他一摟，丟到火車的外面去！他雖這樣的吃了兩個苦耳光，到老耳朵被他弄聾，但是他對於科學的實驗還是很高興的繼續的幹去，不因此而拋棄，因爲這原是他所高興學的所高興做的事情。

這樣的『高興』精神，是最可寶貴的東西：我們倘能各人尋出自己所高興學的所高興做的事情，朝着這個方向望前做去，把所學的所做的事，好像和自己合而爲一，這眞是一生莫大的幸福。所以做父母師長的人要常常留意考察子女學生的特長和特殊的興趣，就此方面指導他們，培養他們；做青年的人要常常細心默察自己的特長和特殊的興趣，就此方面去準備修養；就是成年，就是在社會上的人，也要常常注意自己的特長和特殊的興趣，就此方面繼續的準備修養，尋覓相當機會，盡量的發展，各盡天賦，期收最大限度的効率。

和『高興』精神相反的就是『弗高興』；『弗高興』表面上雖在那裏做，而心裏實在『弗高興，』心裏既然『弗高興，』當然只覺其苦而不覺其樂。國策裏說『蘇秦讀書欲睡，引錐

自刺其股，流血至踝！』歷來傳爲佳話，許多人稱他勤苦求學的可嘉！我以爲這樣求學並不是因爲他高興求學而求學，並不是因爲他覺得求學中有樂處而求學，乃是把求學當作『敲門磚』當一件苦事做，所以這位老蘇只不過造成一隻『瞎三話四』的嘴巴，用來騙得一時的富貴，並求不出什麼眞學問來。我們以爲求學就該在求學中尋樂趣，否則無論他的股刺了多深，血流了多少，我們却一點不覺得可貴，反而認爲是戇徒的行爲！

『高興』精神之所以可貴，因爲牠是由心坎中出發的，不是虛榮和金錢以及其他的享用所能勉强造成的。在下朋友裏面有某君現在從事一種高尙專門的新式職業，聞名於社會，進款也不少，出入乘着的是自備的汽車，住的是括括叫的洋房，在別人看來，總覺得他『嘸啥』了，但是我有一天和他談起他的職業，纔知道他對於所做的事情並不喜歡，而且覺得討厭，要想拚命的賺幾個錢之後改做別的事情。我覺得他在物質的享用上雖『嘸啥』，而精神上的抑鬱牢騷，充滿『弗高興』的質素，竟不覺得有什麼做人的樂趣！我心裏暗想，這位朋友眞遠不及簞食瓢飲住在陋巷的窮措大顏老夫子的快樂。爲

什麼緣故?因爲一個『高興,』一個『弗高興!』做到了高興做的事情,就是簞食瓢飲陋巷還能高興;做弗高興做的事情,就是洋房汽車還只是弗高興!

高興的精神固然可貴,但是倘若趨入岐途,也很尷尬!上海有著名律師某君高興於嫖,雖他的夫人防備之嚴有如防盜,他還是一團高興的偷嫖。他雖十分的懼內,但是懼內的効用竟不能損他高興的分毫,他的夫人一不提防,他就一溜烟的溜出去了!他所乘的是自己的汽車,一到了窰子的門口,總叫他的汽車夫把空車開到遠遠的一個地方停着,以免屬目,——他夫人的目。恰巧有一天他和一位『白相朋友』到某大旅館開一個房間,正在徵妓取樂,不料密中一疏,竟任汽車停在那個旅館的門口。他的夫人忽然心血來潮,到他事務所來『檢查,』尋不着他,於是立卽乘着一部黃包車,在幾條馬路上大兜其圈子,實行其『巡查,』尋覓她丈夫的汽車。也算這位大律師觸霉頭,她湊巧尋到那個旅館門口時,看見自己汽車的號數赫然在目。當然在汽車裏正在進行打磕睡的汽車夫阿四,於朦朧之際忽見『太太』來了,知道『路道弗對,』便裝作不知道主人到那裏去了。

這位『太太』那肯罷休，睜圓了眼睛，一把抓住阿四，大聲嚇道：『你不說出來，明朝停你的生意！』阿四想『停生意弗是生意經，』只得老實告訴她。於是這位髮衝眦裂的『太太』三步作兩步走，奔入那個房間，好像霹靂一聲，把那位大律師抓了出來，立刻賞給兩個結結實實的響脆耳光！那位陪伴的朋友看見來勢洶洶，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一溜烟的躲而且逃！這位大律師雖經過這一場惡劇，他現在對於嫖還是一團高興，還是東溜西溜的偷出去。愛迭生的不怕吃耳光，吃了耳光還要高興，終成了一個有貢獻於全世界人類的科學發明家；這位大律師的不怕吃耳光，吃了耳光還要高興，也許終至傾家蕩產，弄得一場糊塗！

還有一點，我們也要注意的，就是具有特別天才的人，如上面所說的顏回和愛迭生之流，他們的高興精神，也許開始就有，至於比較平常的人，往往要先用一番努力的工夫，做到相當的程度，纔找得出興趣來，所以努力也是不可少的，不過在努力的進程中，一面努力，一面逐漸的有進步，同時即於逐漸的進步中增加高興的精神，也就是於努力之中

有。快。樂，不像。蘇。秦。那。樣。刺。着。股，流着。淋。漓。的。血，强做。那。樣。弗。高。興。的。事。情！

十七，十二，一。

一九二九年



盡我所有

我們常看見有許多學英文的人，遇了用得着的時候，總怕開口，所以學校裏有的請了外國人教英文，遇着師生聚會或宴會的時候，常有一堆學生躲來躲去，很不願意和他同席，更不願意和他多談。這是什麼緣故？也許是因爲他覺得自己說得不好，怕出醜。其實你是外國人，西文是你的母音，我是中國人，本來不是說英語的，我懂得多少就說多少，能說得多好就說多好，如果說得差些，我總算「盡我所有」說了出來，有的不行的地方，有機會再學就是了，一些沒有什麼難爲情！若本來自己不行，却扭扭揑揑遮遮掩掩，試分析自己此時的心理，豈不是要表示我原是不錯，不過不高興說就是了！自己沒有而要裝做有，這便是不知不覺中趨於「僞」的一條路上去！天下作僞是最苦惱的事情，老老實實

是最愉快的事情；「盡我所有」便是老老實實的態度，有了這種態度，豈但說什麼英語心裏無所畏，做什麼都有無畏的精神，說英語不過是一種較為淺顯的例罷了。

在校裏做學生的時候，在課室裏倒了霉被教師喊着名字叫起來考問幾句，胆小一些的仁兄，往往也嚇得聲音發抖，懂得兩句的，只吞吞吐吐的答出了一句！這裏面當然也有「撤爛污」的朋友，但是也有很冤枉的。既經懂了何以還有這樣的冤枉？也是缺乏「盡我所有」的態度。有了這種態度，只要在自修的時候，「盡我所有」的能力用功，答的時候「盡我所有」的智識回答，既經「盡我所有，」於心無愧，如再不免「吃湯糰，」所謂「嘸啥話頭，」用文縐縐的話便是所謂「夫復何言，」我害怕要吃，不害怕也要吃，怕他作甚！這樣一來，心境上成了所謂「君子坦蕩蕩」，不至於做「小人常戚戚」了。

做學生對付功課需要這種「盡我所有」的態度，就是我們要求自身的發展，也何嘗不需要這種態度。有人告訴我們說，我要升學沒有錢，做不到，學生意心裏又不願，怎樣好？他不知道我們要求發展只有以目前「所有」的境地做出發點，不能一步升天的！沒

有錢升學誠然是不幸，但是天上旣不能立刻掉下錢來，學生意的人也不見得個個都無出息，也是事在人爲，我們便須利用『盡我所有』的憑藉而往前做去，否則就是立刻急死也是無用的！而且我們深信果能抱着『盡我所有』的堅毅奮發的態度往前幹，不怕困難的拚命的幹，總有達到目的的日子！只怕我們不幹！只怕我們不能『盡我所有！』

豈但無力升學的苦青年，社會無論什麼人都有他們說不出的痛苦，說不出的不滿意，最需要的也是這種『盡我所有』的態度，盡量利用我們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憑藉，無論或大或小，總是『盡我所有』的往前幹，幹到不能幹無可幹時再說！有了這種態度，只望着前途，只望着未來，不知道什麼是困難，不知道什麼是危險，不知道什麼是煩悶，不知道什麼是失望，但知道『盡我所有』的往前幹，幹到不能幹無可幹再說！俗語所謂『做到那裏算那裏，』一個人本來不能包辦一切，本來只能『盡我所有，』此外多愁多慮多煩多惱，都是庸人自擾的事情！

這種『盡我所有』的態度，豈但從個人事業的立場言是非常需要的，就是我們想

到社會的改進方面，也要有這種態度。即就全國不識字的人民一端而言，約佔全數百分之八十，而現在的德國和日本，全國不識字的人僅達百分之十，國民的智識程度相差如此之遠，想到以全民爲基礎的民國前途，很容易使人氣餒。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氣餒」而能爲國家增加絲毫的進步，也只有抱定「盡我所有」的態度，一人的力量能做多少即做多少，一團體的力量能做多少即做多少，一種刊物的力量能做多少即做多少，「盡我所有」的往前幹！幹一分是一分！幹兩分是兩分！前途怎樣遼遠，我們不管！要「盡我所有」的向前猛進！

十八，一，二十。

潘老太太與中醫

中央衛生委員會於二月間通過關於中醫的議決案，中有禁止舊醫學校及取締宣傳品與登報介紹舊醫學等項。於是引起轟動一時的全國中醫藥團體代表大會。

聽說中醫藥材的出產每年達九千二百餘萬元，生計的關係牽及四百八十餘萬人，僅就上海一埠而論，中醫有二千人，藥舖有三百家，每日所配的藥方平均總在一萬張左右。這也可算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似有審慎考慮的必要。

我國往往有人看了幾本不求甚解的醫書，就膽敢開方醫病，在他們腕下冤死的人眞是不可勝數，這便是所謂「庸醫殺人」。但是我們不能因爲痛恨「庸醫」而遽斷中醫絕對沒有好的，更不能因此遽斷中國醫術絕對無存在的價值。中醫確應有積極改良

的地方，卻不應不分皂白的「禁止」即如「舊醫學校，」加以考查，繩以標準，然後分別決定存廢則可，一概抹煞的「禁止，」則於理似有未當。

我個人偶有疾病雖向來請教西醫，但平心而論，除了「殺人」的「庸醫」之外，中西醫卻各有所長。這類事例當然很多，我現在僅提出一位老太太來談談。

時事新報總經理潘公弼君的祖老太太今年八十三歲了，精神矍鑠，健適逾恆，但據潘君自己告訴我，她在七十三歲的時候，腹上生了一個如碗大的瘤，作痛殊甚，全家惶恐，潘君送她到上海一個很有名的西醫醫院裏去，一面自己仍到報館裏去辦事。一會兒接到醫院裏的電話，說這位老太太無救。潘驚嚇之餘，趕到醫院一問，據西醫說這種病非開刀不可，而這樣大的年紀又受不住開刀，所以無救。潘君問他無救便怎樣，他說無救只好讓牠潰爛，等到一個肚子爛完，人就隨之完結罷了！潘君只得把他的祖老太太送回家，以西醫既經拒絕，姑請中醫一試，就從他的家鄉嘉定請了一位著名中醫朱舜初來看，由嘉定請到上海僅費大洋四塊，在當時內地已算是很闊的了。他來後僅用手一摸，便說這個

病可以醫得好的，可是恐怕永遠不能閉口。潘家聽他說醫得好，也就唯命是聽。他拿出幾把像扦脚用的小刀來，潘君看上去却似乎不大乾淨，自告奮勇去做他的助手，用火酒大擦一番。那位朱醫生拿着一把小扦刀在瘤上中央插進去，有三四寸之深，病者並不覺苦痛。他把刀抽出之後，用小繩把藥從所開的小洞洞裏紐進去，然後外面用一帖小膏藥一貼，就此完事。第二天那個如碗大的瘤竟消了。隨後他代為換藥三四次，說好了，不必再看了。後來那個小如針孔的洞洞果然十年未收口，常流出一點兒黃水，於她老人家却並沒有什麽妨礙，到了十年，連水都沒有了。現在這位潘老太太尙健在，可惜那位朱醫生已『歸道山』了。如果當時沒有了他，一個肚子不知道能否經得住爛。。到現在！

但是我又想，就是這件事，也未嘗無改良的餘地，例如那樣小扦刀，如不經過火酒的消毒，誰保得定不會弄點別的微生蟲到肚子裏去作起怪來？

十八，三，三十一。

半個腦子

據於腦學很有研究的費利博士 Dr. E. E. Free 說，有許腦學專家依實際研究的結果，都深信人類對於他們的腦子往往只用了腦子全部分能力裏面的一小部分，還有一大部分隱藏着的能力，都因沒有用着而埋沒掉。這個意見因美國霍布金斯大學 John Hopkins Universitv 裏有位腦學專家鄧德博士 Dr. Walter Dand 最近執行了五起腦病的剖腦手術，獲得空前的奇異結果，愈益可信。據說有五個人患了異常嚴重的腦病，只有開刀或有一線之希望，於是像我國人所謂『死馬當活馬醫』，乃由鄧德博士用手術，把他們的大腦割去一半。我們都知道一個人的大腦是他思考力所薈萃的區域，剖割之後，這五個僅有半個腦的仁兄，有兩個仍不幸而無救，有三個的生命却得以

保存，於是這位腦學專家便得着測量所餘思考力的好機會。既割去了半個腦子，必有一半身體是要麻木不仁的，這是當然的一種結果，在未用手術以前就預料到的。一個人大腦的左半邊是管轄右半身，大腦的右半邊是管轄左半身，因爲腦神經離開腦殼之後，就這樣交換方向的布滿左右半的身體各部。鄧德博士這次把五個人的腦右半割去，所以生存的三人左半邊身體都麻木不仁。所奇者是這三個人的大腦雖然僅留着一半，而細究他們的思考力却與前無異。換句話說，就是他們有全腦的時候，並未曾用着全腦，只不過用着一半，否則思考力必可以比現在加倍起來。

我國昔賢常說『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又說『精神愈用則愈出。』這原來不過是他們經驗的話，現在有了上面所說的科學方法的證實，更覺得有深切的意味了。

昔賢又嘗有幾句警語，說『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苦』是人人討厭的東西，有什麽好處？也無非是受了『苦』的刺激，把大腦裏的部分多用了一些，所以『愈明』；坐享『寫意』日子的紈袴子弟，『撒撒爛污，』大腦裏用着的部分

愈少，也許還要幹些不正當的勾當，把大腦傷了幾部分，弄得更糟！

但是用腦子也要得法，否則反而容易用壞。例如學校裏所謂『書蟲』（上海人所謂『書讀頭』）何嘗不是一天到晚的用腦子，可是『愈用』非特不能『愈明』，反而愈笨！要免這種弊病，有兩要點：（一）用腦的時候，要使注意力完完全集中（Concentration）。『書讀頭』的讀書，也許捧着書看了好幾頁，不曉得自己看了什麼！或硬記了許多時候，不懂得自己記些什麼！有的人讀書時間雖不多，而心得却不少；就是在讀的時候注意力集中的緣故。讀書如此，處事亦然。（二）這樣用腦若干時之後，必須有『弛散』（relaxation）的機會，就是要使腦子完全休息，使緊張的腦神經得處於完全弛緩的狀態。『書讀頭』之所以尷尬，就在乎『一天到晚』沒有『弛散』的時候，所以他的腦子『愈用』而愈『窒』。讀書如此，處事亦然。

十八，五，十二。

糊塗蟲假認眞

本刊心水君在二十三期『無若有』一文裏談起幾年前某省有一位省視學鬧出的笑話，他重在說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勸人『有若無，實若虛。』他這段笑話，引我記起前幾年某省另有一位省視學的事情，倒也可算是一樣難得的後先相映的『佳話！』

這位省視學原是一個糊塗蟲，但他不幸做了什麽省視學，每年總要視察幾個學校，而且於視察之後，還要做幾篇報告，視察和報告都要有些話來敷衍一下，便苦了他的『特長！』有一次他到一個很有名的中學校裏去視察，他雖然到各教室裏去『視』了一番，原未『察』出了什麽，連各教員的姓名都不知道，這本是他糊塗的好處！但他一心準

備着要做報告去呈給教育廳長瞧瞧，不得不認眞一些，所以於視察之後，在該校應接室裏，便就懸在壁上的玻璃框內的教員姓名表，把姓名及職務照鈔在袖珍日記簿裏，像寶貝似的藏好帶了囘去，這總算是他的深謀遠慮了。不料他所照鈔的那個教員姓名表是隔年的，其中有一個教員是已經去職的，還有一個是已經死掉的，這位糊塗蟲作報告的時候，却閉着眼睛一個一個加了幾句評語，連去職的和死掉的教員所有的教授法都被他『視』了一下，『察』了出來，這樣的認眞，說他糊塗似乎難免罪過！高高在上的教育廳當然根據他的報告公布，被那個中學校長和教員看見之後，爲之大譁，他對於教員勢難個個說好話，總要有些不大好的批評，糊塗的批評當然要引起一部分的不平，該校校長本想告他一狀，後來想到他對全校的總評總算說了好話，纔置之不論。危哉糊塗蟲，間不容髮！

據說宋朝有一位戶部侍郎叫做呂端，宋太宗想叫他做宰相，有人說他糊塗，宋太宗說『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終於叫他做了宰相。這位省視學先生在總評裏總算閉

着眼睛說了幾句『好話』也許還可以把『大事不糊塗』自慰，深歎生不逢時，不然也許還有宰相的資格！但是他比呂端更勝一籌的是假認眞，天下遲早終必拆穿的是假的事情，糊塗也能了，糊塗而假認眞，便更危險。

依姓名表上鈔下來的姓名，只要鈔的時候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要鈔錯，似乎是一件很穩當的事情，誰料這樣『觸眉頭，』却遇着是一個隔年的表格！在做『假』的人都以爲是『深謀遠慮，』『萬無一失，』不知天下只有眞的事情是可以顚撲不破的，假的事情無論如何周密，總是必有一天要拆穿的。

十八，五，十二。

我們只得佩服文明國的法律！

本年五月間，很文明的上海發生一件很文明的事情，其中文明的內容，已爲咱們這樣不甚文明的國民所盡知，現爲評論之便，特撮述上海臨時法院陳恩普推事呈報文中幾句話：「……竊恩普於本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赴斐倫路驗屍，戈登路捕房報驗張學亮被毆身死一起。驗得張學亮頭皮破裂，腦蓋骨破碎。……訊據尸子張小毛供稱現年十六歲，十九日晚九時許，我父叫我拿一元錢買柴的，這時柴店已經關了，我就回來，走到兵營地方，已有一個外國兵喂喂叫我，我說啥事體，他就將我拖到營房裏，叉住我喉嚨，推我倒地，將我袴子拉下，我大聲呼救……一脫手，我就跑到外面，嘩啦嘩啦喊救命，我父跑來，問何事，與他們言語不通，他們一共六個兵，將我父用掃帚柄打，又丟在一條小河裏，我

父親跑上來又打……並經指認英兵撥拉司爲當時將其拖進營房之人，張學亮被毆時，該撥拉司亦在其內……』這種文明兵在我們不甚文明的國裏是享有所謂『領事裁判權』的，所以由英軍事法庭審判，七月六日交涉公署已接到英總領事轉到英國駐滬司令官關於判決之通知，方知對撥拉斯很文明的殺人罪僅判處監禁一年，對很文明的『袴子拉下』更不提及。

我們這樣太爭氣的國家，太有團結力的國民，所受文明國的文明待遇，本來已經不算希罕。我們善於健忘的國民，難道不記得前幾年很文明的上海會有過很文明的兵跑到不甚文明的華人家裏，將女僕『袴子拉下』的文明舉動嗎？審判的結果，除那個不甚文明的女僕在法庭上繪聲繪影，說了許多很文明的詳細事實外，那位文明國的文明兵却『宣判無罪，』現在『監禁一年，』已算『天恩高厚！』無故殺死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就是鬧得天翻地覆，也只是『監禁一年，』如果情願在監裏住二三十年，一個文明人可以隨意殺死二三十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所得於國家之保護者是何等的穩固！大

家何必再想什麼發憤圖强，何必再想什麼萬衆一心的把國家弄好，儘不妨再自私自利，腐化的不妨再腐化，貪婪的不妨再貪婪，舞弊的不妨再舞弊無惡不作的不妨再無惡不作，橫豎有許多文明的待遇在後面等着，儘夠享受。不但張小毛的老子有無辜打死的好機會，將來凡是任何中華民國國民的老子都有無辜打死的好機會！不但張學亮的兒子有『袴子拉下』的好機會，將來凡是中華民國國民的兒子都有『袴子拉下』的好機會！

我要痛哭流涕的告我全國同胞：向來只知有自己有家族而不知有國的國民，如今也許稍稍知道如不趕緊發憤圖强，萬衆一心的把國弄好，就是自己就是家族裏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兒女以及其他所親愛的人，都有享受文明待遇的好機會！

十八，七，十四。

什麽事不可能

駕霧騰雲，在從前那一個人不視爲『封神傳』裏的『瞎三話四？』不但在中國，就是在西洋，他們原來也有一句俗諺，遇着你說出不可能的事情，往往揶揄的說道：『你不如嘗試去飛上天吧。』"You might just well try to fly" 可見他們原來也是把『飛』視爲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試一考這件由不可能而變爲可能的事情所經過的大略情形，便覺得很饒趣味。在西洋一百二十年前已經有人在那裏實驗這件『瞎三話四』的事情，他們看見鳥有翼膀能飛，所以實驗的時候，總在那裏用盡心力於構造人工的翼膀。最初不但在實驗方面屢次失敗，而且被人笑爲發癡，這是所謂『意中事。』這幾個『癡子』裏面有一位

叫做凱雷 George Cayley，在一八〇九年（即距今一百二十年）做一篇文章登在一家雜誌上，大發揮他的精密的『癡想』，據說現在飛機裏的許多機件和原理，沒有一件不被他猜着的，所以現在說起飛機的發明家，有許多人推他做『鼻祖』。他原是英國一位有名的哲學家，不知甚地會跳出哲學的範圍，想起什麼飛上天的把戲來。他不但實行『癡想』，而且就在發表該文的第二年，竟造了一個飛機實驗起來，起先上面沒有什麼原動機 Motor，後來竟給他配上了一個原動機。但是他發明的飛機在實驗的時候，非但飛不起來，而且炸燬得一塌糊塗，算是失敗了。但是從此以後，便喚起若干人的注意，有的研究機件，有的研究機身，慢慢的比以前較有端倪，不可能的程度已漸漸減少。不過這還是極少數『癡子』的信心，一般人還是嗤之以鼻。

許多『癡子』雖仍在那裏繼續的研究，研究來研究去，但是總飛不起來，一點距離都未曾飛過。一直到了一八九六年（距今三十三年前）有位美國物理學家叫藍格雷 Samuel Pierpont Langley 造了一個飛機，總算第一次有些效驗，不過這個飛機還不能在空中

飛，不過在波陀馬克河 Potomac River 旁，沿着地飛了半英里左右的距離。同時有一位由學徒出身的在美國的英國發明家，叫做麥克沁 Hiram Maxim，和還有一位發明家叫做愛德 N. C. Ader，也在那裏『癡幹』改良了許多地方，但弄來弄去，還是飛不起來。後來愛德也在一八九六年，總算造成一個飛機，能稍爲離開地面飛過三百五十碼的距離。同時在德國柏林也有一位工程師名叫李令索 Otto Lilienthal 對飛機的研究也有些成績，他實驗了二千次，最後一次由八十米達之高跌下來，把頭頸跌斷，做了科學界的『烈士。』

以上所說的實驗，都還不够眞正說得上一個『飛』字，可是沒有先鋒隊的犧牲，眞正的『飛』當然也無從達到。到了一九〇三年的十二月十七日（距今二十六年前，）美國有一位叫賴奧維 Orvelle Wright 和他的弟弟賴威柏 Wibur Wright、他們不過受過初等教育，後來做機匠，不過做做尋常的機器脚踏車，竟對於飛機大饒興趣，盡心研究，一躍而爲發明家，根據他們研究所得，算是第一次乘着飛機飛了起來，但是只飛了

二百六十碼的距離。前年第一次一口氣飛越大西洋而達法國，以三十二小時飛過三千六百三十三英里（卽一萬餘中國里）的林德白（Charles A. Lindbergh）當時還不及兩歲。

賴奧維一九〇三年的飛機也還不是一蹴而成的，他們弟兄在一九〇〇年最初製成的飛機格式，原是想照放紙鳶辦法，上面本預備坐一個人，但因爲氣力不足，只得讓飛機獨自飛翔，他們弟兄在一九〇一年實驗用的第二個飛機，要載人上飛還是不行，若在地上沿地拖着飛，可以一口氣飛二十七英里，在水面可一口氣駛三百英尺，他們弟兄在一九〇三年，替航空事業開新紀元用的飛機，上面裝有汽油原動機，其構造比之現在的飛機當然粗率得很，在當時則已經是空前的完備（該機現在英國倫敦科學博物院陳列。）賴威柏已於一九一二年逝世，賴奧維尙健在，已經五十八歲了。自他成功以後，從前似乎不可能的『飛』已成爲無疑的可能的事情了。

天下事只要人努力去幹，什麼事不可能？但是我們對此問題至少還有左列兩個更

爲明確的要點。

（一）事業愈大則困難亦愈甚，抵抗困難的時期也隨之俱長，有的盡我們的一生尙不能目見其成者，我們若能盡其中一段的工夫，替後人開闢一段道路，或長或短，卽是貢獻。有所成功以備後人參考，固是貢獻；卽因嘗試而失敗，使後人有所借鏡，亦是貢獻。所以能向前努力者，無論成敗，都有貢獻。最無絲毫供獻者是不幹，怕失敗而不敢幹，或半途遇着困難卽不願幹。

（二）林德白可以三十二小時一直不停的飛渡萬餘里，在最初發明者橫弄豎弄，竟飛不起來，至賴奧維算是成功了，也不過飛渡二百六十碼。可見從不可能達到可能的境域，不是由這一點到那一點的那樣簡單。必須經過許多麻煩，經過許多失敗，經過許多時間，經過許多籌劃，經過許多手續，經過許多改進，若是性急朋友，老早丟了，那有成功的可能？所以昔賢告訴我們說「欲速不達。」

十八，六，九。

無所不專的專家

天下無萬能的人，也很少一無所能的人，（除非自己糟塌掉，）倘知各就自己天賦能力的大小及趨向，加以培植，加以修養，加以學力，加以經驗，各自用得其當，就所專攻的學識經驗以從事專業而貢獻於社會，在己則能使固有之天才獲最大限度之發展，在社會則能因此而獲得最大限度的裨益，此專家之所以可貴。

但在我國往往產生許多無所不專的專家。試略回想從前的政界，有人今日做司法部長，隔幾時可以做教育總長，再隔幾時又可以做內務總長……各部的什麽長，在名稱上似乎是各有所專，在別國是要選各得其所的專門人材充任，在我國則凡是做了大官的人就無長不可做；這是無所不專的官僚專家；到現在此種風氣還是不免。這種風氣之

所由來，當然有很深遠的歷史背景。我國從前雖有所謂士農工商，但農工商是夠不上受人尊崇的，只有『士』是受人尊崇的，所以一鑽入私塾，就可聽見什麽『惟有讀書高』的聲浪，而所謂『士』者即是無所不專的專家，只要讀過四書五經，什麽事都可以幹！『相』是文的，『將』是武的，而讀書人却可以『出將入相，』到了外面可以做將，一到了裏面去就可以一變而爲了相！醫生原是一種很專門的事業，但在『醫』字之上卻加一個『儒』字，稱爲『儒醫，』儒者是讀書人也，於是讀書人不但可以『出將入相，』又可以由旁路一鑽而做『醫！』

到了現在，環境雖不無一部分的變異，而這種深入人心的『遺風餘韻』還暗中滋長着，於是往往雖受有專門的教育，而卻不安其分，不肯專其所專，却喜歡揷出無所不專的虛浮的花樣來，在社會上瞎混！有某君在文學上有了努力，並得到相當的名譽，却拋棄了他的特長和已往的經驗而分心於別的不相干的事情。有某君在教育上有過相當的學識經驗，不從這方面有所譯述，忽然亂七八糟的發表些經濟學上的譯著，法學上的譯

著，政治學上的譯著，反給眞正有硏究的人批評得焦頭爛額。諸如此類的不經濟的行爲，不但於社會上是有害無益，而且把本人所固有的多少天賦，也隨之埋沒，未免可惜。

最好笑的是本國產生了騖外虛浮的無所不專的專家，遇有外國的專家到了，往往也把這樣的態度來對他。例如美國的克伯屈博士，他固然是美國敎育界的名宿，但他的特殊貢獻是在『敎育法原理，』不是包辦敎育上的一切，而到了中國之後，我國的許多大敎育家却分列日期，第幾日要他討論大學敎育，第幾日要他討論中學敎育，第幾日要他討論初等敎育，第幾日要他討論職業敎育，第幾日要他……好像幾十代祖宗在敎育上未解決的一切問題都要請他來解決一下！我夠不上做敎育大家，當時未曾列席，不過我看報上發表了這樣的日期表，念他未曾做到『中國特產的無所不專的專家』頗替他担憂。後來在報上看見他對於各日討論的無所不專的敎育問題，所答的話裏面好幾處是說：『這個問題，我不敢妄斷，你們是要根據中國的特殊情形去解決的，』這不是這位專家『吃癟，』實在是他未曾做到我國所崇拜的『無所不專的專家』資格！

中國「無所不專的專家」所以遍地皆是，阻礙眞正事業的進步，他們本人不自量，無自知之明，及好出風頭，固然是自己害自己，而社會卻也不能辭其咎，因爲一個人無論你專了什麽，一旦成了什麽名人，社會上人便當你是萬能。這裏請你做校董，那裏請你做董事；你的文章儘管狗屁不通，有人爭先恐後的請你做廣告；你的字儘管寫成鬼樣子，有人爭先恐後的請你題簽；甚至包醫花柳病的文序上，也要拉你寫一個尊姓大名！

無所不能的人實在是一無所能，無所不專的專家實在是一無所專，即有一知半解，決難有深入的研究與心得，更說不到對社會有眞正實際的貢獻，不過把浮薄的虛聲，大家騙來騙去吧了。

天下無萬能的人，人貴有自知之明，爲己身事業計，爲社會進步計，這個觀念都有認清楚的必要。

十八，七，七。

一九三〇年

道聽塗說

最近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在本埠南京路上走，經過一個十字街角的報攤，看見一個穿紡綢長衫的仁兄，倒也衣冠楚楚，大模大樣的，手上拿着幾份報，正和那位報販談得起勁，我聽他說各報的來歷和營業狀況，熟極而流，如數家珍，我自己也是辦報的人，當然很注意，所以便被他吸住也立着聽他的宏論，後來他講到了生活週刊，指着報攤上那一厚疊生活笑着說道：『這家報斜氣！』（上海話了不得的意思）我就禁不住從旁插嘴問道：『爲什麼斜氣？』他很正經的回答道：『經售這家報的報販頭已靠此發了財，討起小老婆。這家報的老板更大大的發了財，現在已經造起大洋房了。』我問他『老板是誰？』他絕不遲疑而又十分迅捷的回答道：『是個廣東人。』我忍着笑趕緊走開，一路笑。

到家裏。

本刊的新社址的確是租用一個似乎可以稱爲大洋房的一小部分，這所洋房是由董事會設法借到五萬圓造的，分十年由租金攤還，而生活週刊仍是每月出租金租用一小部分，因爲本刊現在是經濟自立，靠自己的正當收入，維持自己的生存。我們的正當收入在目前約有三途：一是廣告，二是發行，三是叢書，收入的用途目前亦約有三條：（一）維持本刊的成立，極力勿使讀者的擔負加重，例如最近雖金價暴漲，紙價倏增，百物昂貴，維持艱難，本刊仍保全原有的文字篇幅，只從廣告方面力謀挹注，不願遽增報價；（二）優待著作家，稿費較前增至五倍（編者自己文字向不另取稿費），（三）優待忠實勤奮爲本刊辦事的職員職工。本刊目前的經濟狀況只能夠靠自己的正當收入維持自己的生存。我在本刊服務的愉快，也因爲我明白知道本刊的正當收入是用到本刊的事業上去，不是替什麼資本家裝私人的腰包。

十九，七，二七。

勞苦民衆的一樁喪事

東北商工日報最近載有遼甯的一段新聞，標題烈日下洋車夫倒斃，大概說：『近日天氣特別炎熱，生活諸感不適，而一般勞動者更受其痛苦，月之二日上午十時許，大西關五斗居東路南發現一死屍，原是一洋車夫，記者當向五斗居分所詢問究竟，據云死者所拉之車號數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一號，屬於商埠二分局內之玉合車廠，此車夫體甚強壯，素無疾病，此次之死，完全是因在烈日之下跑路太多，血氣大傷，至五斗居東，體力實覺不繼，頭目發暈，猝然倒地，氣絕身死。慘哉！午後四時許官方驗畢即日埋葬矣。』

我國民衆在兵災匪禍遍地之區所受的慘苦，本刊曾有所評述以告國人，而該報此段新聞所述之慘狀則發生於兵災匪禍區域之外，則全國勞苦民衆水深火熱之狀況更

可概見。在北方所稱爲洋車夫，卽南方所稱的黃包車夫，其平日的生活，勞役甚於牛馬，待遇苛於奴隸，每遇嚴冬炎夏，則蹣跚於暴風之中，呼喘於酷暑之下，尤處人世奇慘的境遇，故黃包車夫實爲勞苦民衆中之尤悽慘者。同是圓顱方趾的人類而處身同國者，目睹這樣號稱人類而實無異於牛馬的同胞，司空見慣，固可熟視無睹，苟略一思索，當必認爲莫大的恥辱而侷促不安，慚愧無以自容。但勞苦民衆儘管勞苦，而軍閥爲個人權利而混戰，官僚爲個人權利而搜括，仍各行其事，荒縱極欲，爲殺人放火者造機會！在此種形勢之下，全國人民憂傷憔悴，固不知死所，卽彼罪孽深重的少數特殊階級之燕巢幕上，終亦不知死所而後已。

卽就死後的排場說，上述的那位在烈日之下倒斃的黃包車夫，東北商工日報記者雖加以「慘哉」的慨歎，但死了一個可憐的黃包車夫不過「官方驗畢卽日埋葬矣」草草了事。在殃民禍國的軍閥或官僚，一旦幸而死了，我們便可以在報上看見煌煌然載着有人替他組織什麼「治喪事務所」派着總務文牘會計庶務等等執事，替罪孽深重

的死人辦公，如此虛耗國帑猶以爲未足，動不動還要加上多則整萬少亦數千的「治喪費。」依我們平民的眼光看來，勞苦民衆勞苦到黃包車夫，却是自食其力，工作遠勝於酬報，對社會可謂有功無過，若爲國家社會之蠹的軍閥官僚，多死幾個實國之福，但他們死後還要虛耗國帑！

十九，八，二十四。

自覺與自賤

自覺心是進步之母，自賤心是墮落之源，故自覺心不可無，自賤心不可有。本期滄波君自英通訊，提起我國駐外的公使館領事館，有的連牌子都不願掛，國旗都不願懸，這種習慣是否已普及於我國駐外的外交機關，雖不可知，但有此事實之發現，已足引起國人的注意。我們試分析這種心理，實含有自己看不起自己的祖國，自己不願做中國人的意味。試再作進一步心理上的分析，便知這是發生了自覺心以後的自賤心。以堂堂代表一國的外交官，乃具有這種自賤心，已屬可痛，而依默察一般人所得，深恐這種變態的心理不僅限於所謂外交官也者。這種潛伏的禍根，苟非剷除淨盡，則我們的民族前途實禍多而福少，進步減少希望而墮落的路愈跑愈遠。

所謂自覺心，簡言之，卽自覺有何長處，便當極力保存而更發揚光大，自覺有何短處，便當極力避免而更奮發有爲。自覺心所以能成爲進步之母者，卽在乎此。若自覺有所短而存着自賤的心理，便是自甘永居卑劣的地位，所得的結果是頹廢，不是進步。

我國在此混亂時代，當然有許多不滿人意的地方，我們所該努力的方向，是要靠我們自己羣策羣力把不滿意的地方使牠變成滿意，否則你儘管不願做中國人，終究是中國人。不願掛中國牌子不願懸中國國旗的中國公使或領事，不見得就因此一躍而爲其他什麽特別出風頭國家的大公使或大領事；不見得就因此可以獲得別人的特殊尊重。想穿了這一點，我們自覺之後，只用得着自奮，用不着自賤。我們當光明磊落泰然坦然的做中國人，盡我們心力做肯求進步的中國人。無所用其自大，亦無所用其自賤。

十九，十一，十。

一九三一年

辦事上需要的幾個條件

除了尸位素餐的官吏，坐領乾薪的蠹蟲，及遊手好閒的紈袴子弟外，大概都不能和辦事絕緣，所謂服務社會的「服務」兩字的意義，也就是辦事的意思。辦事上所需要的條件，如在理論方面唱高調，簡直可以著一本很厚的大作，但記者在此文所欲論述者，決不願徒發空論，乃根據事實上之觀察，與實際上的體驗，以爲我們在辦事上有幾個切實需要的條件。

假定一個人對於他所辦的事已具有相當的知識技能，他在職務方面能否勝任，至少還要看有無兩個最低限度的條件：第一是肯切實的負責，第二是有細密的精神。

求之我國歷史上的人物，其負責精神最足令人感動者，殆莫過於諸葛亮。他原來是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初不必負什麼重要的責任，後來他因爲『先帝不以臣卑鄙，猥以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於是他不負責則已，既已負責，便毅然『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甚至不顧成敗利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忠肝義胆，照耀千古，故『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其感人之深一至於此，全在他的負責精神，劉備在時他負責，劉備死後他還是負責，生死不渝的負責。我們平常辦事，固然用不着張大其辭，一來就說到『死而後已，』但既受信託辦理一事，在人面前隨口承諾的答應了下來，一轉身便馬馬虎虎；辦得好不好不管，時間趕得上趕不上不管，推一步走一步，催一次快一點，你不留神督促查詢，他便隨意宕挨延誤，或草率交卷，好像貨出不退換，滿不在乎！遇着這種寶貝，你一次或兩次上了當，以後簡直不敢領教。事業範圍愈大，你個人的督察能力愈難，所需要肯負責的同志愈亟，但對自己私事肯切實負責的多得很，公事肯切實負責的實有如鳳毛麟角。故肯切實負責的人，實爲辦事上最渴望而不易得的同志，因爲只有

這種人能使你放心，能分担你的責任。

其次最感缺乏的便是細密的精神。細密的對方便是粗忽，或是鹵莽，姑捨大事而以小事爲喩，有人替你謄寫一封信，總要替你謄錯幾個字，使你非自己過眼總不能放心發出，其實祇要於謄後細密的看一遍，便沒有這個毛病。又如有人替你發信，也許把甲的信套進乙信封，把乙的信套進甲信封，弄得兩邊不接頭，遇有重要的事件，時間上手續上的延誤固不必說，有時信件內容有祕密之必要，他却如此替你公開起來！有時有附件要加入，他把這信發出，附件還附在他的辦公桌上！小事如此，大事你便不敢交托他了。

以上兩點是我們所可認爲辦事的最低條件，這都是可以用意志的力量和訓練的工夫養成的。在『最低』之上，如要再作進一步的要求，愚意以爲還有一個條件，便是自動的精神和創造的能力，能就所負的責任範圍及所做的細密工作上，想出更好的計劃，定出更好的辦法，精益求精，與時俱進。此則具有超卓思想的異材，發展事業的柱石，不僅能不負所托而已。

二十，四，十一。

能與爲

『能其所爲』與『爲其所能』而能合併，在個人在社會都是莫大的幸事；初雖未能，肯學習而做到能，則由『爲』而『能』亦尚可有爲；最下者雖『能』而不『爲』，或不能而安『爲』。

一人事業上之成就與其能力爲正比例，且自文明進行分工愈精，則能力之專門化亦愈密，能於此者未必亦能於彼，故與事業之成就爲正比例的能力，尙須注意其所專者是否適合於其所爲。果有相當的能力，而此相當的能力又適合於所做的事業，其效率之增高，業務之發展，實意中事，在社會方面之興盛繁榮，全恃此種事業獲得此種人材；在個人方面之感覺興味與愉快，亦全恃此種人材有機會盡心竭力於此種事業。此卽所謂『

能其所爲』與『爲其所能』合而爲一。故有志於某種事業者，與其臨淵羨魚，毋寧退而結網，結網無他，即當對於此某業所需要之能力先加以充分的準備。昔人所謂『水到渠成，』所謂『左右逢源，』都是有了充分準備以後的親切寫眞。

能力之養成，常有待於實際應付問題與處理事務時之虛懷默察，及領悟竅訣。故『學』與『爲』常可兼程並進，互有裨益。在此原則下，雖最初有所未能，或能而未精，只須肯存心學習，未嘗不可由『爲』而『能，』古今來有不少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人物，雖不有領受正式教育之機會，而猶能利用其天賦，由困知勉行而卓然有所樹立者，都是由這條路上走出來的。不過要走得上這條路，一下走不到康莊大道，必須不厭曲徑小路之麻煩；換句話說，即勿因事小而不屑爲，當知『百尺高樓從地起，』天下決無一蹴即成之事，亦未有一學即能之業，無不從一點一滴的知識經驗積聚而成，若小事尚不能爲，安見其能爲大事？

尤可憫者爲雖『能』而不『爲，』一種事業所以能有特殊超卓的成績，全恃從事

者能以滿腔熱誠全副精力赴之。若因循苟且，敷衍暇逸，即有能力，無所表現，雖有能為之能，等於不能，雖有可能，永為不可能。這種毛病，不在相當知識之無有，實在良好品性之缺乏——尤其是服務的精神與忠於所業的態度。還有一個大病根，便是畏難。這種人僅見他人之成功，而不知他人之成功實經過無數次之失敗，實嘗過無數次之艱苦。常人但見成功之際之愉快，不見苦鬪時代之緊張；但聞目前的歡聲，豈知已往的慨嘆？任何事業的成功史中必有一段傷心史，誠以艱苦困難實為成功必經的階段，尤以創業者為甚，雖已有『能』，在創業時期中必須靠自己打出一條生路來，艱苦困難即此一條生路上必經之途徑，一旦相遇，除迎頭搏擊外無他法，若畏縮退避，即等於自絕其前進。

不能而妄為，其為害超過於雖能而不為，蓋一則消極的無所成而已，一則積極的闖禍。此類人既不屑學習，又不自量力，好虛榮而不顧實際，善大言而不知自慚，阻礙賢路，貽害社會，決無自省之日，徒有忮求之心，怨天尤人，永難覺悟。自知未能者尚可使其能，實際無能而自以為有能或甚至自以為有大能，輕舉妄動，雖至失敗而尚不知其致敗之由，乃

眞無可救藥。

二十，五，九。

獸氣

我們尋常大概都知道敬重『勇氣，』和敬重『正氣。』昔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從理直氣壯中所生出的勇氣。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有人問他什麼叫做浩然之氣，他說『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這是天地間的浩然正氣。但是惡意以爲非有幾分獸氣，勇氣鼓不起來，正氣亦將消散；因爲『雖千萬人，吾往矣！』非有幾分獸氣的人決不肯幹；『以直養而無害，』亦非有幾分獸氣的人也不肯幹。試想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不是獸氣的十足表現嗎？

研究任何學問，欲求造詣深邃者，也不可不有幾分獃氣。據傳發明地心吸力學說的奈端，有一天清晨正在潛思深究的有味當兒，他的女僕預把鷄蛋置小鍋旁備他自煮作早餐，他一面沈思，一面把手上的一隻錶放入鍋內滾水中大煮特煮，這不是獃氣的表現嗎？又據傳說電學怪傑愛迪生結婚之日，與新夫人同車經過他的實驗所，把夫人暫停在門外，自己跑進去取什麽東西，不料進去之後，忘其所以，竟在一張桌上大做其實驗，把夫人丟在外面許久，最後由新夫人進去找了出來，纔一同回家去，這又不是獃氣的表現嗎？大概研究學問非研究到有了獃氣的境域，鑽得不深，求得不切，只有皮毛可得，彼科學家思創造一物，發明一理，當其在未創造未發明之前，人莫不譏為夢想，甚乃狂易，認為徒耗光陰，結果遼遠，而彼科學家獨能不顧譏笑埋頭研究，甚至廢寢忘食，甘之如飴，非有幾分獃氣為後盾，豈能堅持得下去。

委身革命事業以拯救同胞為己任者，也不可不有幾分獃氣。彼革命志士，思為國家謀幸福，為人民除痛苦，而當其未達到謀幸福除痛苦之前，無一兵一卒之力，無彈丸憑藉

之地，在他人見之，未嘗非紙上談兵，癡人說夢，認爲必不可以實現，然卒以彼大革命家之規謀計劃，冒萬險，排萬難，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敢爲，刀斧不足以懼其心，窮困不足以移其志，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登高一呼，萬方響應，翕然從風，因爲萬流景仰，但在流離顚沛之際，非有幾分獃氣爲後盾，豈能堅持得下去？誠以凡事非有幾分獃氣來應付，處處祇計及一己利害，事事顧慮前途得失，無絲毫之主見，無絲毫之冒險精神，遲疑不前，趦趄不進，永在徬徨歧路之間而已。

此外欲能忠於職務，亦非具有幾分獃氣不可。在辦公室中但望公畢時間之速到，或手持公事而目注牆上所懸時計者，大概都是聰明朋友的把戲，事業交在這種人手上是永遠辦不好，這是可以保險的。因爲他所缺乏的就是忠於職務視公務如己事的獃氣。降而至於交友，也以具有幾分獃氣的朋友爲靠得住。韓退之所慨嘆的「士窮乃見節義，」朋友窮了，仍不忘其友誼，此事非有較高程度之獃氣者不辦！

我們尋常的心理，大概無不喜聞他人之譽我聰明，且亦時欲表現其聰明；又無不厭

開他人之稱我爲獸子，而並不願自認爲獸子。初不料獸氣也有那麼大的好處！

二十，五，十六。

政府廣播革命種子！

我們不幸生着兩隻眼睛，更不幸而每天不得不看報；因爲看報之後，對於內政外交的種種消息，非廉恥喪盡心肝滅絕，不能不難過。試就內政而言，我們覺得除『不負責』與『無是非』的六個大字外，實在苦於尋不出別的什麼東西！

旅滬吉林民衆代表胡體乾姜松年呈南京四全大會各出席代表書，謂『東北喪亡五十餘日矣，除三千萬民衆應受其罪當其辜外，竟無一負責之人，所謂副司令，所謂省主席，徜徉平津，棲栖王府；』又謂『政府……只知敷衍求一時姑息之安，置民衆休戚國家安危於不問不議之列，民衆呻吟輾轉於水火之中，恭且敬以受貪官汚吏之宰割；又謂『當事者良心既永不發現，國家法刑又不能加之權勢者之上，則百姓小民，除忠順作亡國

奴外，又何敢有所私議？』這些字跡是血是淚，我們分不出來！然而四全大會已宣布『××同志』當選『中央監察委員，』以全民族的罪人，我們老百姓愚蠢極頂，實在不知道請他來監察些什麼？不負責無是非，視全國民衆公意如無物一至於此，謂非政府廣播革命種子而何？

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新聞報本埠新聞有一段文字開了幾塊天窗，原來是『各大學抗日會致國府之要電。』我們就支離破碎的詞句中，看出所謂『生等一再思維，以為長此坐視，必致後悔無及，與其亡國為奴，不若及時全節，肉食者旣鄙，當早自為謀，緣本成仁取義之旨，為清內對外之行，』並知道他們對政府的責問如不得滿意答復，則提出要求：（一）政府交還政權與人民；（二）罷稅罷工罷課；（三）自動組織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該會有何充分的準備，我們不得而知，但國民憤激於國事危殆當局痲木的心理却已盡情洩露。國事糟到如此田地，仍不願人民說話，而赫然以天窗開在報上，這不是政府積極的廣播革命種子嗎？

我們一般原無政黨組織和未有搶奪政權準備的平民，原擁護中山先生所主張用和平的政治的方法來實行社會主義，只須切實的做，無不歡迎，奈除隨處發現『貪污』『無能』而外，沒有看見中山先生理想有絲毫實現的踪影；甚至在國難臨頭的危急時候，國民所聽到的只是什麼黨的糾紛云云，和國難的補救是一萬八千里的不相干！貴人大老們深居簡出，民間已經普遍的憤懣痛恨也許無從知道，記者敢大膽警告當局、政府如此積極的廣播革命種子，所恃者不過幾枝槍桿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衆爲自衞及衞護民族計，隨時有爆發的機會，起來拚命！

二十，十二，二十八。

一九三二年

獨裁與雙裁

『獨裁』這個名詞，我們是常聽見的，此外我們僅聽見有所謂『雙簧』『雙裁』似乎還是一個新創的名詞，這個新名詞的『版權』似乎應歸於孫科氏。孫氏最近曾對新聞記者說過這樣的幾句話：『汪等一部份國民黨人參加政治，不能謂民治已實行，祇可謂『雙裁』而已，獨裁固反對，雙裁亦不承認也。』大家都知道現在是汪蔣合作時代，孫氏所謂『雙裁』大概是指汪蔣而言；所謂『獨裁』大概是指蔣氏獨攬大權時代而言。『裁』字的意義，本是裁剪衣料製衣，故製衣者有裁縫之稱；又有斷決之意，如所謂『裁奪』意即加以量度而斷決其可否。依前一種意義而論，做『裁縫』的只要不辜負請他製衣的人的委托，不偷料，不專偷顧客的衣服給他的家裏少數人用，我想無論他『獨

裁』也好，『雙裁』也好，顧客固無所用其反對。如以政府比裁縫店，人民比顧客，則孫氏固亦可算做過裁縫店裏的一個夥計，我們人民所注意的是他到底做過幾件好衣服給顧客穿，穿得滿意而去，此外便不必問，也無須問。

就第二義言，即所謂『裁』者是『加以量度而斷決其可否，』只要是把大多數民衆的利益爲『量度』及『斷決』的標準，不是爲自己私人的狐羣狗黨乃至狐親狗戚的權利爲『量度』及『斷決』的標準，有實際的成績給民衆看，『獨裁』固無須『反對，』『雙裁』固亦未嘗不可『承認也！』所以記者以爲現在『裁縫店』之所以一團糟，在乎『裁』之內容使人失望，『獨』或『雙』倒沒有多大的關係，如果換湯不換藥，『多裁』也是不了，因爲『顧客』們還是一樣的吃虧！

二十一，五，廿一。

公私經濟的界限

近來常蒙讀者寄示關於批評本刊或記者個人的言論，記者一方面對於指教者之殷切，不勝感謝，一方面對於指教者的諍言，亦無不虛心考慮，盡量容納，間有出於別有成見，則聽諸社會公判，不願多所費詞，或係出於誤會，則亦根據事實，逕函解釋。最近又承一位熱心讀者寄示某報一張，中有一文，題曰：生活週刊之今昔，劈頭就說：

『鄒韜奮主辦之生活週刊，以立論之清雋犀利，年來甚受普遍的讀者歡迎，聞其銷數已達十餘萬份，駸駸乎與新申諸大報相埒，鄒韜奮亦由一清貧之文人，一躍而為大紅特紅之時代名人，築洋房，擁豔妻，出入以汽車代步，舉止豪闊，匪復吳蒙。』

該文接下去就引記者在本刊第十六期所作艱難締造中的生活日報一文裏所提

起的本刊最初艱苦備嘗的一段事實，引了之後，接着說道：

「於此足見鄒氏之得有今日地位（此處原註：月入數千圓）未嘗不慘澹經營，歷盡坎軻者，而該週刊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之成績，信不能不令人歎服……」

記者看了這兩段話，初覺既是出於誤會，本想逕函答復，略作解釋，繼而覺得該文含有兩點頗重要，似有提出申論的價值：一是公私經濟的界限；還有一個附帶的問題，即我們是否值得以個人私利爲對象而向前努力？

該文一方面敍述本刊的發達，同時卽接着斷言記者「築洋房，擁豔妻，出入以汽車代步，舉止豪闊，」是直好像本刊的公款收入就是記者私人腰包的豐滿，公私經濟是可以沒有界限的；其實本刊的收入須用於本刊自身的事業上面，與記者私人的腰包並未發生聯帶關係。就事實言，記者在未接辦本刊的五六年前，半天在一個中學校裏教英文，半天在一個教育機關裏編譯叢書，現在所得的月薪，比較五年前當教書匠時代的每月收入比較一下，還少十隻大洋（本刊除月薪外並無分花紅的辦法，）記者是否因本刊

的發達而在個人經濟上發了財，是不辯自明的事實。講到我個人數年來的負擔，有大家族十餘口的牽累，有小家庭六七口的牽累，還須幫助一個弟弟求學，家裏一有病人，我就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幸而自己曾於公餘譯了兩三本書，有些版稅拿來貼補貼補，否則早已索我於枯魚之肆。講到『妻，』確有一個，『豔』不『豔，』我自己無須多辯，不過這個『妻』我已娶了七年，我『主辦』本刊迄今不到六年，就是『豔』也不是靠着本刊的發達纔『豔』起來的，這也是不辯自明的事實。講到『築洋房』嗎？我所租的是單幢兩層樓的屋子，和一個也有家眷的親戚同住，他們住在三層樓，我和『豔妻』以及兩男一女，五口子就住在二層樓的一間臥室裏，『豪闊』到那裏去？至於『代步，』我只有常常對不住我的兩腿。我常對我的『豔妻』說，我不過是家裏的一個帳房先生，每次領到薪水到家，涓滴歸公，她當着我的面前就支配給我看，這樣若干，那樣若干，常常不夠，看去已十分省儉，我又無法叫她緊縮，官署可以裁員，我又未便把那個兒子或家中人裁出去，只得說等到有版稅拿時再說，所以我的『豔妻』常拿『版稅』兩字和我開玩笑，因爲我

兩手空空，一來就拿『版稅』做盾牌。這種種屬於個人的事情，我原不願說來糟塌本刊的篇幅，不願說而又說了一些出來，是要說明公私經濟應有嚴格的界限。本社平常對此點異常注意，凡與社中公事無涉的信件，記者向來不用社中的信箋信封，不耗費社中的一分郵票，即其一例，不但記者如此，本社各同事都如此。我們的帳目，每半年必經過會計師的嚴密查核，公私經濟絕不容有絲毫的含混。愚意公私經濟須嚴分界限，這是任何事業的基本條件，本社同人不過盡其分所應爾能了。至於所謂『大紅特紅之時代名人』記者的工作專注於本社事業的範圍，絕不藉本刊為個人有所活動，『紅』與不『紅』『名』與不『名』，非所願問。

記者不以自己為窮苦，亦毫無怨懟自己窮苦的意思，且鑒於天災人禍，萬衆流離，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同胞徧地皆是，我每自愧其享用之已為過分，非謂『窮苦』本身之有何可羨，惟當此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每念大多數同胞水深火熱之痛苦，實不勝其歉疚愧怍，在我們個人方面多一分刻苦，也許可少一分不安，少一分罪戾。由此也可略略說到

第二問題，即我們如爲社會公共福利而努力於一種事業，把牠看作社會的事業，而非個人的事業，便覺值得奮勉；若不過爲個人私利而孜孜，便感覺人生之毫無價值，所以我們應力倡捨己爲羣的意志與精神。

二十一，五，二十一。

勁兒多好！

最近國內鬧得勁兒最高的，要算廣東的兩陳（陳濟棠與陳策）相關的玩意兒——居然海陸空軍同時火併，他們津津有味淋漓盡致的氣概，實非記者這枝禿筆所能形容於萬一！

在一二八滬變發生以前，我國的飛機原有九架在上海，到了淞滬血戰最激烈的當兒，乃避亂杭州，藉保萬全，後來雖被敵機趕往杭州炸毀，但那時是敵人不許逃避，並非自己對戰事有了什麼勁兒，民衆見敵機今天炸死我們人民多少，明天炸毀我們民屋多少，焦灼惶急，實非熱鍋上的螞蟻所能比擬，希望有幾架飛機出來抵他幾陣，甚於大旱之望雲霓，報上屢載將有廣東飛機於何日何日可以到滬，我們民衆伸長脖子望着，却始終末

曾見過他們的影子。這次廣東內戰的情形却大大的不同！據廣州來訊，陳濟棠以陳策集中瓊州的海軍各艦戰鬬力頗强，特飭航空司令黃光銳急調駐汕之第五飛機一部，另在省立撥新式戰鬬機五架，共十一機，火速開赴前方，以便陸空軍同時夾攻，較之上海抗日之僅有一小部份陸軍而空軍好像死光的現象，當然出色萬分！

據二十五日香港電訊，謂當日晨九時，黃光銳派飛行員乘可塞羊城兩機，赴伶仃洋一帶偵察，發現有艦十餘艘，卽飛行回省報告，下午二時黃積派飛行員乘新羊城，城古埃，路士三機（這種戰鬬機的芳名，倘非有內戰，民衆那有聽到的機會！）飛往轟炸，擲彈多次，尤以中山艦爲重要目標。（中山先生在天而有知，必難免放聲號哭！）中山堅如等艦亦發高射砲還擊，所幸雙方都不甚高明，所以雖鼓足勁兒戰到四時許，僅傷小艦二三艘，堅如艦尾部受傷，兩方尙未有重大損失。在空軍方面，雖極力效法日軍攻閘北的玩意兒，倘未學得像，不過在海軍方面算是第一次用高射砲，也許覺得非常自豪！說到這裏，我們做民衆的回想到淞滬血戰的時候，只聽見日海軍用大砲向我們的衞國孤軍轟擊，我國

海軍固然『爲維持友誼起見』（見本刊七卷第十六期國難期中的海軍當局一信）而一概匿跡銷聲，甚至民衆方面推舉代表哀懇駐滬海軍艦長借出艦上的大砲給十九路軍一用，亦多方推托，民衆急得要命，而海軍當局却從容不迫，和這次廣東海軍之慷慨激昂大用其高射砲，適得一對照！

講到軍費，也頗爲有聲有色，據香港電訊所述，『二十二日（六月）晚陳（濟棠）邸會議攻瓊，決攻瓊軍費百萬，限二十三日撥足，』可謂慷慨而迅速！儘管叫窮，一到有關個人勢力的內戰，即可立刻不窮了！

中央政府對於此事的唯一辦法，聽說僅由汪兆銘等『以私人名義電粵方私人就近勸止，』並『電勸雙方息爭。』而在所謂『廢止內戰大同盟，』對於此事的『廢止』也不外乎『電懇，』一方面電懇『廣州陳總指揮瓊州陳海軍司令賜鑒，』『千祈懸崖勒馬，』『敬進盡前，唯希採納；』一方電託粵各團體『婉勸力諍，期達目的，廢戰前途，將於此卜。』其實除『內戰前途將於此卜』之外，絕對沒有第二種結果。

老百姓對於抗禦外敵的戰事，雖破家蕩產，不但無所怨懟，而且起勁萬分，在閘北抗日激戰之時，記者就有好幾位朋友僅以身免，家產蕩然，見面時多含淚申述，只須於民族有裨，個人犧牲不足道。滬上人民於千苦萬難中對於十九路軍輸將慰勞之踴躍，至今猶歷歷如在目前。東北民衆義軍之視死如歸，前仆後繼，亦爲顯著之事實。但直接負衞國保土責任的軍人，獨對於民衆所疾首痛心的爲私人爭權奪利的內戰，勁兒再好沒有，而對於民衆所夢寐不忘的對外抗敵，却漠然無動於中。我們試一探此中的奧妙，便知道軍閥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爲他們所最重的是個人的地盤權利，遇着和他們的個人地盤權利有存亡關係的內戰，當然要出死力相拚決不是什麼『電勸』『電懇』所能動其分毫。民衆爲着自身利益而反抗軍閥混亂，反抗帝國主義的壓榨，除非把政權和武力放在民衆手中，或放在確能爲民衆奮鬥的集團手中，絕對沒有其他便宜的道路走。

二十一，七，二。

死路一條！

不久以前，湖北省府夏主席及各省委發起大做佛事，祈禱昇平；（詳見本刊七卷第二十七期武昌通訊）後來又聽見湖南省唐代主席兼教育廳長親往城隍廟祈禱甘霖；最近越鬧越像樣，聽說中央委員及在野名流戴傳賢等爲國家多難，災患洊臻，發起在北平雍和宮起建金光明道場，以祈息災弭亂，轉移刦運，現正在籌款進行中，據他們的「募捐啓」中所述，除說了一大篇鬼話之外，還說「變亂日益加劇，水災洊至，日寇侵陵，同人等怵於國難當前，生靈塗炭……發起金光明道場，以祈轉移刦運，造福國家」又說「雍和宮道場，不特爲消一時之災，並足以樹百年之大計，應請政府撥款提倡，各界人士救國救民，具有同心，敬祈踴躍輸助，俾法會得以觀成，民國前途，實利賴之。」這是死路一條！「

各界人士」如尙有絲毫「救國救民」的「同心，」對此喪心病狂荒謬絕倫的「百年大計，」不但一文錢不該「踴躍輸助，」應羣起而攻之，爲「民國前途」除此妖孽！

所謂「變亂日益加劇，」所謂「水災洊至，」所謂「日寇侵陵」和「國難當前，」所謂「生靈塗炭，」誠然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國事一糟至此，身居黨國要人者應該負何等責任，姑不置論，但「水災」「日寇」乃至「生靈塗炭，」是否靠念經拜懺所得消弭，在如今科學昌明時代，雖三歲童子，可以回答，而身居黨國要人以至號稱在野名流竟欲藉道場以謀侵蝕國帑，記者以爲誠欲「轉移刼運，造福國家，」宜先將此輩妖孽明正典刑，庶幾「不特爲消一時之災，並足以樹百年之大計！」

我們在中國歷史上知道在南北朝時有梁武帝也像戴院長之一來就跑到寺院裏去念經（這寺院不是五權憲法中的考試院，）有所謂「三捨身於同泰寺」的記載，後來侯景帶兵攻陷臺城，梁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最後被迫餓死臺城，臨死雖口苦索蜜而不得，今提倡經咒救國諸公，目前尙有民衆被榨取的脂膏豢養着，

當不致即時餓死，聊可自慰，也許還感覺『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但從前之『失，』僅更朝代，事屬一姓得失，現在之『失，』則全民族陷入奴境，不僅諸公死有餘辜，所以在諸公。。。。。相情願，我們民衆却不能跟着你們這班妖孽同奔這死路一條。儘管一。。。。。。。。。。。。。。。。。。。。。。。

二十一，七，九。

馮玉祥與緞鞋

據說馮玉祥氏在開封時，不准人家穿綢緞衣服，一見有穿綢緞的，他便要千方百計，使你難堪，有一次他看見自己部下有個兵士穿着一雙緞鞋，他連忙上前去深深的一個揖，隨着是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不但一次，他接着左一個長揖，右一個鞠躬，把那位丘八先生弄得莫名其妙，呆若木雞！最後馮氏告訴他說：『我並不是和你行禮，只因爲你的鞋子太漂亮了，我不敢不低頭下拜哩！』那位丘八先生嚇得魂飛天外，連忙脫下新鞋，赤着脚走回去。

這樣的滑稽劇，馮氏很會扮演，結果聽說他的左右往往預備好兩種衣服，去見他的時候，便穿上一件藍土布褂兒，省得他作揖鞠躬夠麻煩；出去到別的地方去的時候，不是

穿上漂亮的西裝，便是穿上講究的綢衣。

我們承認廉潔勞苦，是革命精神的一個當然具有的部分，但僅僅廉潔，僅僅勞苦，却絕不能就盡了革命的能事。像木偶一般，雖無所耗費，於人何益；像奴隸制度下的勞苦工役，於己於人尋何益？（享受剝削所得的主人們當然在外）所以必須有共同的主義信仰，共同的奮鬪目標，積極的進行計劃，然後廉潔勞苦始有意義，在這種立場之下，勸導人人共趨於廉潔勞苦之途，始有意義。上面所談的一類滑稽劇，固然是徒使左右多製一套衣服，不過養成虛僞的習慣，但即使不僞，若徒禁小兵穿緞鞋，而不能禁軍官之尅扣軍餉，結果不過使軍官更易於多多尅扣，順利剝削，而無數小兵徒作『瘟生』而已！

所以在剝削制度之下，即有心勸人修養，亦苦於無從說起，因為忠實勤苦等等美德用於為大衆謀福利上，和用於為少數人增加搜括，增加私利上，性質迥異。

二十一，七，二十三。

硬呑香蕉皮

重遠先生偶然談起從前吳俊陞（做過黑龍江省督辦）吃香蕉皮的一樁笑話。當時東北對於外來的香蕉是不多見的，所以有許多人簡直沒有嘗過，有一次吳氏到了瀋陽，應幾位官場朋友的請客，赴日本站松梅軒晚宴，席上有香蕉，他破題兒第一遭遇見，不費思索的隨便拿了一根連皮吃下去，等一會兒看見同座的客人却是先把皮剝掉然後吃，他知道自己吃法錯了，但却不願意認錯，趕緊自打圓場，裝着十二分正經的面孔說道：「諸位文人，無事不文質彬彬的，我向來吃香蕉就是連皮吃下去的！」一時傳爲笑柄。其實錯了就老實自己承認，倒是精神安泰的事情；文過飾非是最苦痛的勾當。世上像吳氏這樣硬呑香蕉皮還振振有詞的雖不多見，但明知錯了不肯認錯，還要心勞日拙的想出

種種方法來替自己掩飾，甚至把規勸他的人恨得切齒不忘，這種心理似乎是很爲普遍。這種人窮則獨害其身，達則兼害天下！因爲他所能接近的全是脅肩諂笑的奸佞小人，所最不能容的是强諫力爭的正人君子。

聽說最近被刺的軍閥張宗昌生平有三不主義，第一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兵』有多少，第二是不知道他自己的『錢』有多少，第三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姨』有多少。所謂『姨』者便是姨太太。據北平傳訊，他的棺材運到北平車站的時候，『內眷未進站，掛孝少婦約十六七輩，含淚坐靈棚下，柩至，乃依次出拜，伏地號啕而呼曰：「天乎！天乎！」十餘人異口同聲，亦復一陣凄絕，一時哀樂嗚嗚，與嚶嚶啜泣之呼天聲相間雜，……少婦裝束一致，喪服之內，露其灰色長衫，衫或綢或布，髮多剪，留者僅二三人，除「五太太」外，最長者亦不過二十五六，最年輕有正在破瓜年紀者，然喪容滿面，亦皆憔悴不堪。』這裏面有一點頗可注意者，這一大堆供作玩物的可憐蟲大有捨不得她們所處境地的樣子，在旁人覺得她們原有境地的可憐，在她們似乎還覺得不能保持原有境地之爲可憐，換句話

說，她們似乎情願忍受。其實我們如作進一步的看法，在這樣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之下，她們都是不知自主也無力自主的若干寄生蟲而已，說不上什麼情願不情願。

二十一，十，一。

不相干的帽子

在如今的時代，倘若有人有意害你的話，最簡易而巧妙的辦法，是不管你平日的實際言行怎樣，只要隨便硬把一個犯禁的什麼派或什麼黨的帽子戴到你的頭上來，便很容易達到他所渴望的目的；因爲這樣一來，他可以希望你犯着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幾條，輕些可以判你一個無期徒刑，以便和你『久違』『久違，』重些大可結果你的一條性命，那就更爽快乾淨了。

記者辦理本刊向採獨立的精神，個人也從未戴過任何黨派的帽子。但是近來竟有人不顧事實，硬把和我不相干的帽子戴到我的頭上來。有的說是『國家主義派，』讀者某君由廣州寄來一份當地的某報，裏面說『你只要看東北事變發生後，生活週刊對於

抗日救國的文章做得那樣的熱烈，便知道牠的國家主義派的色彩是怎樣的濃厚！』原來提倡了抗日救國，便是『國家主義派』的證據！那只有步武鄭孝胥謝介石趙欣伯熙洽諸公之後，纔得免於罪戾！

不久有一位朋友從首都來，很驚慌的告訴我，有人說我加入了什麼『左傾作家，』我聽了肉麻得冷了半截！我配稱爲什麼『作家！』『左傾作家』又是多麼時髦的名詞！一右就右到『國家主義派，』一左就左到『左傾作家，』可謂『左』之『右』之，任意所之！如說反對私人資本主義，提倡社會主義，便是『左，』那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裏講『平均地權，』講『節制資本，』講『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何嘗不『左？』其實我不管什麼叫『左，』什麼叫『右，』只知道就大多數民衆的立場，有所主張，有所建議，有所批評而已。

最近又有一位讀者報告給我一個更離奇的消息，說有人誣陷我在組織什麼『勞動社會黨，』又說『簡稱宣勞，』並說中央已密令嚴查。這種傳聞之說，記者當然未敢輕

信；甚至疑爲捕風捉影之談。這種冠冕堂皇的名稱，我夢都沒有夢見過，居然還有什麼『簡稱』！』我實在自愧沒有這樣的力量，也沒有這樣的資格。

有一天有一位朋友給我看，某報載張君勱等在北平組織國家社會黨，說我『已口頭答應加入。』那位記者不知在那裏聽見；可惜我自己這個一點不聾的耳朵却從未聽見過！

我們在小說裏常看見有所謂『三頭六臂，』就是有三個頭顱，也難於同時戴上這許多帽子，況且區區所受諸母胎者就只這一個獨一無二的頭顱，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實覺辜負了熱心戴帽在鄙人頭上者的一番盛意！

根據自己的信仰而加入合於自己理想的政治集團，原是光明磊落的事情，這其中不必卽含有什麼侮辱的意義。不過我確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團，既是一樁事實，也用不着說謊。我現在只以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資格主持本刊，盡其微薄的能力，爲民族前途努力，想不致便犯了什麼非砍腦袋不可的罪名吧。

要十分客氣萬分懇懃硬把不相干的帽子戴到區區這個頭上來，當然不是我個人值得這樣的優待，大不該的是以我的淺陋，竟蒙讀者不棄，最初每期二三千份的生活現在居然每期達十餘萬份，（這裏面實含着不少同事的辛苦和不少爲本刊撰述的朋友的腦汁，決不是我一人的努力）雖夾在外國每期數百萬份的刊物裏還是好像小巫之見大巫，毫不足道，而在國內似乎已不免有人看不過，乘着患難的時候，大做下井落石的工夫，非替牠（生活）送終不可，而在他們看來，送終的最巧妙的方法莫過於硬把我這個不識相的傢伙推入一個染缸裏去染得一身的顏色，最好是染得出紅色，因爲這樣便穩有吃衞生丸的資格，再不然，黃色也好，這樣一來，不幸爲我所主持的刊物，便非有色彩不可，便可使牠關門大吉了。我的態度是一息尙存，還是要幹，幹到不能再幹算數，決不屈服。我認爲挫折磨難是鍛鍊意志增加能力的好機會，講到這一點，我還要對千方百計誣陷我者表示無限的謝意！

二十一，十，八。

做陰壽式的國恥紀念

讀者諸君看到本期的生活時，最慘痛的『九一八』的國恥紀念日已到了目前，大家必都在痛心疾首悲憤痛慨的空氣中，尤其是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勞苦大衆。

記者沈思默念，以爲國恥可痛，僅僅做陰壽式的國恥紀念尤可痛。我們風俗有所謂做陰壽，想諸君都知道。替祖宗做陰壽的人家，並不希望死人復活，且於『壽』字的解釋也不求甚解，不過做給親戚朋友看看，在形式上表示對已死的祖宗並未淡漠，究竟淡漠與否，還是另一問題！關於我國和日本有關係的國恥紀念日，就其尤著名而較近的說，『五九』不夠有『五卅，』『五卅』不夠有『五三，』『五三』不夠有『九一八，』『九一八』不夠有『一二八。』除『九一八』的紀念是第一次遇着，其他的幾個五幾五幾，

都成了老相知；到了日期照例紀念，紀念之後，政治依然，社會依然，什麼都依然！和做陰壽的人家，陰壽儘管做，死人還是死人，有什麼兩樣！

但是做陰壽似乎還沒有人干涉，國恥紀念能否容我們從容不迫的永續紀念下去，還成問題。我們看到大公報本月七日的『本市（天津）新聞』最大標題是『市府奉令制止愛國運動。』小標題兩個：一個是『奉行政院令免貽口實，』還有一個是『公安社會兩局派員查拿。』在當局也許是出於避免暴敵的苦心，但避免暴敵是否『免貽口實』所能奏效，固已成問題，而在平津已無自由紀念國恥之形勢，尤為鐵一般的事實。做陰壽式的國恥紀念已可悲，一直這樣依樣畫葫蘆的做下去，做了一個再來一個，來了一個再做一個，做到後來『國恥』不斷而甚至『紀念』亦有所不敢，其為可悲更何如？

記者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國恥不該紀念，如把國恥忘却，更無雪恥的時候。不過認為徒做陰壽式的國恥紀念，實伏有莫大的危機。不徒做陰壽式的國恥紀念則又奈何，請參看社友伏生先生在本刊七卷三十七期一文中的建議。

二十一，九，十七。

玩什麼把戲！

記者前因有『要人』及在野名流爲國家多難，災患洊臻，發起在北平雍和宮起建金光明道場，『以祈轉移劫運，造福國家』（發起人戴傳賢等的『募捐啓』中語，）在本刊七卷第二十七期裏特作『死路一條！』一文，聊爲民衆驅除妖孽。近幾天有所謂『時輪金剛法會』者在北平大擂大鼓的鬧得天花亂墜，新舊所謂『要人』者亦趨蹌恐後的入壇參禮，恭敬無比（聽說伍朝樞適在北平，獨不赴法輪會，倘果確，值得稱許，）又有不少妖孽在光天化日下蠢動了！

他們玩的把戲是由班禪在法會率各喇嘛僧衆七十餘人各持法器捧誦經咒外，並向萬餘男女施什麼『法水灌頂，』灌時先用紅帶纏衆目，使不得見，灌後各賜白藏花圍

頸，並加給各要人及蒙王以五福冠，一切手續均甚神祕。

關於這個『法會』九月間在上海就有大幅廣告登出，上海灘上所謂名人者亦有不少署名。劈頭就說『同人等前以十六省水災，繼以東北上海兵禍，天時人事，重苦吾民，皆因衆生業重，亟應乞法消除，發起時輪金剛法會，』『特設位超薦各省歷年陣亡將士水旱癘疫天災死亡人士。』釋氏稱惡因曰『業，』袞袞諸公和一班附驥尾於軍閥官僚的士大夫自己作了不少的孽，殃及池魚，老百姓總算是道地十足的『魚』了，現在却把這罪惡完全推在『衆生業重，』輕輕一卸，可謂無恥之尤！

該『法會』最近在北方各報所登啓事又有一種新穎的說法，說『年來天災人禍，迭出不窮，民生塗炭，流亡遍地，同人等以人力無可挽回，冀佛力或可垂救，』『佛』是不會說話的，『人』是難於諉責的，現在拉着不會說話的『佛』來負全責，『人』大可如釋重負了！怪不得有人說現在出兵收復失地已絕望，只有希望在天之靈的中山先生招集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忠魂，調集歷來死難的義軍出關去幹一下！有鬼來幫忙，我們只

要坐享其成，豈不大大的合算嗎？

二十一，十二，二十九。

思想犯罪

據日本文部省調查，去年度日本全國學生因思想犯罪而被處分的事件，計一百四十八件，被處分人數計八百六十二人，打破以前之紀錄，就中高等學校占五十一件，四百十名，爲總數之百分之五十，至本年度學生因思想左傾而犯罪者仍有增加。去年既打破以前之紀錄，今年又仍有增加，統計表上的這條曲線大概總是向上高而不會往下低的了。

禽獸能否說得上有思想，我們雖不得而知，自詡爲萬物之靈的圓顱方趾的人類，所以異於禽獸的，至少是特富於思想，似乎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捨禽獸而比較人類，人的智愚差異，思想當然也是很重要的特點。這樣說起來，思想原是可以珍貴的東西，方培養

之不暇，何爲目爲『犯罪』而『被處分』呢？這裏面的緣故，在如今最時髦的罪名是『左傾。』如果你服從『中庸』之道，看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不平的事實，只當你未曾生了兩隻眼睛，或雖無法把眼遮蔽而不幸看見了，只認爲那『朱門』裏面的那些『吃人』的人是幾生修到，而那『路』上的那些『屈死』是罪有應得，除此以外，一點不動天君，那是最合於明哲保身的三昧，什麼毛病都不會出！否則這是『左傾』思想的發源地，便不免『犯罪，』便不免『被處分』了！壓迫『左傾』思想的人們，只注意於『左傾』思想，而不注意於『左傾』思想的發源地，不知這種發源地一日存在，由這裏發源的『左傾』思想卽無法消滅；這種發源地愈悽慘愈擴大，『左傾』思想亦必隨着激進而廣播。我們姑不談思想方面的什麼高深理論，且請睜睜眼睛看看當前的事實。

在我國歷史上，壓迫思想的模範人物殆莫善於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他自以爲這樣便可穩得『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但終因爲『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雖然亡於斬木揭竿之手，很可以做不顧事實但知製造「思想犯罪」者的參考材料。

二十一，十一，五。

四P要訣

據說在美國對於人的觀察，很通行所謂四P要訣。第一個P是 Personality，譯中文爲『人格』；第二P爲 Principle，可譯爲『原則』或『主義』；第三P爲 Programme，可譯爲『進行程序，』或『計劃；』第四P爲 Practicability，可譯爲『可以實行，』或『可行。』原文這四個字都有P字爲首，故稱四P。就是說要觀察人，第一要注意他的『人格』怎樣，第二要注意他的『主義』怎樣，第三要注意他的有無『計劃』或怎樣，第四要注意他的計劃是否『可行』他們以爲對人能仔細考察他的四P，思過半矣。

不過我們倘略加研究，便覺得所謂『人格，』人人看法不同。在統治者看來，往往覺得奴性並無背於人格；在革命者看來，和罪惡妥協都是人格的破產。從前認女子殉夫或

上門守節是女子的無上的好人格，現在却不値得識者之一笑。這樣看來，所謂『人格』還該需要一種新標準。我以爲人格的新標準，應以對社會全體生活有何影響爲中心；對於社會全體生活有利的便是好的，對於社會全體生活有害的便是壞的。例如壓迫者榨取者之歡迎『奴性』是要利用多數人以供少數人享用的工具，這於全體生活是有害無利，是很顯然的，關於第二P的『主義』也可以這同樣的標準做測量的尺度。

第三P和第四P合起來講，有了『計劃』還要『可行』這便是說計劃要能對準現實，作對症下藥的實施，不是徒唱高調的玩意兒。但是有時『計劃』之『可行，』雖爲識見深遠者所預見，往往爲眼光淺短者所無從了解，囂然以高調相譏，爲積極進行中的莫大障礙。在這種情況之下，便靠實有眞知灼見者之力排衆議，以堅毅的精神，和困難作殊死戰。等到成績顯然，水落石出，盲目的反對或阻礙有如沸湯灌雪，立見消融。所以第四P的辨別判斷，尤特有超卓的識見，對於現實須具有豐富縝密的觀察。

二十一，十二，三。

國府遷回南京

距今三十二年前（卽庚子，公曆一九〇〇年）因義和團之亂，以致八國聯軍直破京津，前清西太后挾着光緒奔到西安逃難，壬寅（一九〇二年）見無逃難必要，纔一同回鑾，換句話說，也就不過是逃難逃回來罷了。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很可痛心的故事。淞滬抗日戰事發生，日艦威逼首都，政府於倉卒間『乃徙洛陽，』並宣言長期抵抗，在洛陽『長期抵抗』了足足十個月，最近『以適應環境，東返首都，』已於十二月一日遷回南京，宣言『持續長期抵抗之策略，』並舉行異常隆重的『回京典禮，』由全體官員迎主席入城，至國府禮堂受賀，極一時之盛。這次政府的『徙』來『徙』去，和庚子禍亂之『逃』來『逃』去，其受帝國主義暴軍之脅迫雖同，而不可相提並論者，因庚子禍亂，當道者自

言是逃難，前清西太后在行在時還下詔罪己，這次却大大的不同，因爲『乃徙』時是爲着『長期抵抗』『東返』時又是爲着『長期抵抗！』可見只要有『長期抵抗』的決心，『徙』也這樣，『返』也是這樣；這樣看來，『抵』『不』『抵』和『抗』『不』『抗，』在實際上和一『徙』一『返』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却令人越想越糊塗了！有位王復鼎先生在申報上登着『聞國府遷回首都感賦二絕』其第二『絕』是：『幸得將軍不顧身，河山半壁挽沉淪，洛陽道上元勳駕，重入金門拂路塵，』這却是一件不必想而決不致糊塗的，因爲這明明是一件切切實實的事實排在我們的面前。

說到這裏，想起吳稚暉先生說過幾句妙語，他說『行政院譬如土地堂，有土地堂，老百姓還是吃飯睡覺；沒有土地堂，老百姓也是吃飯睡覺，故無焦急必要！』這話如果眞說得去，我們做老百姓的眞樂得高枕而臥，但是國都搬來搬去雖似乎和老百姓的吃飯睡覺不生關係——因爲和『長期抵抗』尋不出關係，而是否眞能『禦侮圖强，』老百姓却無法不焦急。

二十一，十二，二十。

人間地獄

記者最近在一個午夜裏偶然看到有位吉雲先生作的關中見聞紀要（見獨立評論第二十九號）描寫陝西的無辜農民受着當道『逼款』的慘酷，輾轉反側，一夜睡不着，據說該省『每縣每年派「烟款」若干萬，再由縣政府按全縣田畝分配，無論你種不種鴉片，派給你的「烟款」總是要繳的！』『一方無力繳，一方想法逼他繳，』故有『逼款』這個新名詞的產生。至於『逼款』所用的方法，第一步派許多公差到欠款的人家，把他可以變賣的東西，自耕牛到碗筷，一概拿走！第二步把他捉將官裏來、先打五百『畫板，』限三天繳款！過三天沒有，加上五百打一千，又限兩天，限滿沒有，再打一千，加上一副鐐，改限一天，如此演進下去！該文作者尙有一段至慘極酷的敍述：『我記得我們從盩縣

向西到了一縣，因為那個地方荒僻得很，沒有靠得住的店，不得已到縣政府借宿。我們住的房子就是法庭前邊的西廂，東廂是收發處。我們因為一天奔走疲倦了，早就睡覺。剛要入夢的時候，忽然聽到那位收發先生大聲叫傳人。不到一刻，果然聽到脚步和鐵鐐雜亂聲，差役呵喝聲，「堂上」拍「驚堂」呼打聲，杖責聲……哀求聲，號哭聲，嗚咽聲！我起初想被訊的那一班犯人不是土匪，也是犯殺人罪，不然決不會帶鐐打板子的。跟後又聽出「堂上」怒罵，限張三一天內繳五十，李四兩小時內繳三十，方纔明白……是「逼款！」他們這樣鬧到半夜，纔慢慢沉寂下去。』該文作者第二天因下雨再留一夜，到了夜裏還是照樣這一套！還是聽到那種『號哭哀求，悽慘的哽咽！』據說他後來走的縣份多了，看見各縣差不多一樣！經不起毒刑的人只有賣妻子贖命，不願賣妻子和沒有妻子可賣的人便只有待斃。

篇幅有限，介紹的話說得長了，不能多加評論，但國人看了這種事實，也必能自下結論。我要問這是否人間地獄？閉目設身處地想想，誰能不痛哭？有國無國，和這班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的民衆有什麼相干？我更要問這是誰的責任？這是誰的責任？

二十一，十二，二十七。

平等機會的教育

教育的定義，簡單的說起來，可以說是幫助人經營社會生活的一種手段。社會生活隨着不同的社會而差異，所以教育的內容也隨着不同的社會而變換。換句話說，教育不是能憑空生長，獨立存在的，卻是要受制於政治的和經濟的制度，而爲某種政治的經濟的社會之副產物，某種政治的經濟社會的形態之反映。倘非一國之政治經濟有辦法，教育自身實在沒有徹底解決的可能。本文關於教育上的建議，是指在政治經濟已上軌道後，按照中國實際需要所應實施的方策。我們所希望造成的社會裏，生產以社會的必要爲目標，消費以滿足各人的需要爲原則；就是生產不以買賣賺錢爲目的，消費以人人滿足爲理想；也就是大家勞動，大家消費，沒有榨取和被榨取的階級，而爲共動共樂的社會。

在這種共動共樂的社會裏，教育上至少要注意三個原則：第一，教育制度是統一的。在不平等的社會裏教育制度往往分成兩截。在榨取的方面，他們的教育材料內容，以專供支配者的方便爲主，準備未來榨取上需要的知識能力。在被榨取的方面，不是完全被擯於這種教育制度之外，便是被授以欺騙的教育，專學準備受人榨取的基本知識能力。在平等的社會裏則不然，教育制度是統一的，無所謂什麽雙軌制以限制人受教育的機會，教育是人人都得一樣的享受，是人人都當一樣的享受。

第二，教育不是少數有錢的人的專有品。在不平等的社會裏，惟有最少數有錢的或比較有錢的人纔得享受教育的利益，最大多數的勞苦大衆都被擯於學校教育之外。據十八年十月底教育部所發表的統計，中國全國學齡兒童的數量共有四千三百三十萬餘人，已得入學的只有六百四十一萬餘人，失學的學齡兒童竟達三千七百十七萬餘人之多！此外如文盲之多，如不能升學者之多，在在都表示教育爲少數有錢的人所專有。在平等的社會裏，入學者不必納費，應由政府負責。

第三，敎育既是給予特殊勞動力的一種手段，便應該是和勞動相聯繫的。在不平等的社會裏，一方面養成所謂『勞心者』一方面養成所謂『勞力者』。在政治上，『勞心者』和『勞力者』便成爲支配和隸屬的關係；在敎育上，便造成『學問』和『勞動』之背道而馳。在平等的社會裏，大家都須勞動，大家即就勞動上所需要的知能，加以研求，故所謂學問是大家共享的，和勞動是彼此相聯繫的。和勞動分家的敎育是貴族化的敎育，是擁護支配階級的敎育，不是平等的社會裏所需要的。

以上是三個基本的原則，此外關於學校組織方面還有幾點可以扼要的說一下。

（一）學齡前的敎育即須受嚴重的注意——即托兒所及幼稚園敎育。托兒所以收容產後二月的乳兒至三歲爲止的嬰兒爲原則。在這裏面，當然以嬰兒的身體養育及健全發達爲主要目的，由女醫生主持，這些女醫生同時也就是兒童的研究者。托兒所之設，因爲促進嬰兒生物學的合理的發展及健康的維持與增進上所必要；而且在婦女職業的進展方面亦甚重要，因爲在平等的社會裏，工作既爲人人必盡的責任，從事工作的

婦女在上工時便可把嬰兒付託給托兒所，下工時可以領囘；同時並成爲婦女的職業，從事此業的婦女，可依她們專門的研究，爲社會服務。

幼稚園收容四歲至七歲的兒童，接着在托兒所所建的基礎之上，繼續發展健全的體格，注意遊戲和音樂的指導，並在幼稚園的作業和遊戲生活裏，一面引起兒童愛好自然研究自然的興趣，一面依各個年齡而使受社會的組織之訓練，培養羣衆合作的精神。

（二）在幼稚園以上的學校，我們主張根本廢除現在所謂小學中學大學的名稱，應把學校分爲三級，第一級稱爲基本學校，注重一般民衆的基本教育，收容八歲至十四歲的兒童；第二級稱產業或勞動學校，注重產業教育，收容十五歲至十七歲的青年；第三級稱學術院及專門學校，則爲二十歲以上（卽十七歲從產業學校畢業後服務二年以上者，）願受深邃及更專門教育者而設。

（三）基本學校及生產學校均爲强迫教育，基本學校內授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讀寫本國文學，實用計算，培養對於民族全體所應有的忠勇精神。產業學

校須一掃現在中學好像雜貨店的不合實用的科目，集中精力於各種產業上的基本知識（社會及自然科學）及產業上特殊的實用知識與技能。各產業學校設於各種產業的中心地點，漸增其實地的工作和經驗。

（四）學術教育機關的中心不是教室而是大規模的圖書館及試驗室，在專家指導之下作自動的研究。由各種產業學校畢業後服務二年以上者，得由考試，或經服務機關負責的介紹，由專司此事之機關認爲合格後，送入學術院或專門學校更求深造，期限二年至六年，各依職業種類而定。學術研究純以增加服務社會効率及對於人羣貢獻爲職志。學術院注重更精深之研究，備特具發明天才者盡量發展之地，由國家供養，俾得盡展其天才，以益社會。

此外如師範教育之擴充，文盲之掃除，成人補習教育之推廣，亦應限期推行期收實效。

總之，從前的教育不過爲少數人騙得功名利祿的敲門磚，今後的教育當顧到全民

族的全體人民的幸福，一方面要藉敎育提高全體國民的生產力，一方面要藉敎育訓練全體民衆具有接收眞正全民政治的能力。

二十一，十，八。

現有教育制度的罪惡

我以爲教育問題不僅是幾個教育家的問題，乃是全國人的問題，況且我現在所要提出的教育革命的澈底主張，其範圍實涉及一般人（詳見下期拙著）並不限於現在所謂『教員』和『學生』，所以記者雖不是教育家，對於這樣重要的社會問題，敢以言論界的立場，就其平日觀察所得，先談談現有教育制度的罪惡，並於下期續作一文，略述對於教育革命的澈底主張。

我以爲欲顧到中國民生實業的需要，社會的安寧，民族的繁榮，在教育方面非把現有的教育制度根本推翻不可，爲什麼呢？因爲現有的教育制度是我國自己不用腦子聽人牽着鼻子走的把戲。三十年來中國所自號爲『新教育』也者，在最前二十年是閉着

眼睛跟日本瞎跑，較近十年是閉着眼睛跟美國瞎跑，最近又有閉着眼睛跟歐洲大陸瞎跑的傾向。我們從未想起呆板板的把實業已經發達國家的教育制度搬到中國來，不但於國家社會毫無裨益，反而造成了許多高等遊民——現在仍在繼續不斷的製造——擾亂國家社會的安寧，摧殘民族前途的命脈。這並不是無病的呻吟，請看現在每年整千累萬的大中小畢業生，除學得講究表面的享用以增加分利的能力外，對他們自己，對國家社會有了什麼益處？這種專門學了享福本領的畢業生，實不合於中國社會的需要。關於這一點，莊澤宣先生在他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一書裏也說過這樣的幾句話：『從社會情形看，受過教育之後，不特沒有好處並且有害處，據我所知道的，有許多農民在鄉村未受教育之前，還在鄉村耕田，一旦受了教育之後便連田不耕，有些連家也不願意回去了。最近廣東有一個調查，廣東為農產品發達的地方，如米的出產是很豐富，然而現在反而不夠，米食要仰給於南洋，調查之結果廣東的地有百分之九十沒有人耕種的，他們因為生活程度增高，個個都想少做些工，多賺些錢……所以小學在未普及的時候要他

普及，但是普及之後，便連工都沒有人去做，小學畢業生不特不去做工，他的力量小而眼光大，所以做事往往失敗，中國職業既少，乃走進社會亂鑽，總想升官發財，結果做成無數的遊民，所以小學普及之後，不但無益，並且在社會上做出許多壞事。在中國現在這種情形，這種教育只造成一班高等遊民……』我以為小學畢業生是否想做官，雖非所知，但只要小學畢了業便自高聲價，卑視工作，而所學復非所用，要列入社會分利份子的『無數遊民』隊裏去，這是確然無疑的事。豈但小學畢業生如此？現在只要進了中學——尤其是都市像上海的地方——學些什麼，別人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穿漂亮西裝以及衣食住種種享福的本領却十分道地，橫豎他所花費的銅錢是父母担任，不必他們自己操心的！至於大學畢業生所得的大半是存心用來騙人的一個空銜頭，有何切實的研究和心得不必問，而享用一切的消費本領當然比『中』『小』更大！

中國的窮是大家知道的，但是中國現有的教育却是養成善於養尊處優而沒有實際工作和生產能力的惰民——也就是所謂高等遊民。這也不能徒怪莘莘學子，現有的

教育制度不合中國的經濟能力，不合中國的社會需要，根本不對。因此徒然造成許多只能消費而不能生產的高等遊民，由許多的高等遊民再造成更多的高等遊民，遞相製造，若不再想法從根本上改革一下，恐怕要把大中華民國變成了『高等遊民國。』

一九三三年



民權保障同盟

最近宋慶齡蔡元培諸先生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於上月二十九日在本埠華安大廈招待本埠中西各報社記者，記者亦承邀列席，略貢管見。據該同盟宣言所述，目的有三：（一）爲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而奮鬬，並願首先致力於大多數無名與不爲社會注意之獄囚；（二）予國內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並調查監獄狀況，刊布於國內壓迫民權之事實以喚起社會之公意；（三）協助爲結社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諸民權努力之一切而奮鬬。該宣言劈頭就說：『中國民衆以革命的大犧牲所要求之民權至今尙未實現，實爲最可痛心之事，抑制輿論與非法逮捕殺戮之紀載，幾爲報章所習見，甚至靑年男女有時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

不免秘密軍法審判之處分。』據蔡先生談及，孫夫人自謂她所知道的這種青年被非法拘禁，身陷黑暗境域，而爲世所不聞不問者，卽不在少數。孫夫人致詞中對於『非法拘禁與中世紀遺跡——秘密軍法審判之存在，』（孫夫人語）尤有痛心疾首的表示。

我們對於諸先生的意旨和熱誠，敬表示無限的欽佩，惟在目前的實況之下，民權是否僅靠文電之籲請力爭所能保障，實屬疑問，該同盟宣言裏亦曾提及『我輩深知對此種狀態欲爲有效與充分之改革，惟有努力改造產生此種狀態之環境，』諸先生也許亦有見及此，不過未便明言罷了。也許以宋蔡諸先生身負黨國重望，益以精誠熱血，力爭正義，爲暴戾恣睢者所未敢橫加摧殘，收效或非平常民衆團體所可同日而語。我們當然希望該同盟之積極進行，並願竭其綿力所及，實踐孫夫人所謂『對於共同之使命應有聯合之戰線與忠實之合作。』

我們從歷史上看來，便知民權之獲得保障，決不是出於統治者的恩賜，乃至由民衆努力奮鬭爭取得來的。不過依統治者的程度之高下，這種努力奮鬭爭取亦可有兩種途

徑之分別。一種是用比較和平的方法，一種則為流血革命。前者為比較開明的統治者所能容納，後者則為冥頑不靈者所終必自招，所謂自掘墳墓者是。且就歷史上的事實看，總是到前法用到山窮水盡，無路可走時，第二法不待敦請而自己要應着環境的需要而強作不速之客。孫蔡諸先生所發起的這個『民權保障同盟』當然是屬於第一法，為中國計，我們當然希望該同盟的成功——希望之能否成為事實，那要看對象如何了。

二十二，一，七。

新聞記者

剛在上段論到一位因職務關係而送掉一條性命的新聞記者，（劉君平日爲人如何，我這個腦袋暫得保全的記者雖不深悉，但他此次喪身，既爲『副刊』文字遭殃，無論有無其他陷害的內幕，他總可算是因職務而犧牲了。）連想到關於新聞記者方面，還有一些意思可提出來談談。

前幾天報上載着一個電訊，據說『波斯京城古希士報總主筆日前以波斯王將其侍衛大臣某免職，特致電於波斯王，稱賀其處置之得宜，滿擬得王之嘉許，不意波王得電後，大爲震怒，以一區區報館主筆竟敢與一國君主談論國事，遂罰彼爲宮前清道夫云。』以報館總主筆罰充宮前清道夫，這位『波王』也許是善於提倡『幽默』的一位人物。

雖則那位『總主筆』『滿擬得王之嘉許，』一肚子懷着不高明的念頭，辱不足恤，但是『以一區區報館主筆竟敢與一國君主談論國事』一句話，却頗足以代表一般所謂統治者的心理。他們以為只須新聞記者能受操縱，能馴伏如綿羊，便可水波不興，清風徐來，多麼舒服，其實新聞紙上的議論，不過是社會心理的一種反映，牠的力量就在乎能代表當前大衆的意志和要求。社會何以有如此這般的心理？大衆何以有如此這般的意志和要求？這後面的原因如不尋覓出來，作根本的解決，儘管把全國的言論都變成千篇一律的應聲蟲，『水波不興』的下面必將有狂瀾怒濤奔臨，『清風徐來』的後面必將有暴風疾雨到來！

固然，各種事業有光明的方面，往往難免也有黑暗的方面，如上面所引的『滿擬得王之嘉許』的那位總主筆，便是咎由自取。不過報紙的權威並非出於主筆自身的魔術，乃全在能代表大衆的意志和要求，脫離大衆立場而圖私利的報紙，即等於自殺報紙所以能得到權威的唯一生命，那便不打而自倒了。

二十二，二，四。

三層奴隸

據北平電訊所述，『溥儀在長春為三。層。奴。隸，百事須秉承鄭孝胥，鄭秉承駒井，駒井聽命關東軍』，奴隸的生活算是很可憐的，但奴隸之下的奴隸做到三層，在奴隸中的程度可算是超等的了。此處所謂超等，也就是所受的壓迫有了超等的資格。這裏面的關係並非像直線的那樣簡單，由關東軍壓迫駒井，由駒井轉而壓迫鄭孝胥，由鄭孝胥再轉而壓迫溥儀，這似乎是一條直線的壓迫統系，但在溥儀受了鄭孝胥的壓迫之外，同時也不能就可免受駒井和關東軍的壓迫，這便構成重重的壓迫，最。低。層。的。奴。隸。所。受。的。壓。迫。當。然。是。最。繁。重。的，同一電訊裏說起溥儀『每。於。無。人。時。輒。自。墮。淚。』這個可憐蟲連『墮淚』都得不到自由了，其苦楚可以想見。

大家聽見溥儀做了三層奴隸，以為是很可憐了，其實無論在那個殖民地裏，凡屬外受帝國主義摧殘，內受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等等壓迫的人民，究竟做了第幾層的奴隸，倒也是一個很可研究的問題。就壓迫的力量而論，帝國主義者當然是首屈一指，要推牠坐第一把交椅，因為牠不但能用飛機大砲直接置殖民地的民衆於死地，同時還能叱咤風雲似的，頤指氣使着殖民地的軍閥官僚們鎮壓殖民地的民衆，動輒可以把他們捉將官裏去，帶上極重的脚鐐，寃沉海底，哭訴無門。像某處有抗日會的青年學生，據某君最近的調查，飽享這樣優遇的就不在少數。第二把交椅當然捨軍閥官僚們莫屬，尤其是對外不抵抗對內最善抵抗的軍閥大人們，他們最顯著的本領是隨時可以任意奉送衞生丸一枚，幹了就算了，誰能動他們的毫末？第三等座位不得不讓上仰軍閥官僚的鼻息，下吮勞苦大衆的膏血的土豪劣紳等等老爺先生們了。所以在這種殖民地裏最下層的最大多數的民衆，實際上也就做了不折不扣十足道地的三層奴隸。做到了三層奴隸，如只知道『每於無人時輒自墮淚，』那是註定了只有終身在奴隸圈裏苟延殘喘，永無重見天日

的時候！因爲奴隸的解放，決不是「墮淚」的一類行爲所能有絲毫希望的。

二十二，三十一。

滑稽劇中的慘痛教訓

做現代的中國人至少有一種特殊的權利，那就是睜着眼飽看以國事爲兒戲的一幕過了又一幕的滑稽劇！尋常的滑稽劇令人笑，令人看了覺得發鬆，這類滑稽劇却另有妙用，令人看了欲哭無淚，令人慘痛！最近又有奉送熱河的一幕滑稽劇剛在很熱鬧的演着。何以說是『滑稽』呢？

打算不抵抗而逃，這原也是一件雖不光明正大而總算是這麼一回事，但心裏早就準備三十六着的第一着，而嘴裏却說得棚棚硬，別的要人們的通電演說談話等等裏的激昂慷慨其甜如蜜的好文章姑不盡提，也沒有工夫盡提，就是這次逃得最快，逃得最有聲色的老湯，他除偕同×××張作相等二十七將領通電全國，說什麼『時至。今。日，我實。

忍無可忍，惟有武力自衛，捨身奮鬥，以爲救國圖存之計，××等待罪行間，久具決心……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厲。』（所以值得加密圈，因爲講得實在不錯也！）並堂而皇之的特發告所屬將士書，有『吾儕守土有責，敵如來犯，決與一拚，進則有賞，退則有罰，望我將士爲民族爭光榮，爲熱軍增聲譽』等語；後來又親對美聯社記者伊金士說：『非至中國人死盡，必不容日人得熱河。』他臨逃時還接見某外記者，正談話間，老湯忽托詞更衣，一去不返！

逃就逃，說的話算狗屁，也滑稽不到那裏去，他却逃得十分有聲有色，竟把原要用來運輸供給翁照垣將軍所率礮隊的糧食與礮彈用的汽車二百四十輛，及後援會的汽車十餘輛扣留，席捲所住行宮裏的寶物財產，帶着豔妾，由衛隊二千餘人，蜂擁出城，浩浩蕩蕩的大隊逃去！途中老百姓扶老攜幼，哭聲遍地，有要攀援上車的，都被車上兵士用皮鞭猛打下來！

軍用的運輸汽車既被扣留着大運其寶物財產，於是只得僱人力車參加征戰，聽說

翁將軍在前方迭電催請速運彈藥，平方當局不得已，乃以代價僱大批人力車運往古北口，許多人力車前進雖不無浩浩蕩蕩之概，但和「速運」却是背道而馳的了！敵人以飛機大礮來，我們以人力車往，不是愈益顯出了我國的軍事當局對於軍實有了充分的準備嗎？

以號稱十五萬國軍守熱河，日兵一百二十八名長驅直入承德，甚至不夠分配接收各官署機關，這也不得不算是一個新紀錄！

這種種滑稽現象，說來痛心，原無滑稽之可言。身居軍政部長的何應欽氏五日到津，謂「熱戰使人莫名其妙，」他都「莫名其妙，」無怪我們老百姓更「莫名其妙」了。此幕滑稽劇開演後，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氏發表談話，謂最大原因爲器械窳劣，訓練不良，準備毫無。我們也有同感，所不知者，「準備毫無，」應由誰負責罷了。

我們在這滑稽劇中所得的慘痛教訓，即愈益深刻的感到只有能代表民衆的武力纔眞能抗敵，把國事交給軍閥和他們的附屬品幹，無論你存何希望，終是給你一個幻滅

的結果。『置之死地而後生；』現在中國在『死地』上者決輪不到軍閥和他們的附屬品，像老湯的『寶物財產，』從前已喧傳有一大批運到天津租界，（當時有的報上說他此舉正是表示抗敵決心）此次還有二百餘輛汽車的『寶物財產』可運，至少又有半打豔妾（參看生活八卷十期杜重遠先生的前線通訊）供其左擁右抱，這在他不但是決無自置『死地』之理，簡直是倘待享盡人間幸福的人物——至少在他是算爲幸福——只配挨『皮鞭猛打』的老百姓，和這類軍閥乃至他們的附屬品，有何關係？他們的最大目的就只爲他們的地盤，私利，（老湯從前一面對國內宣言盡職守土，一面對日方表示抑制義軍，本也爲的是自己地盤，等到地盤無法再保，便逃之夭夭，）什麽國難不國難，關他們鳥事！

無論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勢力，都不過在加緊的自掘墳墓，被他們『置之死地』的大衆，爲客觀的條件所逼迫，必要起來和他們算帳的。大衆努力的程度，和他們解放的遲早是成正比例的，中途的挫折和困難，不但不應引起頹廢或悲觀，反應增強努力的勇

氣，增加猛進的速率。

二十二，三，十一。

蕭伯納的幽默

英國文豪蕭伯納氏到上海到北平，使許多歡迎他的人碰着一鼻子的灰，使他們感到很不舒服，有的人便罵他傲慢。他在上海筆會席上所作的幽默演說，就有這幾句話：『此刻演說不必要，因在座諸君均爲著作家，我誠爲班門弄斧。普通人均視作家爲神祕偉大之人物，今諸君皆盡知內容，多言何益？』可見他未嘗自以爲『偉大。』他又說『我在此正如一動物院中之陳列品，諸君已看過，我亦不必多言矣。』可見他的力避煩囂，是怕多做『動物院中之陳列品。』

後來他在秦皇島離了輪船，改乘北寧路所備專車赴平，路過天津，『蕭伯納坐在第四節車中第三號包房，天津北洋工學院南開大學中西女學教職員學生及新聞記者登

車，蜂擁車內，表示歡迎蕭氏之意，不料蕭命茶房將包房上鎖，歡迎人員均乘興而來，敗興而歸。』他到北平後，路透社的專電有這幾句：『政府機關報今晨雖載有大規模之戰事正在發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廣大之篇幅，登載蕭伯納抵北平事，聞此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痛苦性。』熱烈歡迎似乎是出於一番好意，但不但享以閉門羹，外國記者甚至藉此測驗『華人傳統的不感覺痛苦性！』霉頭可謂觸到道地十足了！老蕭到北平後對中外記者談話，說：『中國人對外國人最客氣，對自己反不好，且相打！自己能團結，方有希望。』這也是可供我們自省的話。

我國對於外國的名人，向來有視為萬能的觀念，喜歡對他們做出過分的歡迎，無所不問的請教，從前杜威羅素克伯屈到中國來的時候，都忙得不少人屁滾尿流！相當的招待，原無不可，但必欲奉為天皇地皇，好像就要下跪叩頭的神氣，不但無補於敬意，反而徒滋竊笑。就他們各人所研究的專門範圍，提出問題向他們討論，固無不可，但必把他們看作無所不知似的，好像一切問題都可請他們代為解決，不但是無可滿足的希望，反而使

人頭痛。嘗克伯屈到中國時，我看見報上登着請他演講和討論的程序，今天大學教育，明天師範教育，後天中學教育……無所不包的請他指敎，未嘗不失笑，杜威羅素克伯屈等比較的滑頭些，也許心裏覺得好笑，而嘴裏却不願流露出來，但關於這一點所帶去的印象恐怕已經不會怎樣好，此次碰着一位心爽口直的蕭老頭兒，便不客氣的發出不少「妙論」甚至將「包房上鎖」這在老蕭固未免太惡作劇，但我們中國人也許可以得到一個小小的敎訓吧！

二十二，三，十一。

懲湯呼聲中的推究

嘴裏說了許多冠冕堂皇的硬話，雙腿具有溜之大吉的大本領，老實不客氣扣留軍用汽車以搬運私財的湯玉麟，在本月三日實行「逃」的政策之後，四日的路透社北平電訊，就有「當局（指北平）已下令緝捕湯玉麟，如果就逮，必加槍決」的消息。國府亦於八日下令，說老湯「畏葸棄職，貽誤軍機，深堪痛恨，着即先行褫職，交行政院監察院會同軍事委員會，澈查嚴緝究辦，以肅綱紀。」七日監察院劉莪青等六監委亦曾提出彈劾×湯案。這可算是正式的懲湯呼聲，此外還有不少所謂要人也者，發表過面紅耳赤似的懲湯談話，恕不贅述。

懲湯似乎是一件不成問題的事情，不過我們不要弄錯了，以爲這僅是湯個人的罪

孽，其實他不過是一般軍閥們的『代表，』他所演的各幕活劇，都是一般軍閥們的『代表作，』而且誰做了他的模範，誰容許他放手幹去，這都成了問題。倘若『換湯不換藥，』這一碗奇臭不可嚮邇的『湯』就算是去了，只要仍是軍閥們做政治的中心，這種奇臭不可嚮邇的『湯』仍要東一碗西一碗請中國的大國民嘗個痛快！

熱河之失，固然是『深堪痛恨，』但瀋陽之失，錦州之失是什麼？老湯搬運私財固是踉蹌已極，但中國的軍閥們誰不是積滿了私財？老湯的『逃』固然是太不高明，但身負軍事重責，一向安居後方逍遙的，試問有多少，不過逃的形式不同罷了。老湯用鴉片毒害熱河，大發其財，誠屬重要罪狀，但是軍閥們不幹鴉片害人的生意而從中發財的有誰？誠然，『割鬚毀容，化裝難民，』在日暮途窮中的老湯固把滑稽劇演得淋漓盡致，但這也不過軍閥末路的暴露而已。可是如果一定要袖手旁觀地恭候軍閥們自己一個一個蹺方步的暴露出來，恐怕這個已經有名無實的『中華民國』就受不了！

二十二，三，十八。

大刀嚇敵聲中的空軍幻影

據報載三月二十五日中國航空協會上海市徵求隊假座青年會作第二次關於徵求成績的報告，由總隊長吳鐵城氏主席，吳市長致詞畢，在相繼報告的各隊長裏面，有總工會代表李永祥君報告購買『滬工號』飛機募捐成績，本旬爲五千圓，並提及工人對我國空軍不對外而對內的懷疑。主席吳市長卽答覆：『今後我國決不至再發生內戰，國難日深一日，倘有人甘冒不韙，其覆亡必可立待』云云，工人乃至其他的勞苦民衆，自願出其胼手胝足血汗之資，盡他們協助國防的誠意，同時却不免於『齎寇兵而資盜糧』的顧慮，推此心理，一般民衆簡直有雖欲努力而無從的苦況，這是他們的『杞憂』呢？還是實際的已往和當前的事實造成他們的判斷？

講到已往，所謂『擴大會議』在北平舉行的時候，和他們作戰的就有飛機在天空紛紛示威，使得這班大人先生們不敢再在懷仁堂開會，只得躲在地窖裏去。此外如去年廣東兩陳之戰，也有飛機出來造成擊沉本國軍艦的偉績。去年山東和四川的內戰，也都有飛機參戰，這都是『對內』的，飛機都有牠的戰鬪力，都顯過牠的神通。一講到『對外』在十九路軍淞滬抗日之戰，就只有一個美國人在空中與日本飛機抗戰而送了一條命，弄得我們追悼慰唁，鬧做一團，至於我們自己的飛機參戰，只有民衆的夢想中偶而有之！

最近宋哲元氏所領導的二十九軍在喜峯口血戰，只聽見大刀嚇得敵人膽寒，聽說已活活的砍死了三千人，但我們的空軍就一絲影兒不見！說沒有嗎？何以在『對內』的時候就會無中生有？說有嗎？何以一遇『對外，』便只有敵人的飛機在天空橫行無忌呢？

在三月十四日，我們在申報上看到一個很令人興奮的南京專電，大標題是『空軍昨晨出動。』小標題是『尚有多架，今晨繼續出發。』該專電的內容如下：

『軍政部航空署空軍隊十三晨九時，在首都大校場演習駕駛，共有飛機口口架，係由口口駛京者，九時

三十五分，各機開始起飛，由大校場首先飛出者口口架，凌空過京自口口翱翔而去，繼又有口口架陸續出發，相繼旋繞，向口聞十四上午尚有多架繼續飛行。」

我們看了這個專電，以為中國『對外』居然有此破天荒的『出動』，不禁歡欣鼓舞，距躍三百，但至今僅僅『專電』而已，始終不見下文！靠以殺敵的還只是大刀隊的肉搏！上面那個專電裏用了許多口的記號，這是軍機未便洩漏，我們這樣的『阿斗』也還懂得，不過如果『翱翔而去』的是眞在和敵拚命，那末報上不應滿紙只有大刀殺敵的消息，把飛機臨陣不脫逃的成績一概抹煞，於是有人疑心申報在說謊，有人說『翱翔而去』者是志在逃難也！

但且慢灰心，到了三月二十日，我們又在有人疑牠說謊的申報上看到一個好消息，也是由南京來的專電，標題是『空軍請纓北上』，內容如下：

『航空界憤日機在長城各處肆意轟炸，聞已聯呈當局，請准空軍北上援助殺敵。』

何以在十三晨已『翱翔而去，』『相繼旋繞，』而且在『十四日尚有多架繼續飛

行，』到了二十日，還有請纓的必要，卽此『請纓』截止記者執筆草此文時，又已過了足足七天，也還不見下文，所聽到的仍只有『大刀隊』云云，大概還仍在努力『請纓』之中吧！凡此種種麻煩，不能怪別的，就只得怪是『對外，』因爲這種種都是在『對內』時所瞻仰不到的。

但我們應該感謝吳市長的安慰，因爲他不是很堅決地擔保『今後我國決不至再發生內戰』嗎？軍閥互爭地盤的無意義的內戰，當然是我們老百姓所不贊成的，所以我們很希望吳市長的話有可靠的根據。但他所根據的唯一理由是『國難日深一日，』我們似記得去年山東韓劉的內戰，恰在『九一八』國難紀念日爆發，去年廣東和四川的內戰，也都是在『國難日深一日』的情況中，這在事實上又如何解釋呢？

二十二，四，一。

不肯妥協的精神

記者近在編譯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看到列寧對於黨內信仰搖動的分子之堅決的不肯遷就不肯妥協的精神，受着很深的感動。先是社會民主黨分裂而爲兩派，一爲蒲列哈諾夫所領導的孟希維克派，一爲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希維克派。高爾基很想設法把這兩派團結起來，使黨的力量不致分散，而得着更大的力量；極力主張列寧和孟希維克派的麥托夫等開一會議，商量辦法，列寧竟堅決的拒絕，甚至於說他寧願分屍四段，不願和這班人妥協。雖麥托夫譏笑他，說在俄國只有兩個布爾希維克黨人，一是柯爾郎推，一是列寧自己，但他只付之一笑，絲毫不爲之遊移。後來在布爾希維克黨的自身，又有博達諾夫等一派人又以意見不合，分裂爲『前進派，』高爾基又積極設法使他們重新結合，

和孟希維克看準了，列寧看準了是事實上後來一番！責備他被都基爾高連，拒絕嚴詞列寧被又

又被列寧嚴詞拒絕，連高爾基都被他責備一番！後來事實上是列寧看準了，孟希維克和前進派一班人都在理論上立不住，漸漸地退到暗淡無光的角落裏去了。

理論澈底，策略準確，然後以排除萬難堅定不移的勇氣和精神向前幹去，必有成功的一日；卽最初同志儘少，這種堅如金硬如鐵的同志，一個可抵十個百個，內在的力量是異常偉大的。這是我所得到的最深刻的感想。糊裏糊塗地幹着，像『垃圾馬車』一樣地兼收並蓄，卽一時好像轟轟烈烈，終必以虛僞的或盲目的信仰，被投機分子的盡量利用，徒然成爲以主義（？）爲幌子，以私利爲中心的一團烏合之衆！

但是堅定不移的態度，必須出於理論上的澈底看清，策略上的澈底看準，然後纔能在驚風駭浪中，拿定着舵，雖千轉百折，仍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纔終有達到彼岸的時候。否則自己糊塗，還要强人也糊塗，這便是剛愎自用，結果反足以僨事，此卽所謂差以毫厘，謬以千里了。

二十二，四，八。

廢話

『最愛說廢話的，要數一般要人……天天充滿報紙的，大都是他們的廢話——談話，演講，通電，宣言，等等——他們的目的，無非爲出風頭，表白自己，敷衍人民，攻訐仇敵，或其他私圖。所說出的話儘管表面漂亮——多數是笨的——然而全非由衷之言，令人一見而知其是空虛的，所以不但不能動人，反而使人肉麻。』這是董時進先生最近在獨立評論上中國的廢話階級一文裏說的幾句話。辦日報的朋友們最苦痛的大概莫過於天天要把這類『全非由衷』『使人肉麻』的廢話，恭而敬之的記着登載出來，替他們做欺騙民衆的工具。

『對日抵抗決心，始終一貫，』『抗日大計已早經決定，』這已成爲要人們的口頭

禪了，這一種好像嘔出心血說的話；在充滿了苦衷的要人們總常怪『阿斗』們不知體諒，殊不知這個癥結所在實際不是『阿斗』們的過於愚蠢，却在今天放棄一地，明天又放棄一地的事實擺在面前，勝敗原是兵家常事，本不能即作為是非的標準，也不能作為決心是否始終一貫和大計是否早經決定的測量器，不過在『準備反攻』和『防務鞏固』等等話頭鬧得震天價響的當兒，事實上的表現却是『新陣地』源源而來，（所謂『新陣地』者，即每放棄一地之後，退到後面一地的好名稱，）非『安全退出』便是打什麼『退兵戰』！（這些都是最近報上戰訊專電中新出現的新戰術名詞。）所謂『決心』所謂『大計，』非廢話又是什麼呢？話的廢不廢，最好的證明是拿事實來做證據。我們只須把報上所遇見的要人們的話和事實比較一下；便知道廢話之多得可觀！

說廢話的人也許沾沾自喜，以為得計，其實廢話和空頭支票是難兄難弟；空頭支票所能發生的結果是信用破產，廢話所能發生的結果也並不能達到說話人所希望的目的——欺騙得過——唯一的結果也只是信用破產。俗語所謂『心勞日拙，』實可用以

奉贈最愛說廢話的要人先生們。

二十二，四，二十九。

擇吉安置遺教

本月八日中央社南京電訊有這麼一段：

『戴傳賢邀粵中大在京之師生七十餘人，合抄總理遺教，盛以銅盒，外鑲石匣，於陵墓左近築塔寶藏，以垂永久，七日晨八時，行奠基禮，林森戴傳賢及粵中大師生均往參加，及石匣由塔頂以繩下繫時，中途繩斷匣碎，惟銅盒倘存，戴決再製石匣擇吉安置。』

我們從報上知道戴院長家裏有『誦經堂』，又常跑到寶華山的和尚寺裏去念經，參加做道場，他對於念經的興味，大概比處理考試院工作的興味更濃厚，尤妙的是一到國難緊急的時候，他的辦法是趕緊加工念經，以消除國難；一聞有內戰風雲將起時，他的辦法也是趕緊加工念經，祈禱和平！這些事實，報上都曾有過專電報告，大概因爲他的念

經和國家的存亡安危有了太密切的關係。

他現在築塔寶藏中山先生的遺敎，顯然是用尊崇佛經的同類方法，尤其難得的是領導了『粤中大之師生七十餘人合抄』想來必用正楷的，在此國難日深時間特別可貴的當兒，用在這樣急不容緩的重要工作上面，當然不能算是耗費，所可惜的是不知道『師生七十餘人』能否都寫得出像戴院長那樣好的一手蘇字罷了。

中山先生臨死時還不忘於『奮鬬救中國』，他在天之靈而有知，看見有人『奮鬬』着『抄』他的遺敎，『奮鬬』着『築塔寶藏』起來，又『奮鬬』着『擇吉安置』起來，而中國的文化古物却須大遊歷着，卽遊到帕米爾高原的老家去還怕不能終無危險，應能合笑九京吧！

有人提倡念經可救國難，可免內亂，將來也許有人要把中山先生的遺敎當經念着，或更用來大做其道場，那中國就更有希望了！

二十二，五，十三。

爭辯的焦點

關心我國軍隊抗敵實況而又非置身前線無從獲得直接消息的人們，大概都特別注意於看報，但在看報裏面就往往感到煩悶，因為常要從報上的言外作演繹的工夫，很難獲得正面的明確的眞相。例如報上從未見過某地陷落的消息，忽然發現某地『克復』的新聞，這纔告訴你先前祕而不宣的怎麽一囘事；例如公然說某某擁護中央，實際此公却正在有些不大妙；又例如『扼守新陣地』是等於放棄原守的區域，『安然退出』是等於不戰而逃等等。此外還時時聽到所謂『要人』們的闢謠，在表面上看來，闢謠本是要闢去謠言，但往往在『要人』們闢謠的談話內容裏，也可以間接演繹出『言出有因』的相反的事實來。

不久以前，敵軍退出灤東，報上便紛紛載着這裏某某『克復』了某地，那裏又有某某『克復』了某地的消息，好像一天到晚鬧着的無非凱旋！最近敵軍又大不客氣的捲土重來，我軍又由『凱旋』而節節『安全退出，』以便『扼守新陣地，』（雖聽說有極少數的『孤軍』拚死過，）尤其可以注意的，是西報上載日華當局兩方所傳出的消息，有個很大的爭辯的焦點，那就是日方宣言華軍是經他們由灤東趕走出來的，而華方却力辯是自己退走出來的；好像雖然同一『走』也，『退』着『走』比『趕』着『走』便光榮了不知多少！

依我們看來，趕走還含有與敵抵抗的意味，退走便和不抗而逃的情形差不多，護衞國土的軍隊如以不抵抗而安然退出為金科玉律，那當然要以越逃得快使敵人趕無可趕為無上尊榮，否則這種爭辯的焦點，徒然暴露現在甚囂塵上的抵抗聲中的真相而已。

最近有讀者某君自前綫寄給記者一封信，報告『經過了蹂躪而實在並沒有作戰的一帶區域的情形，』很沉痛的說：『對於日本的侵略，不抵抗與抵抗似乎已經是過去

了的問題了。不抵抗的逍遙去了，抵抗的還沒有長成，於是有如此的局面——不死不活莫名其妙的局面。』其實軍閥原只能在國內『侵佔防地，』要靠他們抗禦外敵本是一件『莫明其妙的事情；』國難眞要救的話，非另尋出路不可。

二十二，五，二十。

呻吟的哀音

自抗日戰事發生『不妥協』『不屈服』而只有『諒解』以後，中國輿論界的消沉，可謂『出乎意表之外，』其實也在乎『意表』之中。申報的自由談在不久以前，頗有憤然實行其『自由』權之概，但在五月二十五日却放出呻吟的哀音，發表一則小小的啓事，『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區區苦衷伏乞矜鑒，』理由據說『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全國言論界如都抱這樣的態度，抗日戰爭中的『諒解』問題，當然是可以一帆風順，一直『諒解』下去了！

說到這裏，令我陡然想起某君說過這樣一段的故事：

『今晨從窗口看見我的一位鄰人在鞭責一個年幼的婢女，當那小女孩因痛而大

聲號哭時，嚴厲的主婦却來了一句：「不准哭！」我替那孩子設想，固然她是無法忘記所受的屈辱和肉體上的痛苦的……果然她到底又哭出來了！可是隨了哭聲而來的又是一句：「不准哭！」的怒吼和鞭撻！』

你覺得這是一幅太慘酷的圖畫嗎？在覆巢下的中國民衆現今所處的境遇，和這個『小女孩』不知有何不同？如說有的話，大概是除了家裏的『主婦』之外，還加上一個發令指使的鄰家『主婦』在裏面作祟。

果然『天下有道，』豈但『「庶人」相應「不議？」』還應歌功頌德纔夠味兒。這樣說來，這個『不准哭』的『小女孩，』還算在幸運上高人一等的了！

二十二，六，十。

統治者的笨拙

十九世紀末葉的俄國，在青年裏所潛伏着的革命種子已有隨處爆發的緊張形勢，而當時統治者的橫暴殘酷，也處處推促革命狂潮的奔臨。

『……到了十九世紀的末了，形勢一天一天的愈益緊張了。一八九七年，有一個大學女生名叫瑪利亞，（Maria Vetrova）被拘囚於彼得保羅砲台，在該處她在神祕的情況中自殺。當道對於她的死，嚴守了十六天的祕密，然後纔通知她的家屬，說她將火油倒在自己身上，把她自己燒死。大家都疑心這個女生的死是由於强姦和强暴而送命的，這件事變更爲學生界憤怒的導火線……』（見革命文豪高爾基第十八章革命的前夕，）俄國革命便由統治者在這樣壓迫青年自掘墳墓中醞釀起來。

其實這種慘酷的現象，不僅當時的俄國爲然，世界上黑暗的國家，統治者對於革命的男女青年的摧殘蹂躪，也一樣的慘酷，不但慘酷而已，而且還要用極卑鄙惡劣的手段，造作種種蜚語，橫加侮辱，以自掩飾其罪惡。這種手段當然是極端笨拙愚蠢的，因爲略明事理及知道事實的人決不會受其欺騙；在統治者自身，徒然暴露其心慌意亂，倒行逆施，增加大衆的憤怒和痛恨能了。

二十二，七，八。

一九三四年

大規模的貧民窟

倫敦不能不算是世界上一個大規模的城市，面積近七百方英里之廣，人口在七百五十萬人左右：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都集中在倫敦。在這樣大規模集中的情況之下，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形色色，這種社會的內在的矛盾之尖銳化，都可以很明顯地從中看出來。在這樣大規模的繁華的城市裏，同時，却也有了大規模的貧民窟，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種矛盾的現象。

英國各大城市，都各有其貧民窟（Slum），而以東倫敦的規模爲最大。西倫敦（他們叫做“West End”）是最繁華闊綽的地方。最奢華的店鋪，皇族貴人的宮邸，布爾喬亞享樂的俱樂部，博物院，戲院，官署，公園，國會，西寃寺，以及最豪華的住宅區，都在這裏。所

以在倫敦有人叫你從開地址的時候，如你所開的地址是在"West End"，他們便認你這個人多少是過得去的。南倫敦和北倫敦的屬於工人住宅區的地方，也有貧民窟，但都不及東倫敦的規模宏大！

倫敦分為二十八區 (borough)，各區裏面都有多少貧民窟點綴着，就是在所謂『皇家區』("Royal Borough") 裏面，也不免，不過在繁華富麗的地方看不大出。自倫敦中央起，迤東一帶各區，都可以看見幾於『清一色』的貧民窟生活，也是世界上任何城市裏勞動階級最集中的一個區域。記者曾費了一天的工夫去觀光。電車一開進了這個區域，就看見西倫敦所沒有的舊式燒煤的汽車在街上跑來跑去，上面有煙囪，噴出許多黑煙在街道上繞着，電車上的乘客也不同了，都穿着破舊的不整齊的衣服，顧不到什麼『君子人』的排場了；滿街旁的襤褸垢面的孩子，東奔西竄着。貧民窟的住宅，大都是建築於百年前的老屋，地板破爛，牆壁潮濕，破窗裂戶的空隙常有冷風繼續不斷的傳送進來；一所屋裏每住着幾十家，一個小小的房間裏堆滿着許多人；英國是科學發達的

國家，電燈應該是很普遍的了；但在這一帶窮人的住宅裏，還是用着油燈或點着蠟燭；如所住的是地室，(basment)那就終年在黃昏中過日子！

據英國勞工調查所（"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這是由勞工團體組織的研究機關，不是政府設立的）所調查的結果，在倫敦全家擁擠在這種地室裏（住在貧民住宅的地上和樓上的還不在內）過暗無天日生活的工人，至少在十萬人以上，據他們最近所調查的情形，『在倫敦貧民窟的地室，裏面既黑暗而又潮濕，糊在牆上的紙都潮濕着下墜飄搖着；老鼠和虱子非常的多；住在裏面的人很少和疾病不發生關係的。』

因為擁擠的緣故，常有父母和好幾個成年的子女，甚且加上祖父母，同住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裏面。因為這種屋子裏的蟲虱有各種各色的，既繁且多，每到夏季往往趕着整千的人把他們的牀拖到街上來，希望能夠略得些睡眠，但是遇着了警察，又須被趕到門裏去。

倫敦赫克納（Hackney）一區的醫官烏華雷(Dr. King Warry)調查該區貧民窟的擁擠情形，曾有詳細的報告，試就他所報告的事實隨便舉一個例：他說有個家屬共有六人，都住在一個小小的地室裏，這家屬裏面有十歲和四歲的男孩，十一歲和七歲的女孩，那個母親告訴他說，因為她無法使他們睡開，最大的兩個男女小孩曾經發生過『非禮的行為』("indecent behaviour")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標準夜報("Evening Standard")所載東倫敦貧民窟的情形，裏面說起有個家屬住在地室裏已十九年了；除父母外，有四個女兒年齡自十三歲至二十一歲，兩個男孩，年齡一個六歲一個九歲，都住在一個地室裏，都要常往醫生處看病。

這樣『很少令人和疾病不發生關係的』貧民窟房屋，租錢在工人看來仍然是很貴的，普通每星期常需付到十五先令至二十先令，英國極少數最高工資的工人每星期雖可得到六鎊以上的工資，但普通總在二鎊左右，所以為着房租差不多便用去了一半，

（這是世界大戰以後的情形，在以前平均只用去收入百分之十六至十七爲房租）結果剩下的一些工資不夠顧全家屬的衣食，父母子女往往在半餓狀態中過活。

據各區醫官的統計報告，貧民窟居民的死亡率常比普通的增加一倍至兩倍，嬰孩死亡率更厲害。就是養得大的孩子，也多遺傳着所謂『貧民窟心理』（"Slum mind"）據說他們長大時的行爲都使國家要增加警察和監獄的經費！

記者自去年十月到英國以來，聽他們在內政方面鬧得最起勁，視爲一件大事的，便是消除貧民窟運動，大呼『貧民窟是我們的恥辱。』衞生部大臣楊格爵士(Sir Hilton Young) 定了一個消除貧民窟的五年計劃，據說要在五年內消除二十萬所貧民窟的房屋使一百萬人有新屋住（據各報說貧民窟的房屋遠逾此數，貧民窟的居民亦遠逾此數）而新屋的建造則仍希望以利潤爲前提的私人企業家來辦，並不想到工人租用貧民窟的房屋已嫌其貴，更有何餘力來租用新屋！

其實貧民窟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部分的產物。貧民窟的人民那樣苦楚，

而據統計所示，一九三一年倫敦的土地生意不下一萬二千萬英鎊，教會於一九三〇年在倫敦所收得的屋租就達二十八萬金鎊之多。土地的私有專利，房租的高抬，工人的貧窮，都一概不顧，只想如何如何叫工人從貧民窟裏搬到新屋裏去，便以爲這問題可以解決了，這眞是在飢荒時代勸人吃肉糜的辦法！

二十三，一，三十一。倫敦。

莫斯科的鳥瞰

記者在七月十九日夜裏十一點鐘偕同旅行團自列寧格拉乘火車向莫斯科進發。

我們這一大班人塞在三輛車裏面，因時間已不早，大家上車後，都紛紛往木榻上躺下來，準備睡覺。我向四周略爲張望一番，知道我們所乘的是所謂『硬車。』還有一種比較講究的叫做『軟車。』『硬車』大概等於我們的三等；『軟車』等於我們的頭二等。『軟車』如何『軟』法，此時尚未見到；此時所看到的只是『硬車，』請先說些『硬』的吧。這『硬車』和我們的三等車不同之點是：我們的只有坐位晚上不能躺下來睡；他們却每人有個木榻，木榻上並有毛毯，棉墊，白布單，枕頭等物，在夜裏可以躺下來睡。各木榻的布置是分上下鋪的，車內有牆壁隔開分爲若干節，每節內有六個鋪位。那夜上車後，各人

隨意碰着一個鋪位就往上躺，我那節內六個人，四個美國人，其中有個叫希爾，有個叫博伯，和我特別要好，還有一個是竭誠擁護資本主義的黑博士奈遜。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到莫斯科，我們在六點半就醒了，希爾博伯和奈遜大辯論；前兩位是信仰社會主義的，很替受壓迫的黑人抱不平，把黑人的解放問題和美國的革命問題連在一起研究；後者却是滿意於美國的現制度，反替死硬派的白種人辯護，開脫，同時替黑人表示種種的滿足，大家鬧做一團，博伯年才十八歲，年少氣盛，火氣直往上衝，幾至動手打起來，經我力勸始罷。後來黑博士走開，我勸他們兩位以後不要再對黑博士白費口舌，作無益的辯論。我說辯論眞理或問題，最小限度也有兩個先決條件：（1）有探求眞理的誠意；（2）對所辯論的眞理或問題有相當的基本知識。如今這位黑博士一味固執成見，只管說他的，對於他們兩位所舉的事實，簡直沒有聽，也不願意聽；而且一腦子裝滿了帝國主義麻醉民衆的奴化教育，對於新社會科學的書一本沒有看過，一點都不懂。（這是聽了他的高論而可斷言的）我敢說他對於社會主義的內容固然莫明其妙，即對於資本主義的實質也

何嘗明白？既無所知，又不肯學！這種人正是高爾基所謂『只有墳墓能解決他！』

這個『黑白辯論會』剛結束，大家歡呼莫斯科到了！

老莫斯科——市儈、貴族、地主、和牧師們的莫斯科——過去了；新莫斯科——勞動者城的莫斯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努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心『實驗室』的莫斯科——湧現着出來！

我們一同往暑期大學，各人把東西放在所派的房間裏，（是大房間，十一二人住一個房間）略事休息，午膳後就和大家同乘特備的公共汽車環遊全城三小時，先作一『鳥瞰。』關於較詳的情形，當分別另篇敘述，本文裏只能略述『鳥瞰』所得的大概。

最使我們注目的，是隨處都可看見仍在繼續建造中的道路，仍在繼續建築中的房屋，仍在繼續布置中的公園和草地。

我們的公共汽車所經過的是樹蔭夾道的廣闊平滑的柏油馬路，這在西歐其他各國似乎是不足希罕的。但我們如想到西歐各國的好馬路只見於布爾喬亞所居住來往

的區域，非整千整萬的勞動者所居住來往的貧民窟所能夢見；又想到十月革命後的路政和帝俄時代的天淵之別的大差異；所得的觀感便不同了。在帝俄時代，莫斯科勞動者所薈萃的區域只有狹隘骯髒的爛泥路，行人道當然是沒有；至於城市的中心區域有寥寥幾條號稱時髦的馬路，那只是專備貴族們，地主們，和資本家們所用的，非大多數勞動者所敢問津，所以在當時並不覺得不夠！而且街道多彎曲雜亂，改造艱難，因為要改造更須受有勢力的地主們的竹槓和阻撓。在革命後，這種竹槓和阻撓都一掃而光了，街道依照計劃而開直推廣者不少。據統計所示，一九三一年中新築的馬路達六十五萬餘方米達；一九三二年中新築的馬路在一百萬方米達以上。在建築道路的工人裏面也用『社會主義的競賽，』加速度地替他們自己的首都建築更多的更好的道路。他們希望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終了時，莫斯科的街道都光滑得像鏡子一樣。

其次講房屋。世界上各著名的『文明』（？）首都都免不掉貧民窟的點綴，而這些『窟』內的貧民又大都是勞動者，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莫斯科吧——至少在目前。

這在帝俄時代，也是莫斯科的特色！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莫斯科的貧民窟的破屋，每屋有四五間用破板隔着的狹隘黑暗齷齪潮濕的『斗室』（"Call"）裏面堆塞着貧民三十四萬餘人！每個『斗室』裏塞滿着已娶的和單身的，兒童和成人，未病和已病的，堆塞在一起，有無牀鋪當然顧不到，箱子上地上隨處都睡，把破爛的衣服蒙在身上當被窩。有這『斗室』防塞的在當時的普羅列脫利亞還算是幸運的了，還有無數無家可歸的，便在夜裏鑽到『貧民旅店』裏的地上去佔得一個睡的地位。（這種『貧民旅店』英文稱"doss-house"，大抵費幾個銅板租地上一個躺身的地位宿一夜，這地上當然擁擠着許多貧民，像豬柵狗欄一樣，稱為『旅店』，當然還嫌過於文雅）現在不同了，在許多林立着的工廠附近，你可以看見一座一座的鋼骨水泥新建四五層高的新式住宅——勞動者的住宅——有許多玻璃窗引進充足的陽光和空氣，陽台上排着花草，玻璃窗上掛着窗帷。

此外我們看得最多的是莫斯科的『綠化』這裏增加了一個公園，那邊增加了一

塊草地。在許多馬路上時時可遇到一個三角形或是一個四方形的草地，上面種有花草；排有長椅。有許多是已布置好的，有許多是正在布置中的。要使莫斯科綠化，這也是莫斯科的工人所積極努力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在老莫斯科時代，有的是大衆所無從問津的私家的花園，一般平民所能享到的『公園』只是若干墳地，和死人共享，也許是揩死人的一些油！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的草地便比老莫斯科加了一倍，後來進行更積極，特別組織了一個栽植委員會，計劃於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年的三年間，要使莫斯科增加三千赫脫(hectare，每赫脫約合兩個半英畝)的草地。即再增加一倍，他們要努力把莫斯科做成一個『花園城』。

莫斯科的電車的擁擠，我們是已早聞大名的，但是說來似乎很奇怪！在帝俄時代，電車很少，而却不擁擠；在革命後，電車增加，反而擁擠！（在帝俄時代，莫斯科電車軌不逾二七五公里，電車約八百輛；現在電車軌約有四六〇公里，電車二〇〇〇輛）我們在這第一天就看見電車還不免擁擠的情形，雖則有人說已不及從前擁擠得厲害。在革命前車

少反而不擠，在革命後車多反而擠起來，此中祕密一經說穿了，却也平常，原來在革命前，只有布爾喬亞的區域有電車道的鋪設，以增加他們的便利；在那些擁擠不堪的工人區域，根本就沒有什麼叫做電車。在當時電車上定有一條規則，說衣服不整潔或身有令人厭惡的臭味的人，一經賣票員或其他乘客指出，即須遵命下車，這當然是拒絕當時勞動者乘車的好方法。其實這個妙法用的機會也還不多，因爲當時的勞動者每天只賺四五十個戈比，那有力量每天拿出一二十個戈比來坐電車？他們大概只在放假的日期，偶爾乘乘電車，作爲一種有趣的玩意兒，好像他們的子孫在現在的莫斯科，偶爾試乘飛機，視爲一種偶爾爲之的有趣的玩意兒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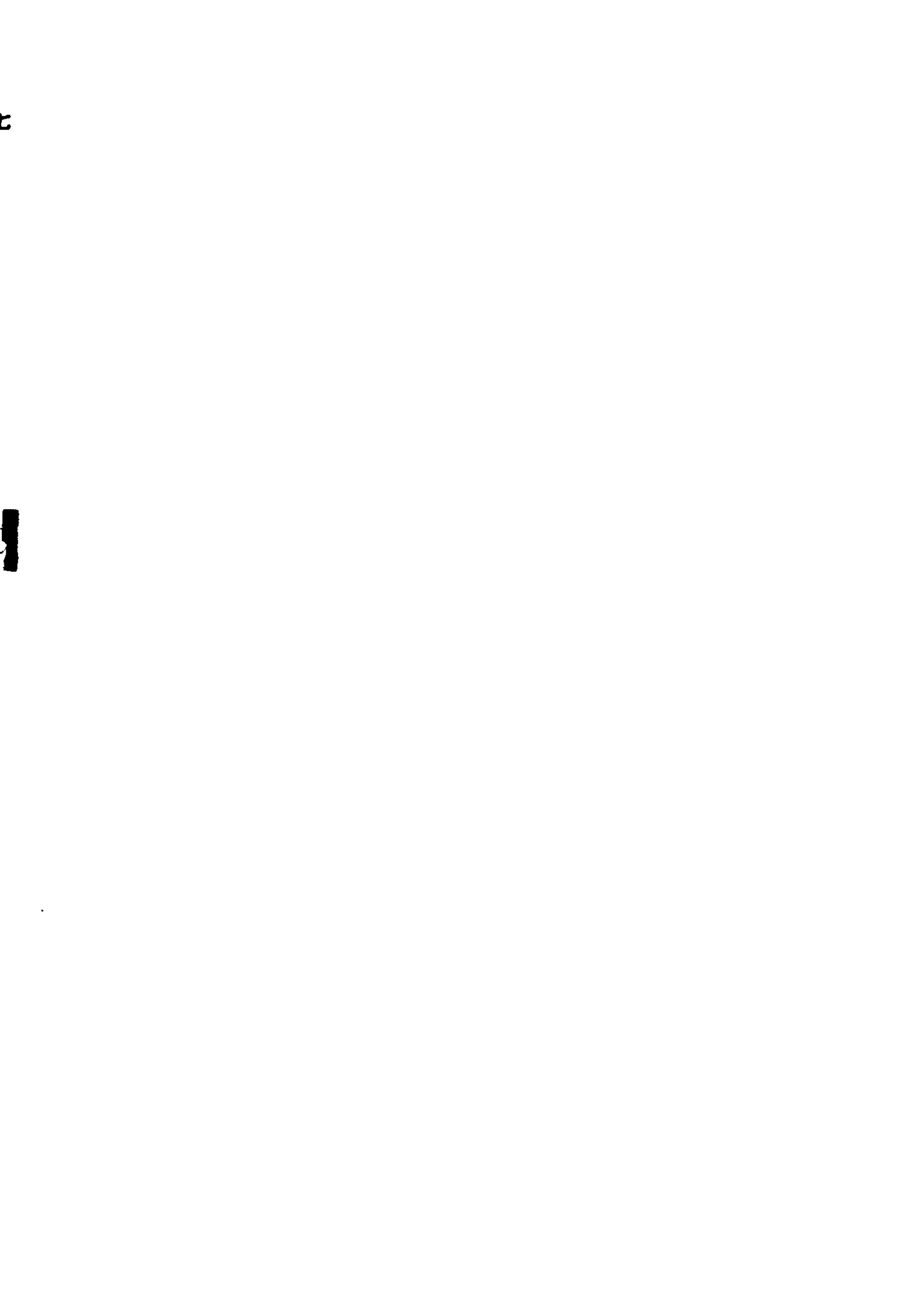
我們的車經過眞理報館前面的時候，看見正從該報館裏出發的四人一排的長隊，有男的，有女的，有二三百人之多，步伐整齊，精神抖擻，邊走邊唱歌，我們詢問招待員，才知道這些都是該報館的工人，於工餘集隊到運動場去的。數百男女工人成羣結隊，邊走邊唱，歌聲和步伐聲相和，我們在這天遇着好幾起，他們那種振作的精神和態度，很引起在

車內的『一羣孩子們』的興趣和注意：在車內忽而聽見這裏有一位男朋友笑着喊道『看！那邊又有一隊來了！』忽而又聽見那裏有一位女朋友笑着喊道：『看！那邊又有一隊來了！』這些隊伍走近我們的時候，我們停車讓他們過去，他們看我們的模樣，知道是來觀光的旅客，都欣欣然笑容可掬地舉手對我們歡呼，我們也爭相舉手歡呼相應。我心裏想，這些在別國都是貧民窟的人物，這裏是別有天地啊！

這天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也引起我們特殊注意的，當然還有紅場，(Red Square)克倫姆林，(Kremlin)和列寧墓等，但此時只從外表看看，所以想等到後來有過較仔細的觀覽後，再作詳細的敍述。

一九三四，十二，二八，下午，倫敦。

一九三五年



我們的燈塔

我們爲什麼要辦大衆生活週刊？

我們提起「大衆生活」這四個字，就不免引起無限的感觸，尤其是想到目前中國的現狀，因爲「大衆」和「生活」簡直是在一天一天地脫離關係！在這種慘酷的現狀下面，徒然長吁短嘆，呼號着「民不聊生」的口頭禪，是沒有用的，我們必得要明白中國大衆所處的實際地位，明白中國大衆一天一天地和生活脫離關係之所由來，障礙物弄清楚之後，才能對着目標，共同努力來死裏求生，尋找出路。致中國大衆死命的最大敵人是什麼，換句話說，剝削中國大衆壓迫中國大衆的最大敵人是什麼？倘把中國大衆看作一個大集體，背上負着千萬鈞壓力的這個大集體上面，有封建殘餘的遺物——軍閥官

僚地主豪紳——有帝國主義卵翼下的買辦和準買辦階層；在這兩大派剝削者上面（這兩大派當然還有混合體的可能，例如有不少軍閥官僚地主豪紳也可加入做買辦或準買辦，）便高蹲着勾結中國的封建殘餘，利用買辦和準買辦階層，以吮吸中國大衆脂膏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往往扶持着一派軍閥以抗別派，使中國常發生內亂，永不能統一；操縱中國經濟命脈，使民族工業不能發達。所以中國大衆的唯一生路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從侵略者的剝削壓迫中解放出來。這是中國大衆的生死問題，也是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重要目標。關於這方面，記者曾在所著的萍踪寄語第三集的弁言裏提出兩點：

『……第一點是這種鬥爭的中心力量在那裏？……中國是世界的一環：中國自己說不到帝國主義，但有帝國主義在中國；因此中華民族解放的鬥爭，決不能倚靠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須在和帝國主義的利益根本不兩立的中國的勤勞大衆的組織。這樣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鬥爭的決心和勇氣，因爲他們

所失的就只不過是一條鎖鍊！

「第二點是帝國主義自身的矛盾日益尖銳化，一方面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壓迫剝削固然要愈益加厲，一方面也是有鬥爭決心和勇氣的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所可利用的機會。當然，這民族如一味的投降，退讓，反而可使帝國主義將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搶奪的贓物，用來維持牠的殘局；反過來，如這民族能積極鬥爭，使帝國主義不得高枕而臥，無法麻醉本國的大衆，由此促進世界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崩潰，不但獲得民族自身的解放，同時也是有功於全人類福利的增進：這是我們對於民族的責任，同時也是對於世界的責任。我們看清了世界的大勢，分清了敵和友，應該要把這兩種責任擔當起來！」（中國在目前因處於黑暗屈辱的環境中，也許有些人失却民族自信力，懷着妄自菲薄的念頭。但據記者在國外的經驗，凡是明白世界大勢站在革命立場的人們，談起中國沒有不承認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一個中堅，中國的奮發向前，可以震動世界，促進世界舊社會的崩潰，加速世界新社會

的到來，對中國懷着很大的熱誠和希望。我拿囘來和國內的消極悲觀者的態度一比，眞覺得相差得那末遠！）

我們因談起民族解放的重要，連帶想到阻擋這個解放鬥爭的帝國主義。但同時不要忘却爲虎作倀的封建殘餘的勢力。所以封建殘餘的鏟除，是我們所要注意的第二目標。中國的封建制度，雖在形式上早已消滅，但是變相的封建殘餘勢力——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却仍在放縱榨取，大膽吸着大衆的膏血！不堪被榨取的農民被他們趕到城市裏去，仍然要遭受資本帝國主義下的買辦和準買辦階層的榨取。所以在這樣的現況下，勞苦大衆無論由農村跑到城市，或由城市跑囘農村，滿地荊棘，都是火坑！眞所謂『走頭無路！』民族資產階層本來可在形成後聯合下層羣衆掃除封建勢力，學法國大革命的前例，走上純粹資本主義的路。但這條老路既因種種關係，不是半殖民的國家所可能；所以帝國主義下的買辦和準買辦階層只有附生在侵略者的餘蔭之下，偷些餘瀝，和封建殘餘勢力竟成『難兄難弟，』同爲帝國主義的工具，和勞苦大衆成着對壘的形勢。於

是勞苦大衆的唯一生路——也可以說是民族解放的唯一可能的途徑——只有鞏固着一條戰線，衝破重圍，用大衆的力量發動民族解放的鬥爭，認淸敵壘和所附屬的全部體系，作自救的英勇奮鬥！

要從民族解放的鬥爭中達到目的，還要注意到個人主義的克服。所謂個人主義，原是市場自由競爭所形成的意識，也是生產工具私有的護符。個人主義以個人爲一切利害的中心，以個人自由爲標榜。至於只有勞力可賣的人們，沒有選擇的餘地，有什麼自由可言？除餓死外，不得不忍受半飢餓的工銀待遇，有什麼自由可言？這都不在個人主義者所高唱的個人自由的範圍！都不值得他們的一顧！在經濟上所謂『放任主義』是避免社會干涉，縱任各人自由競爭，各自掠奪最大的利潤。所以個人主義在資本主義充分發達的社會，發達到極點，同時也就是維護資本主義的堡壘。中國因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資本無發達的可能，也卽是資本主義無發展的可能，所以個人主義也沒有充分發達的可能。因爲個人主義不免要隨處碰壁，所以有些人開着倒車，想返到封建社會的老路

上去極力提倡封建的「道德」，養成「奴性」，以便於控制。他們沒有想到時代的巨輪是向前進的，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在沒落的時代，還想要「萬世無疆」，不是時代所許可的了。在另一方面，個人主義在半殖民地的國家雖不能充分發達，而因資本帝國主義的侵入，個人主義的流毒却已漸漸地蔓延起來了。有些人還夢想追踪歐美的「自由派」，高唱個人自由，其實「高等華人」也許是自由了，和一般大衆有什麼相干？（細想起來，做洋大人應聲虫的「高等華人」究竟有了什麼自由？）民族未解放，個人何從獲得自由？個人不是做集團的鬥士的一員，何從爭自由？個人離開了集團的鬥爭，何從有力量爭自由？以個人的利害做中心，以個人的利潤爲背景，又怎樣能團結大衆，共同奮鬥來爭自由，所以我們要應現代中國的大衆需要，就必須克服個人主義，服膺集團主義。集團獲得了自由，做集團中一員的個人，才能獲得自由。個人沒有力量，集團才有力量。若只在個人的圈裏翻觔斗，想到個人的渺小，無力，怪不得要感到悲觀哪，消極哪。參加集團的活動，以集團爲一切利害的中心，以集團的解放爲前提，便感到鬥爭力量的偉大，便感到被壓迫

的階層對於壓迫階層進攻的前途的光明。所以個人主義的克服，是我們的第三目標。

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封建殘餘的鏟除，個人主義的克服：這三大目標，——在汪洋大海怒濤駭浪中的我們的燈塔，——是當前全中國大衆所要努力的重大使命；我們願竭誠盡力，排除萬難，從文化方面推動這個大運動的前進！

二十四，十一，十六。

我們的三大原則

據日本通訊社所傳播的消息，日本廣田外相曾對中國政府提出「三大原則：」

（一）取締中國的抗日運動；

（二）樹立中國日本和「滿洲國」的合作制度；

（三）實施由中國日本和「滿洲國」共同防共的政策。

這是日本對中國政府提出的「三大原則。」現在我們站在中國民衆的立場，也應該向政府提出我們的三大原則，以答復日本廣田外相的「三大原則，」就是：

（一）堅決收回東北失地；

（二）恢復革命外交；

（三）恢復民衆運動和言論自由。

先講第一個原則：堅決收回東北失地。現在大家紛紛鬧着華北問題，好像有問題的就只是華北，好像華北問題是可以孤立地單獨解決似的，好像只要能把華北問題解決了，什麼都可以通融，什麼問題都可以沒有了。其實我們如肯仔細研究一下，華北所以成爲問題，是因爲中國在自己的國土內劃出了什麼『戰區，』在這戰區裏，中國的軍隊不許去，而『友邦』的軍隊却可以任意佈置；所以有着這二十二縣的偌大區域的『戰區』是因爲有了什麼塘沽協定；（後來還有所謂華北協定，雖內容未明，中國更受加深一層的屈辱是可以想見的）所以有塘沽協定，是因爲中國失去了東北四省，東北四省是華北的屏障，是中國的大門；屏障不保，大門洞開，不但華北的危機永遠不能消滅，即整個中國的前途，亦將永無安全的日子！大家只見着『活見鬼的華北自治運動，』大家只忙着發通電討伐漢奸殷汝耕，（漢奸當然要討伐，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活見鬼的華北自治運動，』的胡鬧，漢奸之敢於肆無忌憚，都是因爲有了中國不能派自己的軍隊去的

『戰區』做憑藉，而這種『戰區』之所由來，所以能存在，却是由於中國未下決心收回東北的失地。北平教育界領袖四十餘人，對華北時局聯名發表宣言，說『我們要求政府用全國的力量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義正辭嚴，我們當然表無限的同情，但是我們要知道失了東北四省已經是破壞了中國『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而且是隨着來的破壞中國『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的根據地，所以收回東北失地是解決迫在眉睫的國難的基本辦法；否則華北問題絕無根本解決的可能，而且在華北問題之後將隨着華中問題華南問題，這是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倘若不想拯救中國的危亡，什麼都不必說，否則必須很明確地主張必須堅決收回東北失地。

我們的第二個原則是恢復革命外交，最誤國的是搖尾乞憐的外交，是自己沒有堅決的立場而只是仰人鼻息看人顏色的外交。帝國主義對於所侵略的國家決不肯因搖尾乞憐而中止，這是很顯然的。革命外交是以民族的解放——爭取民族的自由平等——做堅決的立場，有了這樣的堅決的立場，對於一切外交，必須不違背這個基本原則

的才有商量的餘地。要達到革命外交的目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二是公開外交。中國的眞正朋友決不是帝國主義，外交策略雖可利用帝國主義彼此間的矛盾，但是同時也須看清世界大勢，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結合眞正的朋友，共同奮鬥。至於公開外交的必要，那也是很顯然的。以解放民族爲中堅的革命外交，必須獲得民衆的後盾；要獲得民衆的後盾，必須讓民衆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到底採用了什麼辦法。

我們的第三個原則，是恢復民衆運動和言論自由。中國如果眞有收回東北失地以根本解決國難問題，恢復革命外交以力圖民族解放的決心，那末民衆運動和言論自由，便有恢復的絕對必要。中國要從死裏求生，是整個民族爭生存的問題，必須由整個民族的大衆共同起來奮鬥的，必須用整個民族的大衆力量來作殊死戰的。民族運動受着壓迫，大衆的力量從何運用？言論自由受着壓迫，大衆成了一大羣瞎子聾子，國事雖危迫萬分，他們在報紙上所知道的是平靜無事，或謠傳紛紜，不知所從，大衆的力量又從何起來？

徒然空泛地喊着要『自衛』甚至紛傳要等到華北五省眞被拿去，那才必然要『自衛，』這都搔不着癢處，都是妥協的煙幕彈！我們所以要很明確地提出我們的三大原則，堅決收回東北失地，恢復革命外交，恢復民衆運動和言論自由，這至少是我們大衆在目前所應有的一致的嚴重主張，是全國在目前應督促實現的拯救國難的基本原則。

合於這三大原則的策略和行動，便是眞有爲中國民族爭取生存的誠意的表現，便値得我們大衆的擁護，共同奮鬥；不合於這三大原則的策略和行動，無論怎樣花言巧語，都是欺騙！

中國政府要接受日本的『三大原則』呢？還是要接受中國民衆的三大原則？中國政府如果是要民衆的，那就應該拒絕日本的『三大原則，』接受中國民衆的三大原則！

二十四，十二，七。

學生救亡運動

北平各大學和中學的數千學生，鑒於亡國慘禍的危迫，於本月九日舉行請願和示威遊行，在軍警嚴厲威脅之下，全天在寒風凜冽飢渴交困中冒險進行，雖經水龍衝擊，皮鞭亂打，大刀亂揮，不能阻擋他們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本月十六日北平學生五千餘人又作更英勇壯烈的示威運動，軍警用武力壓迫，手槍亂放，大刀直衝，學生仍然從容鎭靜，受傷被捕的數十人。這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國大衆並不是甘心做奴隸；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恥，並不是出於中國大衆的意思。這是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序幕，這是中國大衆爲民族爭生存不怕任何犧牲的先聲！我們在民族解放鬥爭大旗的下面，滿腔熱誠，萬分悲憤，遙對北方，向參加救亡運動的男女同胞們致最懇摯的革命敬禮！

我們覺得這個運動的最大的意義是：久在高度壓迫下的鬱積苦悶悲痛憤怒的全國大衆對於民族解放的鬥爭情緒，好像久被抑制的火山，在這裏拚裂噴放怒號一下，換句話說，這決不是僅僅北平一個地方，僅僅北平數千的熱血青年對於國事的態度。這個運動實在是足以代表全國大衆對於救亡的堅決的意志，實在是全國大衆對於救亡的堅決的意志之一種強有力的表現。關於這個重要的意義，只要看全國各地學生的洶湧的響應，全國各界的熱烈的同情，便是鐵一般的事實的佐證。參加救亡運動的男女青年同胞們！你們的呼號聲，是全國大衆心坎裏所要大聲疾呼的呼號聲！你們的憤怒的表現，是全國大衆所要表現的憤怒！你們緊挽着臂膊衝過大刀槍刺的英勇行為，是全國大衆所要灑熱血拋頭顱為民族解放犧牲一切的象徵！記者為着民族解放的前途，要對你們這先鋒隊頂禮膜拜，致最誠摯的無上敬禮！

有人估量學生救亡運動的價值，認為學生們喊口號，提要求，文電紛飛，示威激昂，對於民族解放似乎沒有多大實際的效力。其實這種見解是犯着很大的錯誤。民族解放鬥

爭的最後成功是要靠全國大衆的全盤努力，僅把任何一部分的工作抽出來，作孤獨的隔離的估量，那便犯了機械看法的錯誤，在鬥爭裏面，軍事的抗鬥可算是最直接最實際的了，但是民族解放鬥爭的軍事抗鬥要有成效，也必要和大衆連合成爲一條戰線，也不是和大衆脫離着關係而能孤獨成功的。凡是違反大衆的民族意識的政府或軍隊，絕對是終於要走上自殺之路，原因也在這裏。充滿着一腦袋帝國主義野心的『黑衫宰相』好像要立刻吞下去的阿比西尼亞，所以能打到現在還不屈服的原因，也在這裏。民衆運動在民族解放鬥爭中佔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學生救亡運動却在民衆運動中佔着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民衆運動消沈的時候，學生救亡運動是大範圍的民衆運動的酵母，是大範圍的民衆運動的先驅，牠的重要是在全國大衆的全盤努力裏面有着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推動功用。倘若其他方面袖手旁觀，把學生救亡運動這個方面抽出來作孤獨的隔離的估量，這個態度如果是出於無意識的，那是在知識上犯着太幼稚的毛病；如果是出於有意識的，那就心術不堪問萬死有餘辜的了！明白了這一點，凡是確以民族

解放鬥爭爲前提的人們，對於學生救亡運動不應該作無理性的輕視的消極批評，只有共同擎起民族解放鬥爭的大旗以血誠擁護學生救亡運動，推動全國大衆的全盤的努力奮鬥！

有些人在這樣危迫的時候，對於學生救亡運動，似乎還不能領會或不願領會上面所提出的兩個重要意義，却『苦心孤詣』勸學生『安心向學。』做學生的當然希望能夠『安心向學，』我們當然也希望學生能夠『安心向學。』但是今天失一地，明天去一省；今天這裏『自治，』明天那裏『進犯；』『友邦』的軍隊橫行示威，『友邦』的軍用飛機軋軋頭上；漢奸得到實際的保障，愛國青年却受着無理的摧殘！這樣實際的客觀環境怎樣能使青年『安心？』所以這不是贊成或反對『安心向學』的問題，却是要請那些扳起面孔拿這句空話塞責的名流學者大人先生們囘答這個事實上的問題。

上面所談到的三點是就一般的方面研究學生救亡運動。我們對於參加這個運動的青年同胞們也有三點要貢獻：

第一點是對象要看得清楚，我們的對象是全民族解放的積極鬥爭，並不是僅限於枝枝節節的一個局部或一件事情的問題。在北平發動的學生救亡運動提出的最注重的一點是『反對所謂自治運動』這只是就當地實際情形提出的一個具體要求，同時却要注意變相的奉送華北，尤不可忘却整個民族解放的大目標。現在已經有人說『華北問題已告一段落，』甚至有人說這次運動的『目標可以說是已經達到。』別的不說，華北問題是否告一段落？我們就盡量欺騙自己，而我們的『友邦』却很老實地把眞相很坦白地公開宣佈了出來。最近日軍部特派來華的重要軍官喜多就公開宣言擴充華北駐軍，公開宣言他們對於華北『實質較名爲重；』自冀察政務會發表後，日軍部表示『現當注視該項新機關今後對日滿之動向，而於日滿與中國之具體提攜政策、嚴重監視其實行，一方面期待日華親善三原則決定之全部折衝，』甚至說冀察政務會『尚擬設顧問部，顧問則向日本方面聘請。』（這都是煌煌然登在中外各報的公開消息）事實的表現是塘沽被佔領，殷逆汝耕擴大地盤公然截留關鹽稅，公然佈告禁止使用中央

銀行鈔票；『友邦』在津公然建造大規模的軍用飛機場，經中國當局交涉後，反加緊工作。華北問題已告一段落了嗎？別人一步一步地非滅亡我們整個的民族不止，有些人卻拚命縮着頭蒙在鼓裏，歌頌昇平！我們認爲學生救亡運動要看清目標，是整個民族的解放，絕對不受任何欺騙。

第二點：是只有有目標有策略的集團組織才有偉大的持久的力量。學生救亡運動的力量也在集團的一致的努力奮鬥，所以須有全國有系統的鞏固的學生們組織，個人固然沒有力量，一個學校的力量也很薄弱，所以不但一個地方的各校須有聯絡，全國各地各校也須有聯絡，而且同時對於社會其他力量也要發生聯繫。

第三點：是要有排除萬難不怕艱苦的精神。現在環境的艱難，遠非五四時代所能比，種種障礙之易於令人卻步灰心的不可勝數，我們當準備遇着這種種的障礙，無所用其驚奇，無所用其畏縮，步步爲營，設法應付，而不可被這種種障礙所克服。

學生救亡運動萬歲！這是大衆運動的急先鋒，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

再接再厲的學生救亡運動

這次澎湃洶湧，震動中外，由北平發動的再接再厲的學生救亡運動；牠的最近的導火線雖是急迫的華北局面；但是華北的變相的淪亡是緊隨着東北四省的後面，是由於東北四省被佔領而不肯用實力鬥爭所造成的慘像；依四五年來『共赴國難』的事實所顯示，侵略者步步進逼，被侵略者步步退讓，無限制的進逼遇着了無限制的退讓，華北在實際上已成了『東北第二』，全中國即將成爲『華北第二』，所以這次學生救亡運動的對象是全民族的解放，所要搶救的是將亡的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卻是全中國人的中華民國，不僅是學生的中華民國。

學生救亡運動的對象是全民族的解放，但這並不是說只是學生就可以單獨負得

起這全部的使命，所以在學生救亡運動發動以後，最重要的是各方面須澈底明白共同起來救亡的急迫和重要，結成民族解放鬥爭的聯合戰線，由此擴大救亡運動，督促民族解放戰爭的實現。所謂『聯合戰線』，當然不是說人人都隨着學生做同樣的工作，民族解放戰爭根本就是多方面的工作，例如負有軍事之責的，就有發動軍事的力量來收回失地和保衛國土的工作；負有財政之責的，就有通盤籌劃來接濟軍需和後方準備的工作。現在最可駭異而悲痛的是有好些人對於學生救亡運動只作消極的破壞的批評或壓迫，好像救亡只是學生的事情，在他們是可以置身事外，或進一步想盡方法來消滅學生救亡運動，忘却了他們自己也同樣地負有救亡的責任！有人表現着隔岸觀火的態度問道：你看學生運動的前途怎樣？好像這只是關於學生的事情！我們要大聲疾呼奉告全國的人們，學生運動的前途怎樣，便是整個民族的前途怎樣！凡是不願自己和子子孫孫做亡國奴的人們，都應該督促各界組織起來，結成『聯合戰線』和學生運動聯繫起來，分工合作，發動民族解放的戰爭，搶救這個垂危的國家。在學生方面，除鞏固本身組織和

充實本身工作外，同時也要注意和社會上其他力量發生聯繫，極力促成民族鬥爭『聯合戰線』的實現。

有些人一再發揮知識的重要，力勸學生『埋頭』到課堂去。我們以爲求知識不在讀死書，不在『洋八股』，更不在養成『順民』式的教育；在民族這樣危險萬狀的時候，知識須和民族的解放鬥爭聯繫起來，在實際行動和實踐中才有眞知識可以求得，華北當局已一再公然宣言要修改教科書，這便是實施奴隸教育，養成奴才。這種現象將隨着侵略者的魔手而普及各地方。我們不知道不顧現實而滿口唱着『埋頭讀書』高調的先生們對於這種事實將何以自解？所以爲避免奴隸教育的慘禍而求得眞可『安心讀書』的環境起見，正需要發動救亡運動，不能『埋頭』不顧一切。

還有些人想出消滅學生救亡運動的妙法，那便是甚囂塵上的提前放假使學生『埋頭分散』，讓有些人更可安然地『埋頭賣國！』我們以爲在國家這樣危險的時候，青年更要聚攏來加倍努力工作，不但不應該提前放假，而且要取消放假。無論研究國事，討

論策略，臨機應變，進行其他救亡運動的工作、都有保存集團的必要；而且也只有集團才有力量，分散開的個人就只有眼巴巴地望着『埋頭賣國』的肆無忌憚！

最後我們還有一點要貢獻的，便是在學生本身的組織裏面，也須注意『聯合戰線』原則的運用，由此整飭自己的陣容。一方面須以羣衆的（即大多數同學的）制裁力，制戢害羣之馬，消滅他們的破壞陰謀；一方面當以誠懇的態度說服大多數的已有覺悟而仍不免中立或躊躇的分子，也來積極參加，在民族解放運動的大目標下，擴大並鞏固『聯合戰線』比較前進的有領導力量的分子，不可因褊急而於無意識中有壓迫的行爲，使大多數原可加入『聯合戰線』的反而却步，徒然爲反動方面張目。在思想上儘管不無參差，而在努力於民族解放的大目標下，只須能在這一點上面有共同點，其他無須苛求，儘可根據這一個在目前階段最爲重要的共同點，結成『聯合戰線，』共同努力，在已有覺悟而仍不免中立或躊躇的分子，也應當知道不加入『聯合戰線』共同努力，即無異替反動方面增加力量，也就無異於做了漢奸，做了民族的罪人！

二十四，十二，二十八。

家醜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家醜不可外揚，』我覺得在國外旅行的時候，常不免懷着這樣的心情。但是最惱人的是你怕着家醜外揚，隨時隨地都要叫你感覺到家醜正被大揚而特揚着。最明顯的是每遇着你看報的時候沒有關於中國的新聞則已，一有着登載了一些關於中國的新聞，不是我國所『敦睦』的『友邦』的一個上校公然宣言把中國政府說得卑鄙齷齪，一塌糊塗，便是什麼地方又被『宣傳』着『王道，』使人更明白中國是一個無所謂主權的掉盡了臉的國家。我們在國內看着這種新聞——也許在本國報上還沒有『眼福』看得到——已是憤懣，在國外看到，覺得『家醜外揚，』更要使你氣得七竅生煙！尤難過的是在『國難』一天糟一天，每遇着緊張的『掉臉』的消息，外

國朋友偏要向你問這樣，問那樣，使你覺得沒有地洞可鑽！在倫敦時候，有位中國朋友告訴我，他有一夜乘地道車囘家，在坐滿着乘客的車子裏，各人都正在展報閱覽，在各報上的標題赫然印着中國綏遠正受着我們的「友邦」積極派兵宣傳「王道」，內容是詳述中國正在恭恭敬敬地「開門揖盜」，極力在「親善」上做工夫。有許多人看着報，溜着眼望望這位中國朋友，他一路如坐針毯，簡直不敢正眼看人！這也是「家醜外揚」使人難堪的一個例子。

我旅行到蘇聯南方的時候，有一次參觀一個休養院（他們叫做 Rest Home，這在蘇聯名勝區域很多，是專備工作者假期中休養的地方）裏面有一個正在休養的女工問一位同遊的美國準死硬派某甲：「你們美國對工人也有這樣的優待嗎？」他覺欺騙着說有！可是同時有幾位同遊的前進的美國青年却提出抗議，當場說他撒謊！他輕聲用英語打着招呼說「你們不要疏忽，使她（指那工人）對美國得着不好的印象啊。」在這個準死硬派覺得是不可「外揚」的「家醜」，而那些前進的美國青年却不一樣，

這是因爲後者認爲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用不着掩護，只有努力鏟除的一法。我在海外也只有和這類前進的朋友談論，才不覺得——至少大大地減少——『家醜』的難過觀念，因爲他們也很坦白地訴着他們的『家醜，』雖則他們的『家醜』和我們的『家醜』在性質上未必相同；但是彼此因爲都了解同是不合理的現制度下的犧牲者，所以富於同情，能很坦白地很客觀地談論着。

在倫敦時有一次和一位很知己的前進的英國朋友同到英國法西斯的首領摩雷開的黨員大會裏去旁聽，到者萬人。摩雷在演辭中主張英國不當拋棄印度，同時主張讓日本有隨意侵略中國的權利，於醜詆印度之外，並醜詆中國。我氣得發呆，這位英國朋友也氣得發呆！爲什麼呢？因爲他是一個思想正確的前進的青年，覺得英國有人主張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在他也是『家醜。』我們聽到一半，還是他先建議『我們走吧！』我們走出了會場，他還繼續大駡英帝國主義的罪惡，再三勸我不要氣。

二十四，十二，七。

材納門

我從倫敦乘蘇聯的輪船往列寧格拉的時候，海程經過五天。在這五天裏面，每天都有一次討論會。同船的有兩百多個旅伴，大多數是從美國往蘇聯，由倫敦經過的，有少數是由倫敦同去的英國男女。有一天剛要舉行討論會以前，一位美國旅伴跑來對我說，在這次討論會裏，他們要我報告些關於中國革命的近況。這位旅伴是一個前進的青年，我知道他是沒有種族的成見，但是他却有意避免引起我的種族的成見！他先請我原諒，因爲他在談話裏提到『中國人』這名詞而在英文裏『中國人』這名詞却有兩個，一個是『材尼斯；』(Chinese) 一個是『材納門；』(Chinaman) 他記得聽人說過，在這兩個英文字裏面，有一個是中國人所要聽的，有一個却含有侮辱中國人的意味，給中國

人聽了是要不高興的；但是他表示很抱歉地不知道那一個是可以用的，那一個是要得罪的，他老實弄不清楚，請我指示他。我說只要是出於沒有成見的朋友的嘴裏，在我聽來都是一樣：不過也很坦白地告訴他，就一般說，『材納門』是有人作爲侮辱中國人的稱呼。他聽後還再三記個清楚，似乎有意要牢牢地記着這個區別，以免將來對於其他中國人有唐突的過失。

在國外時確常遇着很相得的外國師友，我很確然地知道他們絕對沒有侮辱中國人的用意，在談話時也常用着『材納門』，我因爲知道他們談話的內容是完全含着好意，並且知道他們絕對沒有侮辱的意思，所以聽着也仍然不以爲意。他們以爲『柴尼斯』是形容辭，意義是『中國的』，『材納門』才是名詞，更合於用作中國人的稱呼。猶之乎英文的 English 是形容詞，Englishman 才是名詞。

但是出於死硬派的嘴裏，或出於蔑視中國人的外人的嘴裏，『材納門』含有侮辱的意味，卻也是確鑿的事實。可是我們如仔細想想，顧名思義，『材納』是中國，『門』是

人，『材納門』的本身原來並沒有什麼侮辱的含意、大概只是『材納門』自己不爭氣，不振作，使這個原來不含有侮辱的名詞染上了侮辱的色彩吧！倘若這個分析不錯的話，我們的問題便是怎樣消滅這加上去的侮辱的意義了。

俄國在未革命以前，西歐各國以及美國的人們，也把俄國看作半野蠻的國家，俄人是被看作半野蠻的人種。等到革命後，五年建設計劃的逐步勝利，就是死硬派到那裏去旅行觀察一次，也不得不讚歎他們新社會建設的成績，這是我在蘇聯各處遊歷親眼看見的情形。他們雖還不明白蘇聯何以能有這樣成功的基本原因，但肅然起敬，不敢再胡謅什麼『半野蠻』的形容詞到蘇聯人民的頭上，却是無可疑的事實了。

我們果能從困難中爭得民族的解放，雖被人喚着千百聲的『材納門』何妨？我們被人套上『奴隸』的頭銜，還不知道起來鬬爭，萬邦騰笑，人類唾棄，就聽着『材尼斯』的呼喚，光榮又在那裏？

二十四，十二，七。

我們的

有一位朋友也曾經到過蘇聯去看看，他後來對人說蘇聯也不過是國家主義！有人問他何以見得，他說他在蘇聯參觀的時候，引導的人不是說這種工廠是我們的國家裏所有的算世界上第一，便是說那種機器是我們的國家裏所有的算世界上第一；這顯然可見他們也處處想到『我們的』國家，這不是國家主義嗎？

這種話在表面上很容易淆亂黑白，引人誤解，其實他沒有注意到國家主義和愛國是兩件事，更沒有注意到這裏所謂『我們的』國家是含有重要的意義。近代的國家主義是民族資產階層利用國家這個機構來和別的民族資產階層來競爭市場和利潤的，結果是要走上帝國主義的一條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由種種原因而民族資產階層

無法抬頭，雖欲走上這條路而不可能，這是另一問題，這裏不贅述了，）和愛國是截然兩件事情。至於蘇聯的人民把蘇聯看作『我們的』國家那也不足怪，因為他們的國家的確是為大衆謀福利的屬於大衆的國家，大衆把她看為『我們的，』這不是很當然的嗎？在帝俄時代，那時他們決不會說那是『我們的，』因為那時的俄國只是俄皇，貴族，僧侶，地主，和資本家的少數特權階層的國家，大衆就只有做變相的奴隸的份兒，他們當然不能把那時的國家看作『我們的。』他們在革命後，使少數人的國家一變而為大衆自己的國家，這誠然是一件可以自豪的事情，因為這是為人類歷史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是人類真正歷史的開始！

我在莫斯科時曾看到他們努力新社會建設的影片，（影片名列寧的三歌，內容非常雄偉，新社會建設的影片僅是其中的一部分，）最使我感動的，是工廠的工人演說時，提起工廠，便說『我們的』工廠；農場的農婦演說時，提起農場，便說『我們的』農場。這並不是表面的話，這工廠和農場確然不是為任何少數個人謀利的，在努力於這種的工

廠和農民當然要看作是「我們的」了。蘇聯新社會建設的成功，他們大衆對於新社會建設的與奮，熱烈，「吃得苦中苦」而不但無悔無怨無恨，反而高高興興地幹去，與會淋漓地幹去，最基本的原因還是在「我們的」這三個字上面。

當然這裏所謂「我們的」並不是從個人的立場做出發點的說法。從個人做出發點的說法，便含有自私的意味，便含有個人據爲一己所有而不顧公益的意味；這裏所謂「我們的」是指大衆而言，是指和少數特權的剝削階層相反的大衆而言，是含有社會化的重要意義，是含有勞苦階層的集團的重要意義。

倘若一個國家還不爲大衆所有，那末事事都和大衆的意志或利益立於衝突或敵對的地位，甚至你要愛國不許愛，要救國不許救。在這樣境地的大衆並不是無須愛國救國，却是一方面要不許少數的漢奸賣國，同時要努力使國家成爲眞是大衆的國家，成爲「我們的！」

二十四，十二，二十八。

期望

韜奮先生：

在前天的報上，看到先生編輯大衆生活的消息，使得我快樂到萬分。回想先生以前編輯的生活週刊，我從第五卷起，沒有一期未曾讀過，後來生活被停止郵寄了，想了方法請上海友人按期買了轉寄給我，直到生活被迫停刊時爲止，因爲那時我還在故鄉鹽城讀書呢。同時我所知道生活的讀者是各界的人們都有的，不像現在一般刊物的讀者僅僅限於學生的，故生活可以說是極普遍的大衆讀物。自生活停刊了以後，一般大衆和失去良師一樣的悲痛；然而考究生活何以使人如此的愛護呢，在我的意思，不外下列的幾個原因：一，文字生動精警而有趣味。二，各項重要問題無所不談，但不趨專門化。三，誠懇的暗示人生修養。四，積極的促進社會改造。再加上先生公正精透的小言論，人生百面鏡的信箱，因此風行海內，暢銷寰宇了。最近我常和同學樹君說：「生活停刊以後，上海的週刊旬刊雖多，沒有夠得上稱爲「大衆讀物」而具有以前生活一樣價值的，

很希望現在有類似生活的刊物出現，使大衆再得到適當的良好的讀物。」這話說了不久，就看到大衆生活出版預告的消息了，可以說是我的希望實現了，該是如何的快樂呢！

看到「大衆生活」這個名辭，誰都知道一定是大衆化的讀物。再看先生所述大衆生活的目標是「在根據現代中國的急切需要，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封建殘餘的剷除，個人主義的克服。」的確民族解放是現代大衆所急切地需要的；封建殘餘不剷除，社會無法改造；個人主義不克服，社會事業無從發展，由此可知大衆生活和以前生活的主張沒有多大出入的，祇有更加具體化一點了。而大衆生活所用的工具還是「通俗生動的筆調」也和生活一樣的。至於大衆生活對於大衆的希望是僅在「引起對於時事及重要問題的特殊注意與研究興味，」我覺得還有點「美中不足，」我更希望大衆生活使大衆再得到人生修養的暗示，這就是先生以前辦生活時所主張的。因爲現代大衆受到的教育水平還是很低的，對於人生修養的訓練，非常的淺薄，他們認爲人生的娛樂，是打牌宿妓；他們認爲人生的目的，是升官發財，因此弄得社會上烏烟瘴氣，沒有昇平之日。我很希望先生繼續依照生活時代的服務社會的精神，使大衆由大衆生活得到做「人」的方法，做「人」的訓練，這樣造福社會，更非淺鮮了。

其次我還希望大衆生活對於讀者信箱，最好還是設置，因爲信箱的內容確可顧到極有價值的人生問

題，社會問題，而先生對於每一問題的解答，更足供若干人的借鏡；出生活書店編印之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和遲疑不決等書的風行海內，就可知大衆對於信箱內容的重視了。國內外各地通訊，尤請特別注意，從這裏才尋得出剷除封建殘餘的方儘呢。

最後我對先生還貢獻一點芻蕘，就是在現代的中國，言論自由仍是一個夢想，我希望先生以極慎重的努力，把大衆生活慢慢培育起來成爲良好的大衆讀物，切勿使牠中途夭折，因爲現在創辦刊物，任你是光明磊落，往往遭到意外的無理的摧殘與壓迫。

我上面　了許多話，雖免「野人獻芹」的譏笑，然而我對大衆生活的期望過殷了，忍不住不得不講幾句話。最好請先生替我修正刊載出來，給我一個解答。專此卽請

撰安。

徐鳳石上　十一，十二。

鳳石先生：

承蒙你懇摯的獎勉，非常感愧，先要謝謝你的厚意。本社同人只有愈益奮勉，永不辜負諸位好友的期望。

不幸夭折的生活，在現在看來，感覺到有許多的缺點，但仍承蒙許多讀者好友垂念不忘，這也是使記者很感愧的。倘若諸友認爲生活在當時對於社會不無一點點的貢獻，我覺得大概是因爲牠的愚誠，是在能反映着當時社會大衆的公意，始終不投降於黑暗的勢力，始終堅決地不肯出賣社會大衆給牠的信用。關於這一點，我們還是要堅持到底的。

但是時代的巨輪是向前進的，大衆生活產生的時代和生活所處的時代已經不同了。記者出國兩年多，回國後最深刻感覺的一件事是讀者大衆在認識和思想上的飛躍的進步。關於這一件事實的最顯明的佐證，是有好些刊物因爲歪曲了正確的認識和思想，無論在宣傳和發行方面如何努力，還是沒有人睬牠。這是就一般說。講到大衆生活，我們不但希望牠能避免生活的缺點，保留生活的優點——倘若有一些些的話——而且。要。。。。比生活前進。試舉一二例子來說：例如先生所提起的『各項重要問題無所不談，但不趨專門化，』社會是一天一天地在前進着，有許多在從前認爲是『專門化』的知識，也

許到現在却應該是一般化了；我們要盡力使原來是『專門化』的，現在要在文字的寫作技術上使牠大衆化起來，由此提高一般的知識水準。我覺得爲大衆的利益方面着想，以後任何專家都須特別注意到這一點；一方面有他們各個的精深的專家的硏究，一方面却須訓練他們自己能把專門的知識用通俗的方法灌輸於大衆。又例如『暗示人生修養，』現在不是由個人主義做出發點的所謂『獨善其身』的時代了，要注意怎樣做大衆集團中一個前進的英勇的鬥士，在集團的解放中才能獲得個人的解放。關於這一點，有一件雖然微細而却顯明的事實可以做個例子。從前實施所謂『職業指導』的人們，總是把應該怎樣努力怎樣吃苦的話勸導青年，這對於當時有業可就而不肯努力不肯吃苦的青年說，當然不能算錯，但近來有不少很肯努力很肯吃苦的青年，因爲次殖民地的經濟破產，不是因他們自己的個人過失而遭着失業的痛苦，指導者再對他發揮『拚命努力拚命吃苦』的高論，便是犯着牛頭不對馬嘴的毛病了。

我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人生』無須『修養，』但是『修養』不應以個人主義

爲出發點，却要注意到社會性；是前進的，不是保守的；是奮鬥的，不是屈伏的；是要以集團一分子的立場，共同努力來創造新的社會，不是替舊的社會苟延殘喘。所以『引起對於時事及重要問題的特殊注意與研究興味，』也未嘗不含在『人生修養』裏面。

關於國內外通訊和信箱的設置，先生的建議，我們當接受，不過發表的信以有發表價值者爲限，所以不一定期期都有。

最後先生很熱誠可感地希望大衆生活不要『中途夭折，』我們也和先生一樣地希望着，不過當然還要以不投降黑暗勢力爲條件，因爲無條件的生存，同流合汚助桀爲惡的生存，雖生猶死，乃至生不如死。

二十四，十一，二十三。

一九三六年

領導權

近來常聽見有人提起『領導權』這個名詞也常聽見有人說某某或某派要搶領導權云云，好像領導權是可由少數人任意操縱，或私相授受似的。這種人的心目中所認爲領導權，只想到領導者，只知道有立於領導地位的少數個人，把大衆拋到九霄雲外！於是他們便存着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以爲領導權是從少數人出發，大衆只是受這少數人所『領導。』隨着這個錯誤的觀念，他們又有着一個很大的誤解，常常慨歎於中國大衆的沒有力量，夢想着好像可以忽然從天空中掉下來的『領袖，』然後由這個『全知萬能』『生而知之』的『領袖』來『領導』大衆；以爲大衆只配受這樣高高在上和大衆隔離的『領袖』所領導！

其實領導權在表面上似乎是領導着大衆，而在骨子裏却是受大衆所領導，大衆才是領導權所從來的眞正的根源。

我在莫斯科時細看他們的革命博物館，看到革命進程中每一個運動的事實的表現，都覺得領導中心之所以偉大，全在乎能和當時大衆的要求呼應着打成一片；換句話說，領導中心是受着大衆的領導，也只有受着大衆領導的中心才能成其爲領導中心。

誰都不能否認列寧和他的一羣是蘇聯革命的領導中心。他在一九一七年發動革命時所提出的標語是土地，麵包，和平。當時克倫斯基政府無力應付經濟危機，仍和協約國進行帝國主義爭奪的戰爭，對於民生的艱苦，農民土地問題的急切待決，都毫不顧及。而列寧在當時所提出的三大主張：土地歸農民，工廠歸工人，不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恰恰反映着當時大衆的迫切要求；接着主張『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又是達到這三大主張的唯一途徑。列寧在當時能根據大衆的眞正要求和可以達到這眞正要求的途徑努力幹去，這不是很顯然地是受着大衆所領導嗎？這不是很顯然地表示他的領導權不

是和大衆隔離而是發源於大衆的嗎?所以在表面上列寧和他一羣似乎是在那裏領導着大衆向着正確的路線前進,而在骨子裏却是他和他的一羣受着大衆的要求所領導而向前邁進着。他的偉大是在乎他能認清大衆的要求和用來達到大衆要求所必由的正確路線,並不是離開大衆而能憑着什麼領導權而幹出來的。而且在他認清大衆的要求和用來達到大衆要求所必由的正確的路線後,也還要靠着大衆自身的共同奮起鬥爭的力量而才能獲得成功的,並不是抛開大衆的力量而能由少數人孤獨着幹得好的。其實果然能依着大衆的要求而努力的,決不會得不到大衆的共同奮鬥的力量;怕大衆力量抬頭,用種種方法壓迫大衆力量的抬頭,正足以證明這些人爲的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一羣的利益,所以提防大衆如防家賊似的!和大衆既立於相反的地位,摧殘蹂躪大衆之不暇,還說得上什麼領導大衆呢?果要領導大衆嗎?必須受大衆的領導!

二十五,一,二十五。

糟塌

糟塌是反動派的慣技！

例如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便極盡糟塌的能事。他們當然不是『爲糟塌而糟塌，』却有他們的動機。他們因爲要欺騙麻醉本國的民衆，使本國的民衆覺得本國統治者壓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行爲是應該的，是正當的，是『傳佈文明』的，就不得不用種種的宣傳方法，把那些地方的人民形容得異常野蠻，異常殘忍，異常愚蠢，異常可惡。在倫敦有個獵人館叫做杜索夫人展覽會，（Madame Tussaud's Exhibition）在地窖裏設有所謂『恐怖室，』懸有殺頭的慘相，上面赫然用大字題着『在中國的殺頭。』（該處爲倫敦名勝之一，看的人很多。）我們固然不擁護殺頭——雖則殺

些漢奸的頭却是痛快的事情——可是好像殺頭這件事只存在於中國，用這樣的佈置來暗示中國人特別殘忍成性，顯然地存着糟場中國民族的用意。我在倫敦時，各報正紛載希特勒殺兩個美麗的本國女偵探的頭，但是那個『恐怖室』裏並不敢懸上一個『在德國的殺頭』的相片。似乎只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活該受這類的糟場。他們以爲盡量地糟場被壓迫的民族，可以永遠使被壓迫者處於奴隸的地位，其實被糟場得越厲害，力爭解放的情緒也愈迫切。

舊制度的國家的統治者羣對於新制度的國家，也極喜用他們的宣傳工具——報紙和雜誌——痛做糟場的工夫。你在西歐各國的報紙和刊物上，常常可以看到糟場蘇聯的種種『新聞』。在蘇聯農業機械化電氣化，集體農場大告成功，農產品日見豐富的當兒，他們竟敢閉着眼睛大造蘇聯農民整千整萬餓死的消息！但事實勝雄辯，到蘇聯遊歷的人一天多一天，他們的造謠徒然損失自己的信用罷了！倫敦最反動的報紙之一的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除常常造謠誣蔑蘇聯外，還常常登載攻擊蘇聯領袖

們的私生活的消息。我到蘇聯仔細調查後，知道都是毫無事實根據的謠傳，都是有意的糟塌。其實蘇聯新社會建設的突飛猛進，蘇聯領袖們領導蘇聯大衆對於新社會建設的繼續努力，都有事實的表現，並不受這樣糟塌的絲毫損傷。

上面所說的是國際上常見到的一種怪現象。但是在一個國度內反動者羣也喜歡用這同樣的手段。他們對於新運動，想出種種糟塌的『新聞，』盡量宣傳，使人覺得除了『殺人放火』『洪水猛獸』的印象外，無一是處。他們對於所欲得而甘心的個人，也慣用這同一的『技巧，』由他們直接間接的走狗們造出種種謠言攻擊他的私生活；盡瘁於社會事業的人無論怎樣艱苦，只須他的事業不便或有礙於反動者羣的利益，他們便可造謠誣他怎樣『收入巨大，』怎樣『服食華貴，』乃至怎樣『舉動腐化。』他們以為這樣可以使他在民衆間失却信用，便可替他們的主子拔去一個眼中釘，是多麽好的策略！我知道朋友裏面因努力於民衆的工作而受到反動者羣的糟塌暗箭，不乏其人。糟塌者心勞日拙，終有『水落石出』的時候，其實只須自問沒有假公濟私的虧心事，自問確

是以赤誠努力於所認為有益於大衆的事業，不但不怕什麼，而且要更勇敢地往前幹去。

二十五，二，一。

個人的美德

有一位老前輩在某機關裏辦事，因爲他的事務忙，那機關裏替他備了一輛汽車，任他使用。有一天他對我說，他想念到中國有許多苦人，在饑寒中過可憐的日子，覺得非常難過，已把汽車取消，不再乘坐了。我問他什麼用意，他說改造社會，要以身作則。他這樣做是要把自己的儉苦來感化別人的。我說我很懷疑這種『感化』的實效究竟有多少，因爲許多『苦人』根本就坐不起汽車，用不着你去感化；至於上海灘上的富翁闊少，買辦官僚，決不會因爲你老不坐汽車，他們也把汽車取消。就是我這樣出門只能乘乘電車，或有的地方沒有電車可乘，因爲要趕快，不得不忍心坐上把人當牛馬的黃包車，也無法領略你老的『感化』作用。他聽了沒有話說。

就一般說，這位老前輩算是有着他的個人的美德，但他要想把這「個人的美德」的「感化」作用來「改造社會，」便發生我在上面所說的困難了。他眞正要想改造社會，便應該努力促成一種社會環境，使白坐汽車的剝削者專無法存在，勞苦大衆在需要時都有汽車可坐，這才是根本的辦法；但是這種合理的社會環境，是要靠集體的力量實際鬥爭得來的，決不是像「取消汽車，不再乘坐」的「個人的美德」所能由「感化」而造成的。

有人羨稱列寧從革命時代到他握着政權以後，只有着一件陳舊破爛的呢大衣，連一件新大衣都沒有，歎爲絕無僅有的個人的美德，好像要想學列寧的人只須學他始終穿着一件破舊的大衣便行！其實列寧並非有意穿上一件破舊的大衣來「感化」什麼人，他的偉大是在能領導大衆爲着大衆革命，在努力革命中忘却了自己的衣服享用，恰恰是無意中始終穿着一件破舊的大衣。倘若不注意他爲解放大衆所積極進行的工作，而僅僅有意於什麼個人美德的感化作用，那就等於上面那位老前輩的感化論了。無疑

地列寧決不是要提倡穿着破舊的大衣；他所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後，勞苦大衆不但無須穿着破舊的大衣，而且因社會主義建設的着着成功，大家還都得穿上新的好的大衣！

我任德國的時候，聽見有人不絕口地稱讚希特勒的儉德，說他薪俸都不要，把它歸還到國庫裏。我覺得他的重要任務是所行的政策能否解決德國人民的經濟問題，是否有益於德國的大衆，倒不在乎他個人的薪俸的收下或歸還。老實說，像我們全靠一些薪俸來養家活命的人們，便無從領受這樣「個人的美德」的「感化」。

我們的意思，當然不是反對個人的美德，更不是說奢侈貪汚之有裨於社會，不過鑒於有一班人誇大「個人的美德」對於改造社會的效用，反而忽略或有意模糊對於改造現實所需要的積極的鬥爭。

二十五，二，二十九。

生活日報創刊詞

無論辦什麽定期刊物，或是週刊，或是日報，都有創刊號，在創刊號裏都有創刊詞，幾乎成了慣例，毫無足奇的了。但是我們敍述這篇創刊詞的時候，却感覺到非常嚴重的情緒，和非常重大的責任；這是因爲本報的產生正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最迫切的非常時期。在這樣的非常時期，凡是中華民族裏面不願做奴隸的每一分子，都有他的對於民族應負的特殊任務，在輿論界服務的報人們同樣地也有着他們的特殊任務。

普通社會一般人給與報人的頭銜，叫做『民衆喉舌。』我們不必諱言世上儘有報人做豢養他的主子的『喉舌，』和民衆恰恰立於敵視的地位；但是就原則上講，報人應該是『民衆喉舌，』那却是無可疑的。平時這樣，在非常時期更應該這樣。同人願以自勉

的第一義，便是以全國民衆的利益爲一切記述評判和建議的中心標準。

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衆文化，這也是從民衆的立場，反映全國民衆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

全中國民衆在當前所焦思苦慮，夢寐不忘的，是爭取中華民族的平等自由，是要避免亡國奴的慘禍。我們做中國老百姓的人們，不管張三李四，不問何黨何派；在行動上抗敵救國的便是全國民衆的好友，在行動上降敵賣國的便是全國民衆的仇敵；今日在事實上表現抗敵救國的是友，明日在事實上降敵賣國，就卽時是敵。『敵乎友乎，』全以是否在行動上，或事實上抗敵救國爲轉移。我們認爲須用這樣的態度，從各方面擴大民族解放的陣線。

其次我們要鄭重指明的是民族解放的鬥爭是大衆的事情，不是少數人的事情；和某一國內的少數特權階層對別一國內的少數特權階層爭奪少數人利益的鬥爭是不同的，和某一軍閥對另一軍閥的爭奪個人利益的鬬爭是不同的。民族解放運動所爭取

的是民族大衆的利益，所以必須喚起民衆，共同奮鬬，揭破漢奸理論的麻醉，制裁漢奸瘋狂的行爲，灌輸抗敵救亡的知識，指示抗敵救亡的實踐。我們要民族解放運動獲得廣大鞏固的基礎，必須積極推廣大衆文化，使大衆集中力量對民族的內外敵人作無情的堅決的猛攻與掃除。

我們要就純粹民衆的立場，力求這兩大目的的實現。

二十五，六，七。

民衆的要求

民衆所要求的是眞正的澈底的抗敵救國，但怎樣知道是眞正的澈底的抗敵救國呢？至少有兩個條件：一個是開放民衆的救國運動；還有一個是在救國目的未達到以前，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

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後勝利不是僅靠軍事所能獲得的。兩個侵略國的掠奪戰爭和被侵略國對於侵略國的抗戰，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主要的異點是前者偏重軍事的對抗力量，後者却靠一致拚死自救的策略。因爲這個緣故，在被侵略國的基本力量是在軍事和民衆的力量打成一片。所謂軍事和民衆的力量打成一片，却有特殊的意義，不可忽視的。遇着全國民衆所托命的國家民族臨到極危殆的時候，大家爲着救死而共同團結起

來努力奮鬥，這是自發的必然的運動，在握有政權軍權者誠然也志在眞正出全力爲垂危的國家民族爭取最後一線的生機，和民衆救國運動所奔赴的目標是同一的，這兩方面便自然地會打成一片。在這種的形勢之下，當局者不但不怕民衆救國運動，而且渴求民衆救國運動的自動勃發，和軍事的力量相輔相成。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民衆救國運動的解放，是眞正的澈底的抗敵救國的第一塊試金石，第一個象徵。在民衆方面，誠然要實現眞正的澈底的抗敵救國，第一步必須爭取民衆救國運動的自由權。

抗敵救國是最偉大的，也是最艱苦的事業，需要堅決久持百折不囘的努力奮鬥，這固然是不消說的。但是爲什麽要堅決久持百折不囘的努力奮鬥？爲的當然不是任何個人或任何集團的利益，却是要使得全國民衆所托命的國家民族獲得自由平等的地位；在這個目的未達到以前，不應該妥協。這理由是很顯然的，眞正的目的既在抗敵救國，在敵未退而國未救以前，爲着什麽要妥協呢？所以是否眞正的澈底的抗敵救國，要看是否中途妥協。中途決不妥協，那才是眞爲着抗敵救國而邁進，否則便表示另有其他的動機。

這可說是第二塊試金石。

常聽到有人發生疑問：某某在心裏是要抗敵救國吧？某某在動機上是另有問題吧？無可捉摸的心，無形可見的動機，誠然無法加以評判，但是事實上的表現却是有憑有據的客觀材料。注意客觀事實的進展，應用這兩塊試金石，正確的評判不是不可能的。

二十五，六，八。

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理論和實踐是統一的，總是分不開的。換句話說，一個人所承認的理論和他的行爲之間有必然的關係。這並不是說一個人的實踐不會和他的理論發生矛盾，却是說倘若這兩面有了矛盾，必有一個理由，而這個理由却是和實踐有着密切關係的。最簡明的例子是說謊。倘若我說我未曾做某事，而在實際上我却做了，那末我的理論和行動之間顯然便發生了矛盾。但是爲什麼有這樣的矛盾？這裏面便有着它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却是和他的實踐有着密切關係的，不是理論的。任何有意的說謊，總有一個爲什麼要這樣說謊的實際的理由。有的時候，說謊是出於無意的，說出的話不但欺騙了別人，同時也欺騙了自己，通常叫做「自欺。」「自欺」當然不是出於有意或心裏知道，却是由於不知不

覺中受着自己成見的影響。受着潛伏着眞正的動機所影響。這種毛病，常人是很容易犯的。例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人們對於他們所本來討厭的人，評判得特別苛刻。他們自己以爲在說老實話，而在旁觀者淸的我們，却知道他們的偏見是受着他們對於這個人的厭惡心理所影響，而他們的這個厭惡心理却是有着實際的理由，不是理論的。所以理論和實踐的聯繫並不是說理論和實踐總是能彼此融合的，却是說這兩面有着必然的關係；倘若這兩方面發生矛盾的時候，必然都有着實際的理由。換句話說，理論常爲實踐所決定。

這樣看來，一個人自己在嘴巴上承認的所信仰的東西，未見得就是眞正信仰的東西，甚至有許多人自己還莫名其妙，不覺得自己是在欺騙自己！但是遇着這樣的情形，我們怎樣能判斷這個人究竟眞正信仰什麼呢？我們不能根據他所說的或是他所想的，必須觀察他在行動上所表現的是什麼。我們如看見任何人的行動和他所自認的信仰矛盾，便立刻可以判斷他並非眞正信仰他所自認的原則。你如要知道他眞正信仰什麼，你

必須研究他的行動上的表現，不能僅靠研究他說些什麼或想些什麼。

這個原則似乎是很簡單明瞭，人人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們如把這個基本原則應用於實際，便有很重要的意義。例如我們對於任何政黨，或任何集團，或任何個人，不能僅看了他們嘴巴上所承認的黨綱或理想，便相信它是眞確的，必須堅持地把他們所自認的理論和他們在行動上的表現比較比較。你如果要知道一個政黨究竟代表了什麼，你必須很不怕麻煩地仔細研究它在行動上的表現究竟是什麼。例如有自命什麼主義的政黨，我們仔細研究它在行動上的表現不但不能實現它所標榜的主義，而且是反而要阻礙這個主義的成功，那末我們便可斷言這個政黨不是這樣主義的政黨。不但如此，我們發現理論實踐不符的時候，還要研究這裏面所潛伏着的實際的理由。你並且可以發現這個實際的理由總是含着有欺騙的作用，無論是出於有意的，自覺的，或是出於無意的，不自覺的。因爲決定這個政黨的行動是有它的眞正的動機，不是該黨所承認的動機，無論這眞正的動機是否主持該黨者所自覺，但是對於一般人是具有欺騙的作用卻是一

樣的。行動既然決定理論，我們要信任任何政黨，我們所要注意的不是他們說要做什麼，或想要做什麼，却是在實際上他們做什麼。不但我們對於任何政黨要這樣，對於任何集團或個人的觀察，都應注意這基本的原則。

實踐決定理論，眞正的理論也有着領導行動的功用。所謂眞正的動機，跟僅在表面上標榜着而實際上和實踐不符的理論或動機不同，是指眞有領導實際行動的理論或動機，雖則在行動者的本人有的是自覺，有的是不自覺的。倘若一個人不知道他的眞正的動機所在，那末他的行動是盲目的，盲目的行動有着很大的危險性，因爲理論是實踐的眼睛。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理論來做行動的基礎，同時要使實踐和理論融合起來。

二十五，六，十四。

苦悶與認識

在現在的中國裏，除漢奸賣國賊外，大概都不免在苦悶的氣氛中。尤其是熱情橫溢的青年，他們特富於敏銳的感覺，純潔的心情，每日展開報紙所看到的記載，盡是民族的敵人橫行無忌，激進侵略的事實，悲憤的情緒，實有難於抑制之苦。想不幹吧，做了中國人，逃不出中國的現實；你有眼睛，所看見的無法逃避中國的實況，你有耳朶所聽見的無法逃避中國的實況。要幹吧，又苦於滿地荆棘，不知道從何着手。這樣處於不幹不是幹又不得的苦境，當然要感到難於擺脫的苦悶。這種苦悶已普遍於一般人，尤以青年們爲尤甚。

極端苦悶的結果，大概不外兩途：一是由苦悶而更努力於尋覓出路，終於得到了出路；一是索性頹廢，自暴自棄。當然，這裏所謂尋覓出路，指的不是個人的出路，一則在現狀

下，整個民族沒有出路，個人實在無法覓得出路，二則看到整個民族到了這樣慘痛的境地，個人的出路也不是值得十分注意的問題。所以大家所注意的，都集中於怎樣使整個民族可以得到出路。

談到這裏，便要牽連到認識的問題。認識不正確，不清楚，還是要鑽到苦悶的牛角尖裏去爲什麼？因爲一個民族的出路，在時間上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全達到的；在人力上也不是由一二人或少數人所能單獨完成的。所以就是你看清了整個民族的出路，在目前，至多是你在工作上有了一個燈塔，知道向什麼方向幹去。在你幹的歷程中，還不知要經過多少的艱苦困難，要受到多少的磨折麻煩！你倘若經不起這樣的艱苦困難，經不起這樣的磨折麻煩，你根本就未曾認識這是在幹的歷程中必有的階段，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悶。這是先要弄清楚的第一點。其次，民族解放的工作是要靠大衆來參加共同奮鬥，不是可以像『英雄主義』的幻想，可以由一二人或少數人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們的工作要注意於說服多數人，推動多數人來參加我們的陣線，這是

需。要。很。忍。耐。的，很堅。毅。的，很不。怕。煩。的。實。際。工。作。倘若你未認識這是在幹的歷程中必有的階段，也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悶。這是要弄清楚的第二點。最後，有些人希望在一種現成的理想的環境中幹自己所要做的救國工作，以為非捨去原有的職業是無可為的；倘得不到，又在苦悶上加上苦悶！其實這也是由於認識的錯誤。救。國。的。工。作。是。由。各。種。各。樣。工。作。配。合。而。成。的，各人。應。就。各。人。的。力。量。和。境。地，從。現。實。做。出。發。點。去。幹。的。倘若希望有個現成的理想的環境，那是只有到烏托邦去，那只有始終在苦悶的氣氛中翻觔斗，交臂失去了許多可以幹的機會，這是多麼可惜的啊。

二十五，六，十四。

關於生活日報問題的總答覆

生活日報創刊還不到半個月，各地讀者的來信，已經像雪片飛來，在我們編輯部的案頭總是堆得有一尺多高。這些來信對生活日報不是提出許多意見，便是表示一些希望。我們對於這些熱情的讀者們，除了表示十分感謝以外，認為有在這裏作一個總答覆的必要。

我們理想中的生活日報。

把大部分的讀者來信歸納起來，不出兩種態度，有的鼓勵我們，有的抱怨我們（自然鼓勵我們的更多於抱怨我們的。）鼓勵我們的希望我們把生活日報辦成真正理想

的報紙。抱怨我們的認爲現在的生活日報還不夠稱作理想的報紙。

對於這兩種意見，我們都樂意接受。因爲現在中國出版的日報，雖然不算多，也有六百多種，假如我們不是存心要辦成一個理想的報紙，那麼，生活日報根本就沒有出版的必要。但是，目前的生活日報是不是就算理想的報紙呢？在我們，認爲這中間的距離，正和地球和火星的距離一樣遠。可是科學的發明，必然有一天建立了地球和火星的交通；同樣地，我們相信靠了我們大家的努力，也必然有一天會有一種理想的生活日報的出現。

生活日報是出世不滿半個月的繈褓兒。不管它怎樣孱弱，怎樣幼稺，我們却希望，相信它將變成一個體力智力都十分强健的偉大人物，就是我們理想中的生活日報。所以我們正不必因爲這初生的嬰孩，生得太渺小，而失望悲哀。反之，我們却不妨開一次湯餅會，預祝它的偉大的將來。

現在無妨先從目的地說起。什麼是我們理想中的生活日報呢？換句話說，我們希望這繈褓兒，將來長成怎樣的一個偉大人物呢？

理想的生活日報：

必須是反應全國大衆的實際生活的報紙；

必須是大衆文化的最靈敏的觸角；

必須是五萬萬中國人（連國內國外的中國人合計）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

因爲是反應全國大衆的實際生活的報紙，所以必須成爲一切生產大衆的集體作品，必須由全國各地的工人，農民，職員，學生直接供給言論和新聞資料，而不是僅由少數的職業投稿家和新聞記者包辦一切。因爲是大衆文化的最靈敏觸角，所以報紙的內容、應該是記載一日中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各地大衆的生活活動和希望要求。因爲是人民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所以這報紙所登載的消息，決不是要人往來，標金漲落等等，而是和人民大衆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一切東西。

從這裏，我們可以想像出未來的生活日報的一個輪廓。一百二十層樓上面的生活日報編輯部，每天由飛機送來各地工廠通信員，學校通信員，農場通信員的專訪通信。屋

頂的短波無綫電台每天收得幾千萬封的國際特約電信。這些通信和電訊，報告了一日中全世界各地的生活活動。比方阿爾泰山的國營金鑛，昨天生產多少純金，揚子江上游的大水力電廠，生產二萬華特的電力，都可以從每天的報紙上看到。國際新聞絕對不是由外國通訊社包辦，而是由報館直接組織了全世界的通信網。在南美或非洲無論那一個角落發生的事件，十五分鐘以後，就可以在生活日報上找到詳細的正確的報告。

那時的社評，當然不會是主張抗日救亡之類（因爲這問題早已不存在了，）而是討論由空氣中吸收淡氣應該如何增加生產，或者香港冬令工人休養地應該如何改良設備等等。

我們不希望銷路十分大，每天大約是印五百萬份，換句話說，平均每一百個中國人，有份生活日報。

報紙上面所用的文字，當然不會是目前那種方塊字，把排字工友們忙得頭昏眼花，而是另一種大衆化的文字，並且是用機器排字的。

那時的生活日報，也不會只在一個地方出版，至少同時在十個地方出版，就是南京，北平，瀋陽，庫倫，迪化，拉薩，廣州，新嘉坡，漢城和盤谷。有幾個地方出版的報紙，也許是用蒙古文，西藏文，朝鮮文或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字。

只有在新中國才能有理想的生活日報。

說了這許多，讀者們一定要以爲我是在說夢話。其實不然。我這些理想固然是一張遠期支票，但並不是一張空頭支票。到了一個時期，是可以十足兌現的。什麼時期兌現呢？那一定要在新中國出現的時候。

諸位都明白，一切生物都不能離開環境而生存。在沙漠上面不能長出美麗的花，沒有滋養的食品和溫暖的衣服，也不能把孩子養育成健全的人。報紙一刻不能和社會環境脫離。所以理想的生活日報，一定是產生在一個理想的環境——就是新中國。

要使報紙成爲眞正大衆的集體作品，那首先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就是中國人百分

之百都能寫作，但是現在中國人識字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換句話說，能夠用文字投稿的，只是小衆，而不是大衆。要使生活日報成爲大衆文化的最靈敏的觸角，更必須使報上不至有『××』『口口』才好，大家都知道，這一點在現在就辦不到。要使生活日報，成爲全國人民的精神食糧，目前也只能做到極小的一部分。因爲大部分的人民，不但不能看報，而且也沒錢買報，沒有工夫看報。

假如眞有一天，每個中國人都能看讀寫作，而且都有錢定一份生活日報，甚至報紙上沒有『××』『口口』之類，那時的中國就變成新中國了。

新中國的輪廓也不難想像出來：大家都有飯吃，大家都有工做。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個個都有目前大學生智識程度。中國只有國慶，却沒有什麽國恥。中國地圖上更不會缺着一隻角。總而言之，這是一個獨立自由繁榮的中國！

雖然我們的國家現在是在風雨飄搖中，雖然我們中國的人民大衆，目前都生活在飢餓線上，但假如你是一個愛中國的中國人，你決不會相信中國沒有廣大的前途，獨立

自由繁榮的新中國，必然有一天出現，這不僅是我們的希望，而且也是我們的信念。

新中國既然會有出現的可能，那麼理想的生活日報必然有一天產生，自然更沒有疑問了。但是新中國並不是等着就會到來的。還要倚靠我們全國大衆共同努力創造。而在這創造工作中，生活日報更有它自身的重要任務。所以生活日報斷不能等待着，到了新中國建立以後才出版。只有在目前創辦了生活日報，和大家共同努力創造新中國，等到新中國建立以後，才會有理想的生活日報的出現。

何況目前我們還談不到創造新中國。我們要先救亡。救亡是火燒眉頭的急事，自然更不能等待，因此在國難嚴重中，我們趕忙創辦了生活日報，想要盡我們的一點力量，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迅速發展，喚起民衆來共同奮鬥，把危殆萬分的國家搶救過來。因爲在這樣危迫的時候，急急忙忙地把生活日報辦起來，我們在事實上來不及有什麼充分的準備，所以在種種方面都有着很大的缺憾。第一件是印刷的困難。排的格式往往不能照我們的意思做。錯字改了，第二天翻開報紙一看，它仍然站在那裏不動！有一次發現「

社論」在報上翻了一個大觔斗，在看大樣的時候明明看見它規規矩矩的，不知它究在什麼時候發了昏！這都是我們在印刷方面沒有充分準備的毛病，對讀者只有表示深深的歉意。此外在內容方面還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離開我們所注重的系統化研究化的理想很遠很遠。我們已經說過，理想的生活日報只有在理想的環境中才辦得到，現在只是救急的時候，能早一日出版，便得早一日對於救亡的運動多盡一些推動的力量，所以我們也就顧不得許多，把這個報辦起來再說，雖則開始就知道有不少客觀的困難。

怎樣培養衛護這艱苦的孩子？

但是無論如何，這艱苦中產生的孩子已在襁褓中了。我們怎樣培養衛護這艱苦的孩子呢？這孩子不是什麼軍閥官僚豪紳的後嗣，他的爸爸媽媽是中國的大衆，所以他的長大健全，全靠大衆的贊助指導。同時我們做保姆的人要不負這孩子的爸爸媽媽的委托，想法克服種種的困難，使他能得到好好的滋養，好好地長成起來。他有什麼缺點，我們

要盡可能的範圍去改善他。

當然，這個孩子能長成什麽樣的人，不能超越他所處的現實的環境。所以他的生命的欣欣向榮，是要隨着新中國生命逐漸實現而俱來的。這裏面誠然有着互相影響的關係。這孩子的努力可在創造新中國的歷史過程中盡他所應盡的任務，同時歷史巨輪的前進也影響到他的生長欣榮。

新中國的創造過程，必然地要經過很艱苦的努力奮鬥，不僅是少數人所參加的努力奮鬥，需要大多數的民衆共同團結起來的努力奮鬥。生活日報既是大衆的孩子，他的生命前途又是和新中國的創造相依爲命的，他所要經過的艱苦奮鬥的過程是在我們意料之中的。我們準備着與困難相見，我們當排除困難向前邁進，同時希望讀者諸君多多給我們以改善的南針，我們當以極誠懇的態度考慮諸君的賜敎。

我們希望理想中的新中國早日實現！

我們希望理想中的生活日報早日實現！

二十五，六，二十。

工作的大小

工作有沒有大小的分別？就一般的觀念說，工作似乎是有大小的分別。我們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尋常人做小事。這種觀念裏面，也許含有個人的虛榮心的成分，雖則沒有人肯這樣坦白地承認。但是有的人要想做大事，不滿意於做小事，不一定出於個人的虛榮心，也許是出於很好的動機，希望由此對於社會有較大的貢獻；依他看起來，大事的貢獻較大，小事的貢獻較小，因爲要對社會有較大的貢獻，所以不願做小事，只想做大事。這個動機當然是很可嘉的。我們當然希望社會上人人都有較大的貢獻，於是對於能夠有較大貢獻於社會的人們，特別歡迎。

不過什麼樣的事可算做大？什麼樣的事只能算小？什麼樣的貢獻可算做大？什麼樣

的貢獻只能算小？這却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易有一致的見解。

我們如在軍界做事，就一般人看來，也許要覺得做大將是比做小卒的事大。但是我覺得做丟盡了臉的不抵抗的大將，眼巴巴地望着民族敵人今天把我們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們的民族生命刺一槍，而不能盡一點軍人衞國的天職，做這樣的不要臉的大將實在遠不如做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時的一個小卒。在這樣的場合，一個小卒的工作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反而大，一個大將的貢獻不但是小，而且等於零！

也許你要駁我，說對民族敵人不抵抗的不要臉的大將，當然是太不要臉，對國家民族不能有什麼的貢獻，這誠然是不錯，但是如做了眞能抗敵衞國的大將，那便有了較大的貢獻了。這樣看來，大將的工作仍然是比小卒的工作大，大將的貢獻仍然是比小卒的貢獻大。

我承認這話確有一部分的理由，不過我們要知道一個軍隊要能作戰，倘若全軍隊都是大將，人人都做指揮官，這戰事是無法進行的；反過來說，倘若全軍隊都是小卒，如同

一盤散沙，沒有人指揮或領導，那末這戰事也是無法進行的。所以在抗敵衞國的大目標下，大將和小卒在與敵作戰的軍隊裏雖各有其機能，但是同有貢獻於國家民族是一樣的，在本質上，工作的大與小，貢獻的大與小，原來就沒有什麼分別的。硬看作工作有大小，貢獻有大小，這只是流俗的看法罷了。

宜於做大將的材料，我們贊成他做大將；宜於做小卒的材料，我們也贊成他做小卒。從本質上看來都沒有什麼大小高低之分，**我們所要問的只是他們爲着什麼做**。

二十五，六，十八。

大衆文化的基本條件

我在蘇聯視察的時候，看到他們的『運動大檢閱』得到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對於那個『運動大檢閱』的『大』字的意義。我是在莫斯科看見的。尋常我們想起什麼運動會，注意力只集中於若干所謂選手，選手的數量無論怎樣大，只是『小衆』一點尋不出『大衆』的象徵。我那次在莫斯科看到的『運動大檢閱』，便有十幾萬的男女青年『運動員』參加。整千整萬的穿着運動衣的列隊挺胸緊步的男女健康青年，使你不得不爲之精神振作，想到體育大衆化的偉大。他們有大規模訓練『運動員』的計劃，經過許多類的體育試驗及格後，給以GTO的銅質徽章，（GTO是俄文『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縮寫）這徽章是他們的男女青年覺得最大榮譽之一。在一九三二年（

卽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年）他們的這樣的『運動員』有六十萬人，一九三三年增加到六百萬人，一九三四年的上半年增加到一千二百萬人！依這樣大衆化的進步速率，最近的數量一定是更可驚的了！

大衆的偉大的力量是新時代的最重要的象徵！

我認爲這個重要的意義應該運用到大衆文化上面去。我們在這樣艱危的時代，應該培養大衆的偉大的力量，因此我們的文化必須有一個新的動向，必須有一個新時代的新文化運動。這個新文化的方式和內容值得我們作更周詳地研究和討論，但是我深信這個新文化必然地是大衆文化，大衆文化的基本條件是要大衆化，是要不忘却大衆，是要切合於大衆的眞正需要，是要能培養大衆的偉大的力量，是要能適合於大衆的容受性。我認爲這是中國文化轉變到一個新階段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希望全國的文化人以及熱心中國文化的朋友們都對這個問題加以嚴重的注意和切實的研究。

所謂大衆的『大』，『大』不是高大的『大』，『大』却是廣大的『大』。猶之乎上面所談的『運

動大檢閱』不是注重在少數的選手，而是注重在數十萬數百萬數千萬的廣大數量的『運動員』爲大衆設想，與其只有少數處於『高大』地位的選手，不如有着滿山滿谷的無限『廣大』數量的『運動員』。在我們的新文化方面，也有這相類的情形。換句話說，我們要極力使我們文化工作能影響到大多數人，影響的範圍越廣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廣大。舉個最近的現實例子：例如整千整萬的大衆所熱烈參加的民衆唱歌團，（原名民衆歌詠團，陶行知先生建議改爲今名，我覺更大衆化些）便會有這樣的意味。民衆唱歌團便是推廣大衆文化的一種很好的工具。我們試想，如有幾萬幾十萬人同時參加一個悲壯雄偉的民衆唱歌團，這是怎樣偉大的文化工作！

當然，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民衆唱歌團，只是大衆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我以爲我們辦任何文化事業，都要特別注意廣大的羣衆，都要極力使我們的工作能深入廣大的羣衆裏面去。中國文化界有個很大的危險，那便是『關門主義，』守着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論，不顧到中國大衆的現實需要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響範圍越

縮越小，簡直和大衆不相涉。文化工作是爲着少數人幹的呢？還是要爲着大多數人才幹的？我們先要認清這個基本問題！

二十五，六，二十八。

從現實做出發點

「理想爲事實之母，」這句話好像是很合於眞理的，尤其是因爲很耳熟的一句成語，我們往往不加思索地把它認爲確切不變的眞理。其實我們如仔細思量一番，便知道這句話有着語病，因爲很容易使人誤會，以爲理想是可以超越現實而憑空虛構的，不想到自古以來任何大思想家的理想，都有他的現實的社會背景，都是事實之母，而不是憑空產生的。由事實產生的理想，再由這理想而影響到後來的事實，這誠然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由這樣的觀點看去，說「理想爲事實之母，」這句話原也講得通，但是還不可忘却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那便是要在現實上運用這個理想，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必須顧到當前的客觀的事實，不是能夠拋開你當前的現實而可以立刻或很順利地實現你的理

想。

哲學家的重要任務是要改變世界，而不是僅僅用種種方法解釋世界。人類是能夠改造歷史的。所以我們要推動歷史巨輪的前進，不可屈服於現實，必須負起改造現實的使命，但是要改造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不能拋開現實而不顧，這是很顯然的。例如你要改造一所屋子，你必須根據這所屋子的種種實際的情形設計，無論如何是不能拋開這所屋子而不顧的。

我們倘若能常常牢記着我們是要從現實做出發點，便不致犯近視病的苦悶，悲觀，爲艱苦所克服的等等流弊。

我們閉攏眼睛靜思我們理想中的中國，儘管是怎樣的自由平等，愉快安樂，但是你要實現這個理想，必須從現實的中國做出發點；現實的中國不能這樣完全的，是有着許多可悲可痛的事實，是有着許多可恥可憤的事實，我們既明知現實的中國有着這種種的當前事實，又明知要改造中國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便須準備和這種種事實相見，便

須準備和種種事實鬥爭，這是意中事，是必然要遇着的；從事實做出發點的鬥爭，決不是沒有阻礙的，有阻礙便必然地有困難，解決困難也必然要經過艱苦的歷程，這是意中事，也必然要遇着的。其實中國如果是已像我們理想中的那樣完全了，那就用不着我們來改造；改造時如沒有阻礙，沒有困難，那也用不着我們來鬥爭。倘若你一方面要改造中國，要排除阻礙，解決困難；一方面却因中國的糟而苦悶悲觀，怕見阻礙，怕遇困難；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矛盾所給與你的痛苦，是因爲未曾注意要從現實做出發點！如果我們注意我們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我們既不能像孫行者的搖身一變，脫離這個現實的世界，翻個觔斗到天空裏去，那末我們只有向前幹的一個態度，只有排除萬難向前奮鬥的一個態度。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現實就根本是有缺憾的，必然是不完全的，必然是有着許多不滿意的，甚至必然是有着許多事實令人痛心疾首的，我們既不能逃避現實，就不能逃避這種種，就只有設法來對付這種種；一個人或少數人來對付不夠，就只有設法造成集體的力量來對付。

現在有不少青年有志奮鬥，但同時却有許多逃不出苦悶的圈子。苦悶是要消磨志氣的，（雖則在某一場合也可以推動奮鬥）所以我們要注意：我們必然地要從現實做出發點。

二十五，七，五。

就實避虛的侵略

一

全中國的人民所集中注意的中日外交問題，據日本外務省的看法，說中國『既表示充分贊助調整中日關係的基本觀念，故至少目前決裂的危機可以避免，』這『基本觀念』究竟是什麼，這是有關整個中國存亡的關鍵所在、是我們所應該嚴重注意的。同時由東京傳來消息，日本對華北志在必得，採取就實避虛的辦法、從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所條陳，用重大武力迫使（記者按，請注意他們是打算好的，無須眞打的一貫的塌便宜政策）冀察魯晉綏各省當局就範；冀察政務委員會高等顧問建川中將在吉興

關東軍當局有過好幾次的協商，又帶有新方案到平傳達日方各要人後，即開始作更進一步的策動。所謂『基本觀念』，所謂『新方案』，依『友邦』最近在華北的實際行動看來，實等於就實避虛的侵略。就實避虛的侵略比强硬態度的侵略，就被侵略者說，是更爲狠毒的策略，因爲同是侵略，强硬態度的侵略，還可使被侵略者明白亡國的慘禍迫在眉睫，共同振作起來，作死裏求生的奮鬥；就實避虛的侵略便比較容易麻醉被侵略者的心理，不明白在實際上是已經把整個國家的命脈斷送了，做了實際的亡國奴而自己還不知道，這樣一來，更不會想到什麼抵抗的問題，更容易達到侵略者『純採不戰而勝的方式』更容易辦到侵略者『以武力脅迫並鎭壓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這實在是當前最大的危機，比『決裂的危機』還要大千萬倍！這是我們要大聲疾呼，願全國同胞時刻加以嚴重注意的。

二

事實勝雄辯！日本一面倡言『目前決裂的危機可以避免，』一面却在華北着着進逼，『志在必得。』天津日總領事崛內公開宣言華北經濟開發原則已定，只須按計劃進行，中日在南京談判，無論結果如何，決不致影響此事的進行；最近竟在豐台籌設警署；在平津一帶舉行大規模的所謂『秋操』僞軍對綏省進攻的陰謀正在積極進行。總之在『談判自需極冗長之時間』裏面，他們却正在一件一件的幹着，幹了就算數，決不受任何談判結果的影響！

談判的結果當然不是絲毫沒有，他們很可以在『就實避虛』的策略下達到他們的實際的目的。例如他們要修改中國的教科書，並視察中國的學校，以『根絕排日，』這很顯明地是要在全中國實行奴化教育，中國的文化根本要遭受到極慘酷的打擊，這種亡國條件是誰也知道不應接受的。但是有人說我們的教科書儘可只載事實而删除解

釋。例如『九一八』的國恥，我們只載這件事的發生，爲什麼有這件事是無須解釋的，這樣接受日本的要求修改教科書便可馬虎過去。其實我們萬分沈痛的紀念『九一八』侵略者却在興高采烈地紀念『九一八』同一事件，同一紀念便大有不同的解釋。受侵略者爲什麼不能對自己的子孫解釋被侵略的事實？這是不是已做了亡國奴的明證？至於『視察』有些人說不妨代以『參觀』那個條件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實在實際上這樣的『參觀』也就等於『視察』徒然騙騙自己罷了！

三

就實避虛的侵略，也可以說是軟性的侵略。這裏所謂軟性，和尋常的意義又有些不同。尋常所謂軟性的侵略，是含有漸進的意義；這裏所謂軟性的侵略，在質的方面，仍然是激進而不是漸進的，所不同者只是不拘於表面上的名義而已。例如最初日方提出所謂三原則，中國民衆知道這是亡國的原則，紛起反對，他們就宣言並不必拘泥於三原則，但

一直到現在，所謂根絕抗日，所謂中日『滿』的合作，所謂共同防共，儘管在名義上或方式上千變萬化，而最後總是鍥而不捨，絲毫不離他們原來『志在必得』的宗旨。

我們所要努力爭取的是中華民族的眞正的獨立解放！我們不能在任何烟幕彈下犧牲我們民族的生命！我們不要忽視就實避虛的侵略是滅亡中國的更毒辣的策略！

二十五，十，十八。

世界的中國人

就量的方面說，在中國本國以外的世界上的中國人，總數達八百萬人之多，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鉅大的數目。在歐洲最小的國家只有幾千的人口，（例如在法比邊境的小共和國安多拉 Andaorra，全國就只有人民五千人）固然比不上這『世界的中國人』，就是比利時或荷蘭，每個國家的全國人口也不過八百萬人，世界上的中國人的總數可抵他們全國的人口！這好像除了具有四萬五千萬人口的中華民國以外，還有一個具有八百萬人口的『第二中華民國』在世界上屹然樹立着。這個民族的潛伏的力量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祖國外，幾於布滿全世界的中國人，他們分布的情形，據一九三五年的統計，大概

如下：

地名	人數
暹羅	二、五〇〇、〇〇〇
英屬馬來羣島	一、七〇九、三九二
荷屬東印度	一、二三二、六五〇
香港	八二五、六二五
安南	三八一、四一七
蘇聯（包括西比利亞）	二五一、五〇〇
緬甸	一九三、五九八
菲律賓	一一〇、五〇〇
澳門	一一九、八七五
北婆羅洲	七五、〇〇〇
美國	七四、九五三

地區	人數
台灣	四六、六九一
加拿大	四二、一〇〇
高麗	四一、三〇三
檀香山	二七、一七九
墨西哥	二五、〇〇〇
日本	二〇、〇七四
法國	一七、〇〇〇
澳洲	一五、五〇〇
印度	一五、〇〇〇
中美	九、四〇〇
英國	八、〇〇〇
荷蘭	八、〇〇〇
土耳其	七、〇〇〇

印度洋羣島	五、〇〇〇
緬甸	五、七〇四
南菲洲	四、五〇〇
新西蘭	二、八五四
委內瑞拉	二、八二六
智利	二、七〇〇
德國	一、八〇〇
葡萄牙	一、二〇〇
丹麥	九〇〇
巴西	八二〇
阿根廷	六〇〇
比利時	五五〇
意大利	二七四

瑞典 一四九
波蘭 一三九

這統計只是一個大概，因爲自從世界經濟恐慌尖銳化之後，遷徙無定，被迫回國的尤多，時常有變動。但是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人最多的是在暹羅和南洋。這兩處的總計，共達四百餘萬人，比全部八百萬人的數量超出了一半。在西半球，中國人最多的是在美國，約有七萬五千人。中國人在歐洲的比較少，就歐洲各國比較起來，以在法國的爲最多，約有一萬七千人；其次在英國，約有八千人。在波蘭以下的各國，中國人很少，大概不過寥寥數人而已。

關於經濟方面，據倫默氏（C.F. Remer）所調查，自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三年間，華僑每年平均匯款回國達一萬五千萬圓；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三〇年間，華僑每年匯款回國達兩萬萬圓！

我在上面提起八百萬中國人布滿了世界，足見這個民族的潛伏的力量。這樣的感

覺，尤其是因爲看到中國人在世界各處的奮鬥，不像別國的人有着充分的祖國的保護。他們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他們出國的時候，不是像那一班應該殺頭的將軍大官僚們，領得幾十萬的出洋費，堂而皇之地乘着頭等艙到國外去享福，却是過着「猪仔」的極苦生活，千辛萬苦偷偷摸摸去的。一不留神，就被什麼移民局押到拘留所，陷入更深的地獄生活！我在海外遇着許多僑胞，他們談起當初出去的情形，往往聲淚俱下。

到了國外，他們過着極勤苦的生活。就是到了現在，你在美國可以看到在那個每遇星期日大家無不休息的日期，中國人的洗衣作還是一天到晚工作着，至於平日的夜以繼日，那更是家常便飯。他們的這種吃苦耐勞的能力，在西洋人看來是認爲異常驚異的，國內的人想起華僑，通常的觀念是他們有錢，不知道他們的一些錢都是用血汗換來的。

同時因爲具有這樣的吃苦耐勞的能力而却得不到充分的祖國保護，於是更引起別國人的嫉忌，認爲搶奪了他們的飯碗，隨處受到他們的限制，甚至虐待。斬荊披棘的中國人眼見別國的僑民得到他們祖國的保護，所得的待遇便大兩樣，很自然地引起他們

對於祖國的懷念。我到各處時每和僑胞談話，無論他幹的是什麽事；無論他所幹的事的大小，無論他的知識高低，總是充滿着愛國的情緒，談起祖國，要感到萬分濃厚的興趣和深切的關心。當然，他們談到祖國的不爭氣，喪權辱國的事件紛至沓來，也要攘臂揮拳，切齒痛恨。這不足怪，祖國政治的好壞，影響到他們在外國的生活，好像一枝測量氣候的寒暑表。你無論到何處，他們和你談起十九路軍在淞滬英勇抗戰的情形，眞是熱烈得什麽似的！在那個時候，別國人看見我們的僑胞都要另眼相待，至少要和他多握一下手！報販看見中國人向他買報，都要連聲道賀，樹起大姆指誇讚中國人！在那個時候，中國人在馬路上走路都要覺得格外舒服些！不僅是一些虛面子，荷屬的爪哇當局經此一聲霹靂，就趕緊把中國的幾個「愛國犯」從牢獄中釋放出來！世界的中國人對於祖國盼望的殷切，我實在沒有適當的言語可以把它形容出來！

當然，中國倒霉，世界的中國人也隨着倒霉。例如墨西哥的驅逐華僑，在我國喪失東北四省之後，墨西哥的政府和人民對於華僑都更輕視，虐待的程度也愈甚，排華的風氣

也更厲害起來了。這是在墨西哥備受痛苦的僑胞所深刻感到的。其實不但在墨西哥，在任何地方，世界的中國人都是隨着中國的倒霉而愈益倒霉的。世界的中國人既和中國的休戚息息相關，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奮鬥固然有着萬分的關心，對於中國的腐化階層，賣國誤國的人們，也是要痛心疾首，怨恨徹骨的！

世界的中國人在已往是全靠着他們個人的掙扎而打出天下的，祖國對於他們只有萬分的慚愧。但是時代不同了，僅僅靠着無組織的掙扎是終於要被淘汰的。世界的中國人，倘若沒有健全的祖國做後盾，前途是很暗淡的。據我在海外和僑胞們接觸的結果，知道他們對於這一點都有着深刻的了解。我深信祖國一旦發動民族解放的抗戰，他們一定要作英勇的參加，熱烈的擁護。

『第二中華民國』的光明前途是隨着中華民國而俱來！我寫到這裏，敬爲八百萬的僑胞祝福！敬爲八百萬僑胞所懷念的祖國祝福！

廿五，十，十。

誰的遺憾？

有人遇着重要的事情，往往要看看外國報，他們覺得外國報上有的消息，在中國報上看不到。其實中國報上的消息，在外國報上也有看不到的。例如最近中日軍在豐台衝突的事件，你在中國報紙上可以看到『雙方整隊相向行禮互示歉意，』『整隊互表歉意，』『誤會冰釋，各回營房，』『決將兩軍調至較遠之地方』等等，這些話很顯然地告訴我們，兩方同樣地『歉』着，『調』着，中國並未吃虧，但是你在外國報上便看不到！

例如英文字林西報就說是在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之前，由中國副師長許長林向日本部隊長弁田口正式道歉，舉行『道歉禮』後，中國隊立即退出豐台，日本隊即往佔據中國隊的營房。換句話說，控制平漢、平綏、北寧三路的豐台已經很抱歉地交給『友邦』

的軍隊了！據日文上海日日新聞，許副司長代表中國軍正式道歉時，說『此次事件，中國方面引為非常遺憾，茲特聲明，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弁田口部隊長的答語是：『中國方面若繼續有此不誠意之行動，日方惟有採取自由行動而已……』這似乎不像是互表歉意的口脗吧。

我們做中國人的人當然不一定要相信外國報，但是本月廿一日的申報上豐台我駐軍盡撤的大標題，却很引起人們的思慮。豐台是否屬於中國的領土？駐軍權是否屬於中國的主權？這都是我們在萬分沈痛中所不能忘却的！

廿五，九，廿七。

躲到那裏去？

五年來慣於『吃耳光陪笑臉』的中國，最近因英國的孟徹斯特導報社論說了幾句似乎恭維中國的話，說日本要中國吃耳光陪笑臉，中國不幹了，這是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的第一次云云，似乎這兩塊吃了無數耳光的厚臉上，忽然有着了一些什麼光彩似的！其實吃耳光，而還要陪笑臉，固然是丟盡了臉，卽不願再陪笑臉，而仍然聽任敵人打耳光，也還是一個問題！

提起吃耳光，使我們想起最近在號稱中國領土而却爲『友邦』勢力所籠罩的一個地方演過的一幕慘劇。那裏有個中國某大銀行的分行，有一天下午四點鐘，忽有兩個某國的憲兵，穿着便服，毫無憑證，來到該行向會計主任查賬。這位主任因他們既未穿制

服，又無憑證，不答應，他們憤憤而去。第二天下午同時他們叫人傳他到某國憲兵司令部去，一進去就被喝着下跪，被打幾十耳光；第二天下午同時又叫去跪下打幾十耳光；第三天下午同時又叫去跪下打幾十耳光。這位主任覺得實在沒有臉再在那個地方做人，辭職回到總行所在地。這種太不近情理的事實，倘若不是他親口告訴我所認識的朋友，我們是絕對不能相信的。這很顯然地是完全失了國家保障的慘酷待遇！個人吃了耳光，在目前還勉强能躲來躲去，等到這種情形普遍到全國，整個國家能躲到那裏去？這是值得全國人深思痛念的。

廿五，十，十一。

從心坎裏

魯迅先生逝世和殯葬的情形，還歷歷如在眼前。我們回想到整千整萬的羣衆瞻仰遺容時候的靜默沉痛，回想到整千整萬的羣衆伴送安葬時候的激昂悲愴，再看到全國各報和刊物上對於他的逝世的哀悼，無疑地可以看出魯迅先生是民衆從心坎裏所公認的一個偉大的領袖。我要特別指出：『從心坎裏的』公認的領袖不是藉權勢威脅可以得到的，不是藉强制造作可以得到的，是由於永遠剛毅不屈不撓的爲大衆鬥爭的事實所感應的。

這種永遠剛毅，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是民族解放鬥士的最最重要的一個特性，在今日國難嚴重時期尤其可以寶貴的特性。這種精神和『亡國大夫』的奴性正是立於

相反的兩極端。在魯迅先生下土的時候，羣衆代表蓋在他的棺材上的那面「民族魂」的大旗實含有很深的意義。中國的不亡，就是要靠我們積極提倡擴大這「民族魂」嚴厲制裁那些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的「亡國大夫」型的國賊和準國賊！

魯迅先生將死前的最後未發表的遺作是關於章太炎的，聽說他認為章太炎努力民族革命，曾經入獄七次，還是不屈不撓，這種精神實在是值得我們紀念和崇敬的，雖則章太炎的晚年思想已落在時代的後面。我們覺得魯迅先生的這種見解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魯迅先生，因為他是民族解放的偉大鬥士；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位民族解放的偉大鬥士，更須永遠不忘記他的剛毅不屈的偉大人格。

廿五，十一，一。

傾訴

韜奮先生：

一提起筆來，便好像不知有多少話要對你傾訴！

復旦大學女生張柳泉女士的死，我想你一定早知道了，也許會有什麼感想嗎？

我是她七八年來的老同學，正如我和生活——以及生活的化身——一樣地有着深厚的友情！所以她的死於我不啻是平生一個莫大的刺激！這比死去我的嫡親的弟妹還厲害！因爲死去嫡親弟妹那只是骨肉之哀，而死去朋友——像她這樣的朋友，——却直接間接的影響着我的前途！我的人生而同時也許還會影響着無數明明不相千的青年！你信不信？

前天我曾寫過一封信致柳泉的大妹妹莉南，昨午才接到覆信，（附上一閱）在莉南女士的覆信裏，她說：「……姐姐的死因便是小資產階級的前進青年的煩悶！對於現在，誰滿意呢？？你？我？……」啊！先生！你看見

嗎？「小資產階級前進青年的煩悶」是她的致死之因！我敢說學生運動怒潮中的有力份子——學生本身——除了一些漢奸，營私的這個黨那個派的一些人以外，大多數都是屬於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前進青年！他們（包括她們）是純潔的，坦白的，熱血的，有着愛國熱誠，有着革命精神的進步青年！而且他們並不是專爲出風頭，空空搖旗吶喊混過五分鐘就算了事的，却是時時刻刻都在想着：「就這樣幹！在幹的時候我們的工作應當如何分配，我們的鬥爭姿態應當採取那種方式才有效？幹了過後又怎樣，將來又是怎樣？……」啊！這個「將來」簡直是他們感着最苦悶的字眼兒！因爲他們看見不但「將來」是那麼慘淡無光，就是「現在」也會使人徬徨不定！一方面固然他們希望的是有着滿意的兌現的「現在」和光明快樂的「將來」然而事實上所得到的是什麼？是皮鞭、木棍、大刀、水龍、拘捕、慘死……他們英勇的不顧雙親的苦勸，友朋的忠告，放棄家庭的享樂，愛人的溫情，丟掉寶藏萬千的圖書館，諄諄善誘的好教師……發瘋似的去和一切惡勢力拚命！爲了什麼？希望的是什麼？要求的是什麼？

她——柳泉女士——決不是個弱者！她平時的勇敢堅毅和富有獨立精神的個性，告訴我們她不是個弱者！她不受經濟壓迫，她不受父母虐待，她不會鬧戀愛糾紛！她沒有失業的煩惱……然而她終於那麼死了！而是死於「小資產階級的煩悶！」先生！我想每一個如上面所說的所謂前進青年，當他們看到這段新聞的

時候，都得皺着眉頭想：『哦！她這麼死了！我呢？……』也許有的回答是：『我不死！我不能像她那樣偷偷的死去！那有什麼用呢？眞傻眞死得不值！……』而有一部份的回答必定是：『唉！這個國家，這個世界，實在也是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啊！與其受着虐待，吃衛生丸而死，還不如自殺了痛快！……』老實說：我們都有自殺的勇氣！我們只要不怕流血不怕死，我們便有了那個勇氣！只是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不能讓自己隨隨便便的死去而已！老實說，就拿我自己來說：我也有自殺的勇氣！當那些凡是我曾經幹過，曾經嘗試過，曾經聯想過，或是我預備繼續着將來還要幹，還要嘗試的種種大小事，使我興奮而忘憂的時候，我便感到我的周圍儘是我必需要幹的工作！我有工作，我不能死！所以我便昂着頭望着前面興起生之趣味，生之可貴的意念！而一方面呢？當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煩悶的時候，便又懊喪欲死！這個時候，唯一挽住我的脚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倫之樂。我覺得如果我死了，不但愛我的父母會受不住摧損，就是敬我的弟妹們也將失了前導者！却並不是我自私的依戀家庭，國家世界都甘心拋棄，家庭還算什麼呢？我想和我作一樣想的人必不少。這麼說來，我們眞是危險的！只要有一個時期下個決心說：『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們便都會如柳泉女士那樣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毀滅！……你信不信？所以在這個時代，我覺得其他什麼職業問題，升學問題，社交問題，婚姻問題……都不成其爲問題，却是：我們還是『生』呢，還是『死』的問題了！先生！請你不要誤會我像是在發

神經病，我確是個身心健全的女性！只不過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有些興奮而已！而且我不是在宣傳「死了好」的可怕的主義。我反對死！我反對前進的青年隨隨便便的死！我反對像柳泉女士那樣的死！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希望你領導我們往生的路上走，卻不是向你傾洩我的滿腹牢騷，或是預報我也會那樣死的消息！不過同時請你注意到我雖然不會再那樣死，而別的青年卻不免有作那樣想的人們的問題！

青年人，尤其是知識階級的青年人，他們是最敏感的！無論是內心的，無論是外形的種種感觸和遭遇，都時時刻刻的向他們進攻而使他感到煩悶！除了一部份在思想方面相當的健全，在意志方面相當的堅定，在實際方面有相當的經驗，在學識方面有相當的基礎的青年外，大多數還在猶豫徬徨着！好像身心的四周都是問題，無數的『？』在腦子裏轟轟亂轉着。我們自己不能解答時唯有煩悶！我們的父母和我們好像隔了一個世紀！（當然不是單指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相當賢明的。）我們所感到的煩悶，他們不能了解；我們所要求的兌現，他們不能給與；我們苦惱着的問題他們不能解答。假使我們都能有像你那樣的一個叔叔或伯伯先生或朋友當然好些。然而我們沒有！我們只是彷徨終日苦悶終日煩悶終日！還是問題是問題，解答是解答各不相關！結果，弱者唯有想死了乾淨，強者也只是哀鳴掙扎而已！所以我希望你除了自己本着良心努力於救亡運動，或是領導青年共同努力於救亡運動之外，還得時時刻刻關心到他們腦子裏所轟轟亂轉着的

「？！」因爲這些「？」的確是他們的「生」和「死」的懸崖！一個錯誤念頭攻上心頭便跌下去了！

寫到這裏，還是結束了吧！頭腦都像空了，然而思緒眞亂的太興奮，寫不出什麼好話，字句又這麼草率，還得請你原諒。

還有，這裏我抄下關於一個哥哥寫給一個弟弟的信的一段給你看看：「……一個大學教授可以發表一篇熱烈的論文，或是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鼓吹羣衆去實行救國運動，但絕不能領導自己的學生去參加。這原因是：羣衆救國運動是每一個國民的責任，是一事；教育學生使其早日完成學業是教育者的責任，是另一事；二者各有其立場，並不矛盾……教育者同時有此兩種不同的態度，不特不可非難，而且絕對是「對」的！羣衆要聽他，學生也要聽他，蓋其手段不同而救國目的則一也……弟弟！你明白了嗎？做父兄的對於子弟的責任與教育者的對於學生是一樣的啊！……」先生看了覺得怎樣？卽請

鐙安！

王德謙謹上。

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於滄浪亭畔。

我看完了王女士的這封信，受到很深的感動，因爲她的話實在是反映着無數純潔

青年的心意。

張柳泉女士的自殺，我們感覺到非常的傷悼，在上期筆談裏曾經略有表示了。有一部分前進青年聽到柳泉女士自殺的新聞，覺得她死得不值，不該學她那樣死去；也許還有一部分青年因爲悲憤於現實的壓迫與困難，還不如自殺的痛快，換句話說，也許隱隱中受了柳泉女士這個不幸事件的暗示，有跑上死路的危險；尤其是因爲柳泉女士是個前進的青年，是個好學生，是個愛國者，引起人們的無限同情，在無限同情中也許要掩蔽到自殺這件事的錯誤。但是這個錯誤我們却應該明白指出，希望全國青年注意的。我們承認中國民族是在最艱危的時代，也承認參加救亡運動有着種種的困苦艱難。但是正因爲中國民族是在最艱危的時代，所以需要我們格外努力來共同奮鬥；在奮鬥中有着種種的困苦艱難，這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倘若我們不準備和這種種困苦艱難鬥爭，反而想要逃避它，那就根本不必要愛國救國。一瞑不視是能夠克服困難呢？還只是逃避困難呢？這個答案是很顯然的，那末我們對付困難應該堅守着什麼態度，也是很顯然的了。

可是無論怎樣前進的人們（當然包括青年，）因爲複雜社會的薰陶與反映，在他們的很前進的意識之外，往往還殘存着或潛伏着一些錯誤觀念，時在那裏作祟，你一不留神，這些錯誤觀念便要戰勝前進的意識，也就是王女士所謂『一個錯誤念頭攻上心頭便跌下去了。』所以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要在實踐中時時克服這些暗中在那裏作怪的錯誤觀念。我說『實踐，』因爲思想的前進，並不是僅僅看幾本書就算數，還須在實踐中運用體驗。如果我們雖在書本上懂得着的理論，而在實踐中却不知道運用，不留心體驗，那還是不能算眞正懂得。我說『時時，』因爲一次克服了錯誤觀念還不夠，那潛伏着的錯誤觀念遇着我們的防線鬆懈的當兒，還要作怪的，所以我們要時時在實踐中去克服它。像柳泉女士那樣前進的好青年，所以會自殺，還是由於在那剎那間錯誤觀念的作怪，戰勝了正確的思想。否則不滿煩悶，只應該使我們更堅決地向前奮鬥；不應該使我們逃避困難，一瞑不視。我們不但不應該因柳泉女士的自殺而被暗示到『死了乾淨，』反而要格外醒悟，時時提防『錯誤念頭』來『攻上心頭，』使自己不要『跌下去。』

王女士對於柳泉女士的自殺，一方面痛惜她，一方面却不以她的自殺爲然，這足見王女士的思想正確，是很可敬佩的，但是她有時還免不了這樣的感覺：『當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煩悶的時候，便又懊喪欲死！』這便是在她的正確的思想裏面，還時有『錯誤念頭』在那裏作怪，必須加以克服的。其實我們大家都不免時時受到殘存的潛伏着的『錯誤念頭』的進攻，都要時時在實踐中克服它。

王女士在上面所引的幾句話後面，接着說：『這個時候，唯一挽住我的脚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倫之樂。』她又說：『只要有一個時期下個決心說「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們便都會如柳泉女士那樣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毀滅。』我覺得父母弟妹之愛固可寶貴，但是我們有我們的生的任務，並非專爲『父母弟妹』而生的。我們對人生果有正確的觀念，無論『父母弟妹』如何，我們還是要在實踐中時時和『錯誤念頭』抗鬥的。

最後談到教育者的責任的那句話，那很顯然的是詭辯。學生既是『羣衆』的一部份，當然不能被擯於『羣衆救國運動』之外。敎育者在國難中所敎的『學業』也應該

把所教的內容和救亡運動聯繫起來，而且對於學生的參加「群衆救國運動」只應立於指導的地位，不應立於壓迫的地位。——編者

廿五，九，十三。

理智與情感

韜奮先生：

在一卷十四號貴刊的封面上讀到一則關於張柳泉女士自殺的筆談，旁邊還有一幀照片，照片下寫着「因被停學而自殺的張柳泉女士。」本來先生的筆談和照片下面的說明都是根據了「新聞」寫的，但這「新聞」是太不眞實了，大都是記者的猜測之詞，這錯誤使一般人誤解了死者自殺的原因，同時估輕了死者自殺的價值。對於張女士不能不說是一種冤屈。下面兩點亟須更正的：

（一）她沒有接到學校令她自動退學的通知——這類通知曾發給其他同學，但她沒有。前幾天去南京訪她父親的時候，她父親就一再聲明：並沒有收到學校的通知，且希望上海的報紙能替他更正一下。（學校當局在九月二日也有信給立報要求更正）同時在二十五日上海同學還接到張女士的信：「……他們都受了處分，獨我例外，一點不覺歡欣，倒像自己作了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怪不舒服的。」所以她實在並沒有

收到校裏的通知書，也沒有因此而「極爲憤慨。」

（二）她旣沒有接到這項通知，她父親當然也不會「加以責備」了。相反的她父親並沒有因爲服務政界而對於她從事愛國運動橫加阻礙，間或有一兩次勸阻她的較偏激的行動，也無非是出於愛護子女的熱忱。所以她的自殺是另有原因的。

因爲我和張女士生前接觸的機會較多，所以對於她也更能了解一些。證諸她平日的言行，我覺得她的自殺的原因，實普遍的潛伏在許多青年的腦中，不過她比一般人更敏感一些。這不僅是張女士一個人的問題，實在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許多前進的青年的自殺，無疑的是救亡運動的大損失。死是雖然已經死了，但同樣的事情從前也曾有過，我們更不能保證以後不會再發生，我們應該想方法來制止它的再發生。

張女士是一個熱情的女子，她對現實的痛苦感是非常銳利的。她在這社會中所看到的祇有醜惡不合理，矛盾和黑暗；她找不到一點光明。她憎恨着這個血腥的社會。她的熱情使她具有着一個很崇高的人生觀，她說：「人生的意義在使人類的生活更臻於完善。」她有拯救人類的決心，她希望做毀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工作。但是環境一次次的刺激她，告訴她這是夢想，她的力量太薄弱了。她眼看着社會愈變愈醜惡了，而她的

決心，她的工作却受了重重的障礙。這對於一個充滿着熱情而有意要拯救人類的人是莫大的痛苦。她的熱情一天不減少，她的痛苦便一天深似一天。所以她曾說：『生平使我最痛苦的事是「我這一生是不會有用的了。」』自殺的念頭便種因在這裏。她希望還是早一點死，一方面可以使她自己少受些兒苦痛，一方面她希望由於她的死或許可以使更多人覺到這醜惡的社會的確需要推翻。她的『將來』也在這苦痛的現實中消失了，她以爲對於現實既一點力量沒有，將來的希望更不能使現在挨着苦的人得到滿足，所以她對於將來一點沒有留戀。這是使她自殺的原因。

以上是她自殺的根本原因，但她所以在這時候自殺，是受了學校裏變動的消息的刺激。她對於李校長離校，金祕書長的辭職，都表示非常憤慨。這在她最近給同事的信裏也可以看出。當同學告訴她慰留李校長已絕望的消息後，她更失望了，在失望之餘便吞服了兩瓶早已買好的安眠藥水。

這是使我非常感覺着不安的，她的所以死得這般快，一半是由於沒有人能同情她。她對現狀不滿的感覺，也許是很多人都夠了解的，但是她的熱情和痛苦却沒有人能體會，她的不得已的自殺的決心，更遭受了許多人的非議。許多自命爲聰明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想盡種種理由，和她辯駁，想用理智去說服她的情感。凡是幾個和她比較接近的人都這樣勸她，責她這是一種躲避，說我們應該有希望，我們應該忍

受着這些艱苦，有一分力量幹一分事情，自殺是太消極了。……勸她的人當然全是好意，但不料這種鼓勵，在熱情的她只覺得冷酷，非但不會生一點效果，反而使她更苦痛些。連她知己的朋友都不能夠同情她，了解她，於是她更失望了。

韜奮先生，這是常會碰到的事情，我們不能熟視無睹，我們應該想一個更有效的辦法來拯救這些熱情的青年。

金草謹上。九月八日。

我們對於張柳泉女士自殺的這件事，在上期本刊答覆王德謙女士的信裏，已表示過我們的意見，讀者可以參看。金先生在這封信裏一方面說張女士『有拯救人類的決心，她希望做毀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工作』；一方面說：『她希望還是早一點死，一則可以使她自已少受些兒苦痛，二則她希望由於她的死，或許可以使更多人覺到這醜惡的社會的確需要推翻。』這裏面顯然含着很大的『錯誤念頭。』『拯救人類』和『毀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唯一途徑，是靠我們能不怕『苦痛』的奮鬥，所以要『少受些兒苦痛，』

根本是錯誤的。要『使更多人覺到這醜惡的社會的確需要推翻，』這事所需要的工作，在消極方面是要暴露社會的罪惡，在積極方面是要喚起民衆共同奮鬥，和醜惡的社會抗戰，建立合理的社會。自殺這件事，對於積極方面的工作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爲純潔的有志的人多死一個，那鬥爭的力量多損失一分。即在消極方面，要暴露社會的罪惡，也要靠我們的嘴，我們的筆，以及我們的工作，作繼續不斷的努力，倘若只是一瞑不視，那暴露的力量是很微薄的，採用這種方法是很不智的。而且個人的力量比較的小，集體的力量却比較的大。我們大家都來作繼續不斷的努力，這積累起來的總的力量是很大的；假使我們都來尋死以擺脫一切，總的力量不是等於零嗎？『醜惡的社會』不是什麼空洞的東西，也是人造成的，那些醜惡的人看你一個個死去，他們的醜惡被暴露的危險更可以大大地減少，那正是他們求之不可得的事情！

我們悲痛張女士這樣的一位好青年，竟不能克服『錯誤念頭』而自殺，原不忍有所『非議，』但是爲着仍須努力於救亡運動，仍須努力與醜惡的社會抗鬥的人們，不得

不很老實地說明我們的見解。

最後一點也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金先生所提及的比較接近她的人和她辯駁的失敗。平日漸積於腦裏的『錯誤念頭，』原不是幾次『辯駁』所能消除的，這是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教育家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也是思想比較清楚的朋友們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用工夫於增強正確的思想，克服錯誤的念頭。——編者

廿五，九，二〇。

附 錄

大衆生活社致北平全體學生的一封信

親愛的同學們：

你們爲着要鼓起民衆的救亡抗爭，爲着要衝破暴敵漢奸的亡國戰線，已經用吶喊，示威和流血發動了神聖的民族解放戰鬥「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無疑的已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寫成了最光榮的史頁。你們所付出的血的代價一點沒有虛擲，在北平的救國浪潮湧起以後，全國各地的青年們和一切不願做奴隸的男女同胞們都前仆後繼地起來給了你們狂熱悲壯的響應，不論是華北，華中，華東，華南……這一個多月以來都灑遍了救國戰士們的熱血。不管內外民族敵人是怎樣聯成一氣用暴力欺騙來企圖

消滅民衆的救亡運動，但是潛藏在大衆血流裏的忿怒此後是再也遏抑不住，每一顆灼熱的心，在現在都爆射出要求禦侮救亡的憤火；發動全國規模的抗敵戰爭，早已成了千百萬大衆喊出的一致呼聲。雖然在嚴重的消息封鎖之下，使大家很難看到各地救國運動的繼續烽起，但是各地的救亡的熱血正在飛快地匯流攏來，却是千眞萬確的事。我們應該深信中國的民衆是決不讓國家滅亡，決不讓內外民族仇敵繼續橫行的，一個光輝無比的民族解放的偉大勝利正在向我們招手。

我們正站在民族解放的文化陣線上回應全國青年們的救亡鬥爭，特別是對於北平的同學和各界參加救亡的同胞表示着無上的敬意。現在趁着上海救國運動開展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對北平受傷被捕的同學致最熱烈的慰問，對死難的同學致最深沉的哀悼，同時也把我們對於你們未死的同學的願望宣達出來。

華北危機以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危機正在繼續加深。全國救亡戰士們此後必須擔負更艱苦的重任。我們跟你們一樣，堅決地認定在目前要保證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只

有全國人民結成一條極廣大極堅强的民族聯合戰線，各界的和各地的同胞此後必須站在民族獨立自由的大旗之下，臂膊挽緊臂膊地形成擊潰內外民族敵人的革命攻勢。因此我們首先希望你們伸過手來和南方的民族戰士握得比以前更緊些，希望你們把寒假期內的救亡工作和消息不斷地報告我們，供給我們許多光輝的材料，我們不但應當儘量給你們發表出來，傳達給南方的救亡大衆們，而且也將用熱烈的救亡工作回應你們。假如你們能爲我們建立供給救國消息的通訊網和推銷救國刊物的發行網，那我們所表示出來的，將不只是感激，而且是更大的興奮。

知道你們在寒假期內仍然到鄕村，到街頭巷尾繼續救亡的工作，因此我們相信你們在不久的將來又將燃燒起比以前更熾烈更光耀的民族抗鬥烽火。把北平以至整個華北從屈辱的冰天雪地中奪回到民衆的熱手中來。我們第一希望你們組織得比以前更嚴密，更堅强；第二希望你們用加倍的努力去宣傳，鼓動，組織大衆；第三希望你們從救亡鬥爭中學習民族解放的理論與戰術，採取突擊的姿勢；第四希望你們誓死堅持到底，

一直到內外民族敵人的營壘完全摧毀；第五希望你們經常地跟其他各地的救亡戰士互通聲氣，以便建築一列全國規模的抗敵救亡堡壘。

這封信希望你們公佈出來，給全體同學們看，也希望你們給我們大聲的回答。敬致民族解放的敬禮！

大衆生活社敬啓

廿五，一二十五。

附　錄

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自去年十二月九日學生救亡運動開始以來，這七個月中，國內一般政治形勢，顯然有重大的進步和轉變。在以前，我們是陷在互相殘殺，互相排擠，互相猜疑的泥溝裏；現在我們已經逐漸明瞭，只有掉轉鎗頭一致向外，才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在以前，安內和攘外的先後問題還起了很大的爭辯；現在政府和民衆，却已逐漸在抗日第一的旗幟下面團結起來。這七個月中間，全國學生救亡運動再接再厲，全國及各地救國會相繼成立。一般民衆對於聯合抗日，已有了深刻的認識和熱烈的要求，這是不消說得的。此外，政府對日外交，最近也比較的採取强硬態度。塘沽協定的正式披露，浪人走私的嚴重抗議，至少這

兩件事，表示政府不甘心屈辱到底。各地軍事當局近來也開始有了覺悟。西南領袖最近公然宣佈出兵北上抗日。宋明軒將軍雖然在數月前，曾向日本屈服退讓，但是對於日本軍部屢次强迫要挾成立僞組織，却始終加以拒絕，這是值得讚許的。至於向來和國民政府對立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最近也改變政治主張，以抗日救國爲目前主要任務。就報紙所載消息，『工農蘇維埃政府』已改爲『人民蘇維埃政府；』『工農紅軍』已改爲『人民抗日紅軍。』這些事實，說明了現在全國人民，不論在朝在野，不論中央或地方，不論左派或右派，都已一致認識中華民族的當前大敵，只有一個。而在這民族大敵之前，政府和人民，中央和地方，友黨和敵黨，已開始企圖建立全民的大團結。這全民的大團結一旦建立起來，不但可以挽救國家於危亡，而且奠定民族復興的基礎。這是我們馨香禱祝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却不能隱諱目前的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就是大部分人民對於團結救亡的認識，還不夠澈底，對於全民陣線的信念，還不夠堅決。因此，雖然大家都

集合在抗日救國的大旗下面，大家依然是互相傾軋，互相疑忌，互相鬥爭。甚至有些人以爲『抗日救國』只是一種時髦的裝飾品；有些人以爲聯合戰線不過是互相利用，至多也不過是一時苟合，所以今天是同志，明天可以成爲仇敵。這種錯誤的觀念，要不是立即糾正過來，廣大的民族救亡聯合戰線，斷乎不能建立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也一定馬上就會分裂。但是誰都知道，救亡聯合戰線要是不能建立起來，或者建立起來以後，立卽四分五裂，抗日救國是決不會得到勝利的。抗日救國不能得到勝利，那麼我們的前面自然只有死路一條。

打開天窗說亮話，現在雖然大家都叫喊抗日救國，大家都在高談聯合戰線，但是政府懷疑民衆，民衆也懷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國民黨怕被共產黨利用，共產黨也怕被國民黨利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不僅如此，甚至本來是一家人，現在爲了聯合救亡的緣故，也紛紛互相猜疑起來。例如，同是政府中人，對於國家根本大計，却不容許公開坦白討論；同是熱心救國的人士，却互相懷疑被某派某黨利用。這事

實說明了什麽？說明了在抗日救國的口號中，各人仍然是同牀異夢，各懷鬼胎。大家難道已經把印度朝鮮亡國的慘痛教訓，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嗎！

就我們個人數月來參加抗日救國運動的經驗來說，我們因爲完全站在人民救亡陣線立場的緣故，竟引起了各方面的懷疑猜忌。政府因爲我們主張各黨各派合作抗日，承認了共產黨勢力的存在，就懷疑我們是被共產黨利用。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因爲我們主張各黨各派合作抗日，就等於主張和國民黨合作，便猜想我們是被政府收買。另一方面，中央因爲我們同情西南抗日主張，就認定我們蓄意反對中央；西南當局却又因爲我們求全責備，認爲是替中央說話。這事實又說明了什麽？說明了我們的當局，我們的一部分青年民衆，對於聯合救亡的原則，是怎樣不夠了解，不夠忠實，不夠熱誠，不夠信仰啊！照這情形發展下去，大家拿抗日救國作幌子，拿聯合戰線當作一件把戲玩弄，我們會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嗎？

對於一切外來的懷疑猜忌，甚至造謠中傷，我們打算辯護我們自己嗎？不，我們沒有

這個打算。我們已經決定為了國家和民族，犧牲我們的身家性命都願意。個人的毀譽更算得什麽？我們發見了各種不同方面對於我們的誤會，我們不僅毫不介意，而且更增加了我們的自信力。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受到各方面的誤會和懷疑，這事實正證明了我們過去忠實於救亡聯合戰線的立場；正證明我們一面不放棄一點一滴的抗日力量，另一面又不放棄一絲一毫的聯合戰線立場；正證明我們一面願意和任何抗日勢力誠意合作，然而同時決不願意遷就任何方面。我們敢宣誓我們今後仍堅決地站在這救亡戰線的立場，不躲避，不退却，不放棄立場，不動搖意志，一直到中華民族解放運動達到完全勝利的一天。現在我們所擔心的，却只有一件事，就是現在不論政府當局，不論人民大衆，有一部分對於這純潔無私的救亡聯合戰線，太不夠理解，因不夠理解的緣故，更不夠忠實，不夠熱誠和信仰。因此，他們至今還是在互相殘殺，互相攻擊；即使表面上他們已經聯合起來，暗下裏他們也還是在互相懷疑，互相猜忌。這樣，縱使他們在主觀上是為了救國救民，客觀上他們是破壞了聯合戰線，妨礙了抗日工作。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為對於救

亡聯合戰線的立場，太不理解的緣故。因此我們認爲對於聯合戰線的立場，有向政府當局和人民大衆作一番詳細解釋的必要。這不是爲了表白我們自己，而是爲了抗日救國，爲了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

什麽是救亡聯合戰線的正確立場呢？

我們以爲：第一，抗日救國是關係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所以只有集合一切人力，財力智力物力，實行全國總動員，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換句話說，抗日救國這一件大事業，決不是任何黨派任何個人所能包辦的。脫離了民衆，單是政府，抗日必然失敗；但是沒有一個政府的領導，單靠民衆自動地作戰，也決不會有勝利的前途。中央政府要是沒有各地方當局的合作，固然談不到抗日；但是地方當局，在和中央政府對立的狀態之下，即使出兵抗日，也未必有勝利的把握。固然，抗日救亡是火燒眉頭的急事，我們遇到敵軍入境，就要立即抵抗，斷不能等到全國總動員成功以後，方才發動。所以我們贊成東北義勇軍的英勇抗敵，贊成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在上海的奮發抗戰，我們也贊成西北軍在

喜峯口察哈爾的抗日戰爭。我們贊成這種局部的抗日軍事行動，目的依然在能夠推動全國大規模的抗日軍事行動。否則，如果我們相信單靠局部抗日，或者一黨一派包辦抗日，就可以得到最後勝利，依然不免犯了重大的錯誤。抗日救國要達到最後的大勝利，必然要倚靠全民族的一致參加；我們所以有結成救亡聯合戰線的必要，原因也就在這裏。不然，我們要是相信國民黨可以包辦救國，我們只要加入國民黨就是了，就不必談什麽聯合戰線。我們要是相信共產黨可以包辦救國，我們只要加入共產黨就是了，也不必談什麽聯合戰線。我們主張聯合戰線，就是因為相信抗日救國的大事業，決不是任何黨派任何方面單獨所能完成的。

第二，我們主張各黨派各方面共同聯合起來抗日救國，這並不是說把各黨各派都消滅了，更不是說利用聯合戰線，把某黨某派消滅了。在聯合戰線上的各黨各派，儘可以有不同的主張，政府和民衆、中央和地方，也儘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只要在抗日救國的一點上，求得共同一致，大家互相寬容而不互相傾軋、互相攻擊，聯合戰線就建立起來了。那

就是對於抗日救國，政府也還可以有政府的主張，民衆可以有民衆的主張，這並不妨害了聯合戰線的建立。只有政府壓迫民衆不許自由提出抗日主張，民衆籠統地反對政府的一切主張，這樣聯合戰線才不免於破裂。所以互相寬容是聯合戰線的第一要義。爲什麽我們要求言論自由，要求開會結社自由，也就因爲大家是中國人，在共同抗日的立場上，必須互相寬容，互相容許自由發表意見，自由結合團體。要是沒有這種寬容的精神，聯合戰線根本就無法建立起來，更談不到抗日救國。

第三，在聯合戰線中間，不僅要大家互相寬容，而且要公開，要坦白。凡是利用聯合戰線，利用抗日名義，作個別的企圖的，就是破壞聯合戰線，也就是破壞抗日運動。聯合戰線應該結合各黨各派的力量以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但不能爲任何黨任何派所利用。固然，在一個廣大的鬥爭中，一部分不良分子利用聯合陣線，假公濟私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但只要我們一切的行動都坦白公開，這些假公濟私的不良分子，立刻就會暴露出來，立刻就會被羣衆唾棄的。

第四，聯合戰線的主要目的，是在擴大抗日救國的隊伍，這隊伍自然越廣大越好。既然是中華民族革命聯合戰線，那麼四萬五千萬的中國人中間，除了漢奸以外，沒有一個人是應該被擯斥的。即使是漢奸，要是一旦覺悟，參加抗日救國運動，也未嘗不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時我們也斷沒有排斥他們的理由。而且我們相信，中華民族要不是生成奴隸根性，活該亡國滅種，決不會有人眞正甘心做漢奸。許多漢奸都是因爲爲環境壓迫，缺乏民族自信心，才不知不覺地造成了的。只有建立廣大的救亡聯合戰線，恢復民族自信心，才能克服一切漢奸意識，消滅一切漢奸運動。

第五，許多人對於聯合戰線的前途，缺乏堅定的信仰，以爲聯合戰線不過是一時的苟合，過了不久就會分裂的。這一種見解也完全錯誤。因爲假定大家對於聯合戰線的前途，沒有信仰，那麼聯合戰線自然會不久就破裂，而抗日救國也斷不能達到勝利的目的。過去的國共合作就是一個前例。但是假如大家眞正能夠誠意合作，對於聯合戰線的前途，眞正有堅定的信仰，那麼聯合戰線的基礎只有一天天鞏固擴大起來，直到抗日救國

達到完全勝利的一天。就是在抗日救國完全勝利以後，這人民的大團結也不見得就會分裂。因爲各黨各派既然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奮鬥，終於得到了共同的勝利，大家就變成患難朋友，許多本來不能諒解的事情，就可以諒解；許多本來不一致的意見，也就可以一致起來。那時中國才眞正能夠統一起來。因爲歷史告訴我們，許多國家都是因爲對外戰爭的勝利而促成內部統一的。這樣看來，民族聯合戰線決不是一種短命的過渡性質的結合，問題只在於我們對於參加聯合戰線的態度，夠不夠熱誠，對於抗日救國必然勝利的信仰夠不夠堅定就是了。

這是我們對於聯合救亡所採取的立場，我們希望這個立場成爲全國人民所採取的共同立場。此外我們爲了抗日救國，對於中央及地方當局，對於各黨各派，對於一般民衆，謹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提出我們的一些希望。我們不敢說這是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但是至少我們是以國民一分子的資格，向我國的當局和民衆進言。縱使我們的主張過分坦白了些，我們想，同是中國人，當局和民衆是一定都會諒解我們的。

（一）我們對於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先生的希望　五年來，蔣介石先生歷次表示埋頭苦幹，忍辱負重準備抗日，這是天下所共聞的。我們也承認抗日要儘可能的作迅速而有效的準備；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只是準備抗日的方式。蔣先生歷次主張以先安內後攘外的方式準備抗日。不管這主張對不對，但是五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一個主張是失敗了。五年來安內的結果，剿共軍事並沒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又發生了裂痕。可見安內政策並不能促成眞正的內部統一，而惟一得到「安內」的利益的，却是我們的共同敵人。照這情形下去，恐怕「內」不及「安」而中國全部已早成爲日本的殖民地了。蔣先生要是細心想一想，應該會知道這是何等失算啊。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在目前，敵人正在企圖吞滅華北和福建，民族危機已嚴重到萬分。蔣先生處全國最高統治地位，應該趕快設法作抗日救亡的眞正準備。眞正的準備抗日，決不是所謂「先安內後攘外，」而是聯合各黨各派，開放民衆運動以共紓國難，因此我們希望蔣先生馬上做到下面幾件事：第一，停止對西南軍事行動；第二，和紅軍停戰議和，共同抗日；第三，開放抗

日言論自由和救國運動自由。這三件事做到後，「內」不必「安」而自「安」。隨後我們更希望蔣先生親率國民政府統轄下的二百餘萬常備軍，動員全國一切人力財力智力物力，發動神聖民族解放戰爭。這民族解放戰爭達到完全勝利之後，蔣先生不僅是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而且將成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這是我們十二分誠意盼望的。要是不然，蔣先生置亡國滅種的危禍於不顧，依然繼續剿共，繼續內戰，這樣，蔣先生縱使一生埋頭苦幹，也不能見諒於天下後世。我們相信蔣先生決不會出此下策。蔣先生在二中全會報告救亡禦侮步驟與限度，自然可以代表蔣先生的最近意見。我們讀了那個報告之後，覺得對於和平絕望與犧牲最後關頭的解釋，是比較的具體了，他說：假如敵人強迫承認僞滿的時候，或者從去年十一月以後，敵人再侵害中國的領土主權，而政治外交方法不能排除這個侵害的時候，這便是和平絕望的時候，也便是犧牲的最後關頭。對外在這個限度裏面，儘可能的進行準備；我們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們得再提出，除了這對外的限度之外，對內的停止內戰和開放人民的抗日言論自由和救國運動自由，

也是極端必需的。否則一面準備而一面自相消耗，結果恐怕要所得不償所失；政府昌言準備而限制人民自動起來準備，也不足以見諒於人民。這兩點，我們是要重複提出，請蔣先生注意的。此外，蔣先生在報告中把中國和阿比西尼亞等量齊觀，這在我們是不敢同意的。

（二）我們對於西南當局的希望 我們同情陳伯南將軍，李德鄰將軍和白健生將軍出兵北上抗日的宣言，我們認爲這至少表明西南當局對於聯合救亡已有了深切的認識。但是，我們却希望西南當局對於聯合戰線的立場，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我們認爲西南當局應該推動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對立的態度。我們又認爲抗日救國應該儘量容許人民自動起來幹，換句話說，必須使人民有抗日言論及行動的絕對自由。其實這是西南當局向中央公開提出的要求，我們希望西南當局在他們直接統治的區域內，首先兌現。不然，西南當局脫離了中央，又脫離了民衆，孤軍抗日便決不會達到勝利的目的。我們還得指出：最近廣東內部的意見分歧，就是因爲廣東的抗日勢力沒有民

衆的基礎；否則在民衆勢力的挾持和鼓舞之下，我們相信誰都不敢別有企圖。我們相信西南當局，對於我們這意見，一定會虛心接受的。

（三）我們對於宋明軒將軍和華北其他將領的希望　宋明軒將軍和華北其他將領在日本帝國主義武力的直接威脅下，他們都會有拚死抗敵的決心；是毫無疑問的。這一年以來敵軍步步進迫河北、察哈爾、綏遠，却不見華北軍隊有什麼動靜，這也是可以原諒的。因爲抗日本來必須全國動員，在全國未動員以前，地方軍隊局部的抗戰，固然足以激發民族的抗敵情緒，但是我們所希望的不一定在於華北將領以士兵血肉作孤注一擲；而在於宋明軒將軍等不再壓迫學生愛國運動，不再逮捕毆打抗日的民衆，不然卽使有了喜峯口抗戰的光榮，也無法教人們相信宋明軒將軍是有抗日決心的。

（四）我們對於中國國民黨的希望　中國國民黨我們始終認爲是中華民族革命歷史上的一個主角。推翻滿清專制政府的是國民黨；推翻袁世凱的獨裁政權的是國民黨；由廣東出師北伐，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的是國民黨。所可惜的，國民黨自從掌握中

央政權以來，歷史的光輝上面，起了一層暗影。所最痛心的，在國民黨黨治下面，中華民國竟遭逢了從來未有的嚴重的國難：我們的地圖，已缺了一隻角。但是誰也不應該把東北四省失陷的責任，全部卸在中國國民黨的肩上；在野的黨派也要負相當的責任。我們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榮歷史的國民黨，握有中國統治權的國民黨，應該趕快起來促成救亡聯合戰線的建立，應該趕快消滅過去的成見，聯合各黨各派，為抗日救國而共同奮鬥。這裏所謂各黨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中國共產黨。這國共兩黨，在九年以前不是手攙着手，為着打倒北洋軍閥為着打倒帝國主義而共同戰鬥嗎？我們不明白目前在共同的民族敵人的威脅之下，這已經分裂了的兩黨，為什麼竟不能破鏡重圓。是因為這兩黨中間有了深仇宿怨不能消釋嗎？那麼希望國民黨反省一下，共產黨員究竟也還是中國人。我們更希望每個國民黨員都明白，對共產黨的仇恨，不論大到怎樣，總不會比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更大罷。是怕聯共以後，國民黨會被共產黨操縱利用嗎？那麼這全在乎國民黨自身。因為國民黨要是真正能夠聯合各黨各派，堅決抗日，那麼共產黨即使要利

用國民黨，也必然會被民衆唾棄的。現在共產黨已經提出了聯合抗日的主張，國民黨却並沒有表示。這結果會使一般民衆相信倒是共產黨能夠顧全大局，破除成見，這對於國民黨是十分不利的。反之國民黨要是一旦和共產黨重行攜手，共同抗日，國民黨在民衆中間的信仰，將要大大地提高。不然，國民黨要是只打算一黨包辦抗日，這是國民黨的自殺政策，結果只是替共產黨造成機會。我們想，每個賢明的國民黨員，每個忠實的三民主義信徒，都會明白這一點的。我們還得指出，在國民黨的陣營裏面，已經侵襲進來少數的官僚政客，這少數的官僚政客，在過去曾經不斷的破壞國民黨的革命功業，在最近幾年間，更是進一步的進行亡國的親日政策。在這個親日的官僚政客集團裏面，殷汝耕已經公然變成漢奸了；此外許多沒有公然變成漢奸的，他們一面在國民黨裏面占着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另一面背地裏是詛咒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他們甚至曾經借敵人的勢力，來壓迫國民黨。正和他們在國民黨裏面發揮漢奸作用一樣，他們對於整個民族也是同樣的發揮漢奸作用：一切政治上的秘密消息，據說都是經過了他們而洩漏給敵人的。他

們要公然變成般汝耕，眞不過是時間問題能了。這一班官僚政客的存在，不但是民族的危機，而且是國民黨的恥辱。國民黨不肅清這一班漢奸化的官僚政客，是不可能取得人民的信賴的。

（五）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紅軍的希望　中國共產黨於去年八月一日發表宣言，主張停止內戰，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救國。中國紅軍領袖也迭次發出通電，籲請各方面，停戰議和，一致對外。我們贊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這一個政策，而且相信這一個政策會引起今後中國政治上重大的影響。因爲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向來對國民政府及統治階級，採取絕對敵視態度，現在却能夠破除成見，主張和各黨各派停戰合作，那麽其他中國人民自然更加容易消除意見，互相結合起來了。我們所希望的，中國共產黨要在具體行動上，表現出他主張聯合各黨各派抗日救國的一片眞誠。因此在紅軍方面，應該立即停止攻襲中央軍，以謀和議進行的便利。在紅軍佔領區域內，對富農、地主、商人，應該採取寬容態度。在各大城市內，應該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勞

資衝突。這樣，救亡聯合戰線的展開，才不至受到阻礙。就我們個人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經驗來說，救國會和其他羣衆團體中間，往往發現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國的集會或游行中間故意提出階級對階級的口號，以及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口號，以破壞聯合戰線。還有少數青年，在抗日運動中，依然採取宗派主義的包辦方式。這種行動，我們相信決不是出於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因爲這是違反中國共產黨最近的主張的。這多半恐怕還是出於共產黨裏面的左傾幼稚青年的個別行動，我們認爲中國共產黨應該趕快糾正他們。此外，在某些地方，還有自稱爲共產黨游擊隊的，任意殺戮人民。這種不守紀律的部隊，如果是隸屬共產黨，共產黨應該嚴厲處分他們；否則共產黨應該趕快聲明，這種不守紀律的部隊和共產黨無關。

（六）我們對於一般大衆的希望　說到最後，抗日救國的基本隊伍，當然是人民大衆。不管中央當局也好，地方當局也好，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都脫離不了民衆，要是沒有民衆的參加，斷然談不到抗日救國。同時在救亡聯合戰線中，也只有民衆是最熱誠

的，最堅決的，最坦白無私的。但是缺乏政治經驗的民衆，容易有一個傾向，就是只顧到目前的利害，而忘却那遠大的目標。老實說，現在中國民衆所受的壓迫，並不只是日本帝國主義。民衆因國內政治不良所受的痛苦，是十分深刻的。有些貧苦的同胞，爲了維持生活而被迫當漢奸，就是這緣故。所以，在抗日救國運動中，我們仍舊要顧到一般民衆的切身利益，例如辦理救災，救濟失業，改良勞工待遇，取消苛捐雜稅，都應當切實施行，以增加抗日救國的力量。但是我們所希望於一般民衆的，就是目前我們民族的大敵只有一個。我們只有把這共同的大敵打敗了以後，才能澈底解決一般民衆的生活問題。所以在目前，我們只有暫時忍耐些，遷就些，避免爲了我們內部的紛爭，削弱抗日救亡的力量。至於目前民衆對於政府的態度，我們認爲應該竭力督促政府出兵抗日，而且儘可能與政府合作從事抗日。只有在政府不顧民衆，一味親敵，甚至承認亡國條約的時候，民衆方才可以起來一致反對政府。此外，我國民衆文化的落後是不能否認的。抗日救國運動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在教育最落後的廣大羣衆，使他們踴躍參加救亡聯合戰線，而不僅在於推動

少數前進的羣衆，作抗日的直接鬥爭。這一點我們尤其希望羣衆的領袖們加以注意。

以上是我們從實際經驗所得來的一些意見，我們謹以十二萬分的誠意，貢獻給我們的當局和民衆。常言道：『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我們這些意見或者不免開罪各方面。但是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已顧不到一切。我們相信，只要我們這些話，能夠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研究和考察，抗日救亡運動的勝利前途，是不會沒有把握的。

最後，我們特地向賢明的當局，賢明的政黨領袖，以及一切愛國同胞，背誦曹子建的詩：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沈鈞儒
章乃器
陶行知
鄒韜奮
同啟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十五日

一九三七年

中國當盡量運用自己的優點

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某種意義上說起來，是相當正確的，尤其是在工業落後及軍備尚未充實方面，有着較明顯的流露，但是就民族解放的鬥爭的立場上看來，中國却也有它的優點。在事實上，我國一直到現在，還未盡量運用我們自己的優點，這是非常可以痛惜而需要猛醒的一件事情。

這優點是什麽？我以爲是具有深刻民族意識的偉大的民衆力量。但是這偉大的力量至今還在潛伏着的狀態中，好像有無量金鑛寶藏似的，還深深地埋藏在地下，未曾開發出來，未曾被我們盡量運用起來。在我國也許還有人對這個偉大的力量還糊裏糊塗，或者有意熟視無睹，但是我們的民族敵人似乎已在担憂着，所以對於我國的政府與民

衆之間，大發揮他們的挑撥離間的作用。例如日本的近衞首相最近還再三聲明日本對中國的軍事行動只是要膺懲中國的南京政府與軍事領袖，至於天眞而善良的中國民衆並非日本的敵人。我們誰不知道，中國政府對日抗戰，正是反映全國民衆的迫切要求，全國民衆因爲發動了對日抗戰，對政府愈益擁護得熱烈；我國全國上下是在一致團結對付我們的公共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定要施用種種伎倆來把我們的民衆和政府分離開來，這就因爲他們看出中國偉大的民衆力量之可怕，一旦被中國盡量運用起來，是他們所難於應付的。我們的敵人對於我們的這個優點千方百計地摧殘，這是無足怪的，但是我們自己如縱任這個『寶藏』埋在地下，却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情。

我們的這個優點是侵略國所欲得而得不到的。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開始進攻以後，他們的政黨還公開要求日本政府說明對華用兵的理由。據最近由日本回來的朋友，還說在日本有不少人問起爲什麼要到中國來打仗！他們不是沒有民衆，但是在少數軍

閥和財閥所發動的軍事侵略之下，雖用盡麻醉的手段，壓迫的方法，民衆的力量還是喚不起來。被侵略的中國，情形便大不同了。我每日替抵抗三日刊拆閱無數讀者來信，看到他們愛國的眞誠，願爲國家的抗戰遭受任何犧牲而無悔的表示，未嘗不深深地受到感動，同時也感覺到政府動員民衆的工夫還太不夠，以致有許多有志爲國努力的民衆都陷入投效無門的苦悶境域，因此愈益深刻地感覺到中國至今還未能盡量運用自己的優點。

我記得梁任公曾替李鴻章作過一篇傳記，說李鴻章可以自豪的是甲午之戰，日本不是打中國，打的是李鴻章，這在李鴻章，以一人和一國打仗，也許可以自豪，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以一人的失敗而貽國家以無窮的禍患，不可說不是中國國家的一幕慘劇。這幕慘劇的遺禍於中國，流毒至今，未曾消失。當時日本强迫李鴻章親自到日簽訂求和條約，有人說這是有意侮辱李鴻章，但是割地賠款却是中國國家的莫大損失。這次我國整個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形勢當然和李鴻章時代不同，但是在當時日本所與作戰的

好像只是李鴻章一個人現在日本所與作戰的好像只是中國的二百萬軍隊！我要特別鄭重提出這一點，因為依事實上的表現，實際上和日本作戰的只是軍隊，只有軍事上的動員，其他部分雖已漸漸地在那裏發動，但是在這樣緊急的時期，這樣迂緩，這樣缺乏整個計劃，這樣散漫，是絕對不夠的。我們有急起直追，趕緊補救的必要。

我們有四萬五千萬的偉大的民衆力量，這是事實，但是如不盡量運用，那也只是一個空的數量，仍然不會發生實際的效用。我們有着這個優點——擁有偉大的民衆力量——為我們的敵人所不及，這也是事實，但是如不盡量運用，有若無，無異消滅自己的優點，替敵人消滅一種顧慮，這在民族利益方面，實在是一件罪大惡極的罪惡！這事如不急圖切實的補救，日本在甲午時候只須對付李鴻章一個人，在現在只須對付我們的二百萬軍隊，這危機實在值得我們的嚴重的注意和深刻的認識。

中國如眞要作持久戰，如眞要獲得最後的勝利，必須盡量運用自己的優點——現在還在潛伏着的而未被積極開展的偉大的民衆力量。

廿六，十，十三。

防家賊與民衆運動

最近有朋友從山西來，談起一件饒有趣味而値得我們嚴重注意的事情。據說山西當局在北方戰事愈益嚴重之後，也感覺到動員民衆偉大力量的重要，但是臨到危急的時候，却不大『動』得起來，於是閻主任詫異爲什麼他幹了二十年的『民衆運動』却得到這樣的結果！他想起第八路軍的先生們精於此道特約幾位來商量這件奇事。他對他們老實提出這個問題；並且老實說他『動員』幾個月，只『動』了幾百人，而前次未改編前的『八路軍』一入山西，就帶去了五千民衆，這裏面必然有什麼祕訣！他們囘答得太爽直了。他們老實告訴他，說他二十年來的『民衆運動』在實際上只是壓迫民衆的運動！他們說倘若他眞要把民衆動員起來，必須把壓榨農民的苛稅迅速減輕，把阻礙

民衆運動發展的種種事實消除，讓民衆積極發揮他們的自動性，他們當然要起勁起來的。聽說閻主任很爲感動，我們誠懇地希望他的翻然悔悟，在時間上不致過遲了。

我的這篇隨筆的標題把防家賊和民衆運動聯在一起，初看起來，似乎太不倫不類了，但是如果我們不有意忽視上面所說的那樣嚴重的事實教訓，對於這個標題應該不難得到相當的了解吧。我們防家賊，主要的目的是在時時刻刻提防他會妨礙我們自己的利益，要這兩方面精誠合作，是很少希望的，——倘若不是絕對不可能。被人當作家賊防的人，要他們眞能參加合作的工作，就是他心裏萬分願意，而牽掣於種種的束縛和障礙，要發揮他的自動性，共同起來努力奮發，在事實上是無法辦到的。這樣一來，往往有一批人鈎心鬥角於培植『防家賊』的『自己人』的勢力，而實際無意作家賊而却被人當作家賊來防的人們，他們的精力也被消耗於人事的糾紛，對於眞正救亡的工作而無法得到充分的效率。

山西的注意民衆運動，一向是我們所常常聽到的，但一旦臨到危急的時候，民衆應

該有的偉大力量竟「動」不起來，可見我們要注重的民衆運動不可以掛了一塊招牌為已足，必須開展眞正的民衆運動，同時要把領導民衆和防家賊分清楚。我們都要把少數人的利益拋開，大家的心目中只有整個民族的利益，這樣才能達到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目的。

廿六，十，十三。

堅持抗戰與積極辦法

自「八一三」全面抗戰的號炮發出之後，有兩件令人興奮而於中國抗戰非常有利的事實是很顯著的。一件是國際對中國的一致的同情；還有一件事是中國士兵的作戰英勇。但是儘管有着這兩件有利於中國抗戰的事實，自從華北的太原失陷與淞滬撤兵之後，動搖的心理與軍事上的令人失望似乎已漸漸地傳布着它的毒菌，這種嚴重的形勢實值得我們的嚴重的注意與迅速的補救，否則抗戰前途不免要受到重大的打擊。換句話說，時至今日，要堅持抗戰，必須排除諱疾忌醫的心理，提出毫無掩飾的檢討在政府上有個大的整頓，決定積極的辦法，才能使這危殆的局面爲之一變。

目前抗戰形勢的不能好轉最大的癥結還是在僅有軍事上動員，而實在沒有做到

全民族的整個抗戰，也就是說對於民衆運動仍然是未有澈底的解放。因爲民衆運動沒有得到澈底的解放，軍事上也受到很大的不良的影響。這種不良的影響，在事實上已有着很明顯的表現，例如運輸、救濟、間諜等等的缺憾，固有許多人說到，又如武裝民衆一事，如再不實行，敵人每佔一地，即無後顧之憂，不必多消耗他們的軍隊來防後方，可儘量運用他們軍力作更進的侵略，這是多麼大的危機！至於補充我們的軍力，無論人力物力，也是非澈底開放民衆運動不可。現在有許多人都在高呼持久戰，消耗戰，但是這種戰略非迅速使軍民打成一片，是絕對沒有多大把握的。

除民衆運動的澈底解放外，要注意的還有動搖分子的肅清與政治機構的健全；自主的外交路線之迅速決定，對英美法蘇的更進一步的聯合，尤其是對於在遠東與中國利害相共的蘇聯應有進一步的合作，不僅僅是希望幫助一些軍火而已，在攻守同盟的參謀本部計劃，以及政治外交種種方面的問題，都應有澈底的商定與合作，同時在內地的戰時生產，必須有大規模的籌劃與實施，安定民生，以鞏固後方的基礎。總之，整個民族

的抗戰，絕不能僅限於軍事的一個方面，中國抗戰到了今日的形勢，不在政治上有一番大轉變下個大决心，不能整飭散漫的人心，振作衰頹的士氣，得到堅强的輿國，展開有利的戰局。

眞要堅持抗戰，必須有積極辦法。否則儘管說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不知道最後勝利是待於我們的最大努力得來的，那也只是所以自慰的空話，於實際是無補的。我們要全國人民熱烈擁護抗戰，當然要使他們有民族自信心，但同時政治上必須有種種展開有利戰局的事實，與天下以共見，然後才能使全國人民振作奮發，向着共同的大目標向前邁進。

形勢已一天天地嚴重起來了，時機稍縱卽逝，及今不圖，後悔無及，希望全國同胞急起直追，督促並贊助倡導全國抗戰的政府和領袖，迅速在事實上實現中山先生『喚起民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的遺囑。

關於徵兵的問題

一

編輯先生：

我希望能夠藉貴刊的「信箱」報告一個消息。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已經動員四十八個大學生，在湖南十二個縣做總動員民衆的工作。最近三天，我們（七個人）正在耒陽幫十一師補充團的忙。團長說弟兄們需要政治訓練，我們乃對他們演講：「爲什麼要抗戰，」「好漢要當兵，」「最後勝利必屬我們」等等。又教他們唱「救中國」及「打倒日本」等歌。

補充團的士兵完全是徵兵徵來的，談到徵兵，使我想起湖南衡山縣潭泊鄉公所裏頭的兩個壯丁。有一天晚上，我們給哭聲驚醒。等天亮下樓看看，啊！原來有一個壯丁被關在一個屋子裏，窗外站着他的老爹娘，哭哭啼啼，怪可憐的。我們雖用盡千言萬語，亦無法使那一雙老人家破涕爲　。隔一天，所丁報告鄉長，壯丁逃跑

了。再隔一天，所丁又帶一個壯丁回來。當天晚上，哭的是他的妻子。那個婦人抱着她的手抱大的嬰孩，整晚坐在她的丈夫的屋外面啼哭，我們除了勸慰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想提出的問題是：這樣徵來的兵，能夠打仗嗎？

何光遠。廿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二

韜奮先生：

在全面抗戰開始以來，誰都知道動員民衆組織民衆是最迫切的事情，可是在我們地方，我眼看到的却大大不同。而且幾乎相反。在抗戰後方的唐桐泌葉等縣（河南屬）我的家鄉的政治當局對於民衆運動是這樣的：他們也有什麼「抗敵後援會」的組織，但這些組織差不多都是空架子，沒有什麼積極的工作。這些組織是由一些特殊位置的人們所包辦的，而且是包而不辦的。設立了這些機關，除了消費一筆款子之外，別無什麼工作計劃與實際工作。如果除了這些機關以外另有其他人們願意自動組織與運動的時候，他們（這些特殊位置的人們）須硬加干涉，說這是不合法的，說除了他們的組織之外是無組織的必要，要求立案也不蒙允許。我們並不反對合法與中心領導，但覺得包辦而且包而不辦的方法是不會很廣泛的動員民衆

的。這些特殊位置的人們，總以爲民衆有了組織，有了自覺性的時候，會影響了他們的位置似的，他們對於國家民族的利益似乎沒有看作比他自己的利益高。

在我們地方，由於政治不良，文化落後，與連年災荒，人民生活惡化，在抗戰一開始，地方上的駐軍開赴前方，土匪就乘機而起了，大大的擾亂後方起來，加之有些漢奸的煽動，地方簡直不能過日子，民衆們爲了自衛計，自動的組織起來（在泌桐）作防匪防奸的運動。我們的政府看見了這種情形，就大不以爲然了，他不但不願意將這些民衆組織順勢利導，成爲一種極大的力量作爲抗戰後盾，不但不接受民衆累次的建議，願受政府領導組織與擴大自己的力量，而且還用很多方法極大的力量，去取消與摧殘這些民衆組織，在這些好百姓的頭上加上了一些帽子，用武力來鎮壓與屠殺他們（如泌陽東區。）政府對於土匪既無辦法消滅，維持地方治安又不允許民衆自衛，反而用力鎮壓民衆武力。這些矛盾，釀成了地方上極大的不安。

我們的地方政府也在「動員民衆」，可是他的動員辦法却是相反的，就最近的徵兵抓壯丁的事來說吧。政府見民衆動員不起來，就大抓而特抓起來了。抓着的有錢即放，於是執行抓壯丁的先生們就大發其一筆暗財了。有錢有勢的人不抓，所抓的貧苦人家，有的全家仰仗着他一人維持生命，一抓去全家都無法度日，抓到的壯丁囚在一個監獄式的處所，聽候輸送，一切費用自備。（不知政府有這筆款否？如有，那就是又被中

途的人吞食了）因此有的貧苦人家賣物當衣，送錢給他兒子和丈夫。無力出此錢和家中不知道的人，只得忍飢受凍，有的簡直餓得不會走動。在泌陽有一次一批壯丁輸送時，住在西關的一個古廟裏，夜裏這廟坍了，壓死了五六人，其餘斷腿折臂，不能行動，有一人跪在隊長面前要求槍斃或放回，而這個隊長爲着應付「公事！」竟強用車子硬把他推走了。你想這樣他能夠去抗日嗎？輸送壯丁的時候，全是繩綑索綁，武裝起解，看來好似犯死刑的罪人到刑場去的樣子……使民衆覺得這是一種可怕的事情，而畏避，而逃跑，而棄業，對於抗戰覺得無興趣。自表面看來，似乎是民衆愚蠢，其咎在民衆，其實不盡然吧。平日喚起民衆工作不但做得不夠，而且對于民衆運動只會用武力鎮壓，並且用這以上的種種的辦法去造成民衆畏縮的心理，這對抗戰前途將有何種影響呢？

以上的事實是其中的一斑，尚不能表現我們地方的全部精神。先生對於這種政策如何解釋呢，後方工作就是這樣做的嗎？我願聽救亡同志們的共同意見。此致

民族革命敬禮。

胡蟬寄自開封。十一月十七日。

編者按：關於徵兵的信，我們收到了不少，現在選登這兩封信，以見一斑，並作爲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材料。中國爲要爭取民族的生存而抗戰到底，不得不徵兵以補充人力，這是當然的，所以我們都應當擁護徵兵這件事，我們絕對不應該反對徵兵，因爲反對徵兵就是等於反對抗戰，就是等於出賣民族利益，這是我們對於徵兵這件事所應首先認識的一點。現在有些人看到徵兵發生逃亡的事情發生悲觀，其實各國徵兵也不免有逃亡的事情發生，即日本實行徵兵已數十年，仍不免有逃亡的事情，我國剛實行徵兵的制度，動員民衆的宣傳與教育方面也做得太不夠，以致發生逃亡的現象，不足爲奇，更無須悲觀，只須在辦法上加以研究與迅速的補救，那便可迎刃而解的，這是我們對於徵兵這件事所應正確認識的又一點。

關於補救徵兵缺憾的辦法，我們有三個重要的建議：第一是先從保衞鄉土的義勇隊或保衞隊做起。中國的一般鄉民，臨時叫他們保衞國家，也許說不淸楚，但是愛護鄉土的心理卻是有的。所以在鄉村中以保衞本鄉爲號召而召集壯丁，組織保衞隊以保衞鄉

里，他們是易於從命的。在這種保衛隊的組織裏，還可以不用他們的全部分時間，還可以盡力使他們能相當顧到他們平常的生產工作。這也可以說是相當於民團的工作。第二，把這種保衛鄉土的保衛隊組成之後，就須在短時期裏加以緊張的積極的政治敎育，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愛國熱誠，極力把他們在精神上先行「武裝」起來，經過這樣「精神武裝」之後，再從這裏面選調壯丁以補充前線的人力，是可以比較容易的。第三，僅僅「精神武裝」還不夠，同時還須在物質上盡力替鄉民解除種種痛苦，使他們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不受貪官汚吏及土豪劣紳的苛虐，對於士兵家屬的優待尤須有具體的規定，使被徵者無後顧之憂而能安心於爲國奮鬥。這樣有步驟地有辦法地解決徵兵問題，我們深信必有相當的良好的效果。

　　現在的問題不是該不該徵兵，而是如何達到徵兵的目的而又不要弄得民怨沸騰，反而妨礙抗戰的前途，關於目前徵兵辦法的不妥，上面兩封信裏所陳述的情形，已很值得我們的特殊注意了。此外我還有一件事可附帶報告一下：王造時先生不久以前曾囘

到他的家鄉江西去了一趟。他有一天被一個縣長請去吃飯，看見警察抓進三個面無人色的窮苦鄉民。他問縣長這抓來的是什麼？縣長答說這是抽來的壯丁。王先生看到他們的可憐的樣子，便走下去問他們幾句話。他先問他們是怎樣來的。他們答說正在田裏種田，忽然被抓來的，他們的耕牛還在田裏亂跑着！他又問他們知道不知道是爲着什麼被抓來的。他們搖頭表示不知道！他又問他們知道不知道中國正在和侵略我國的日本打仗，他們也搖頭表示不知道！他對他們說中國人要打日本，叫他們去打，願不願意去。他們也照樣地搖搖頭！此時幾個在旁的警察擁着他們走，他們竟對王先生面前跪下來，求他救救命！王先生窘極了，對他們說去吧，這不是幾個人的問題。我想王先生最後的一句話，他們聽了仍是完全不懂！

對於這種情形，不能就斷爲中國的人民不愛國，因爲平日就沒有人教他們怎樣是愛國，也不能斷爲中國的人怕死，因爲一個人民的死必須求得相當的代價，必須知道犧牲是爲着什麼，糊裏糊塗的死是誰都要怕的。我敢說，用這樣的方法徵兵，無論在什麼國

家，都必然要發生同樣的情形，並不是我們中國是特別不行的。簡單說一句，我們為抗戰到底的，必須擁護徵兵，但是我們同時不得不大聲疾呼，認為徵兵的辦法必須要根本改變。

我們想到徵兵的問題，不得不連帶想到大規模的民衆運動問題，更不得不連帶想到軍民打成一片的問題。這幾個問題是有很密切的聯繫的。

廿六，十二，廿九。

一羣流亡失所的青年

韜奮先生：

我們是一羣流亡失所的青年，我們是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懷着熱烈的志願，抱着擋敵的心理，迢迢千里繞道來漢，供獻我們僅有的心和手去保衛祖國，加强抗戰力量。

我們這一羣，有的是考軍校，有的是考航空，有的是等教育部登記發表。我們現在都是武漢青年行動隊的隊員，因爲行動隊是戰區學生收容所。

我在行動隊已逾半月，感覺疑問處很多，提出下列數點請先生爲我解答

一、現在是什麼時候？這裏是什麼地方？在這裏能不能常常開除無家可歸的學子？被開除的同學是不是因生活不能維持而入歧途？我們在這裏與隊長說話不立正，卽有以「不服從」開除的危險，在這非常時期，我們既是戰區學生，縱有「不服從」亦應經過教育，規勸，警告，而至開除，我們爲防止同樣事件的發生，將怎

樣向上級建議？

二、這裏既是有收容戰區學生性質，為什麼大多數戰區學子不得入內？假使不是收容戰區學子，而是有組織有訓練有工作的團體，為什麼有人發制服發零用，而我們來此半月，一無所有，工作毫無，這是什麼道理？

三、在這裏，我們本來的規定，是上午空閒下午工作，近來忽取消此制，每日上午僅許十人外出，下午一概不准請假。先生：我們在這裏既沒工作，我們應當找我們自己的出路，他現在這樣限制，叫我們怎樣去知道機會，運用機會？况此地是屬收容而非長久，出隊吧，沒有費用，留隊吧，何以了之？我們想叫他恢復原制，他若不可又將怎樣？

上述三點是舉其要者，亦是多數人難以解決，望先生速為答之，以解我們的煩惱。最後謹致

民族解放敬禮！

飛熊。五，十三。

編者按：飛熊先生的這封信所提出的事實，比較地簡單，我們對於武漢青年行動隊的實際情形也不清楚，現在僅就來信所提出的三個問題略加研究，以供參考。關於第一

點，我們認爲飛熊先生所提出的「亦應經過教育，規勸，警告，而至開除，」這個意見是很對的。一個人的錯誤，往往不是突然而來的，其初每有端倪可尋，而且有許多時候也許出於無心的，若能即加糾正，不致一犯再犯，便不致釀成較嚴重的結果，所以我們以爲懲罰應該定個程序說明怎樣一類的錯誤犯過一次者怎樣，犯過二次者怎樣，犯過三次者怎樣，第一次予以警告，第二次予以記過，第三次予以其他更嚴重的責罰，如屢戒屢犯，顯然已無法訓導，最後才可出於不得已的『開除。』如規章定有「與隊長說話」非『立正』不可，一次犯了錯誤，不該就施行那樣嚴重的責罰——開除，應該用漸進的程序，如上面所建議的，使青年有改過的餘地。「不服從」也有輕重的分別，除很重大的錯誤不得不加以嚴厲的處置外，像說話不立正的錯誤，是應該經過相當的程序的。至於向上級建議的方式，公推代表陳述或用書面陳述，可隨實際情形的便利而定。無論口頭陳述或書面陳述，都宜很誠懇地說明理由，無須說些不必要的易於引起磨擦的話。

關於第二點，我們因爲不知實際的情形，無從評論。不過我們覺得任何團體或機關，

對於辦法都應該有個原則。倘若不是無條件地收容戰區學生，應該很明確地規定條件，使人有所遵循，收容後應該受什麼訓練，應該做什麼工作，都應該有原則上的規定，然後各種特殊的事件都可以根據所規定的原則做去，使人不致糊裏糊塗，無所適從。來信說『爲什麼有人發制服，發零用，而我們來此半月，一無所有，工作毫無，』我們覺得被質問的機關應該根據所規定的原則，加以解釋，使有此疑問者能夠明白『這是什麼道理。』我們沒有看到關於這個機關的什麼章程或規則，對於這個問題是無法解答的，所以有效的辦法還是向該機關的負責者提出請求說明，我們在這裏只能說明該機關負責者對於青年所提出的這類問題，有明白解釋的責任罷了。

關於第三點，『每日上午僅許十人出外，下午一概不准請假，』這依據來信所說，顯然是一種新的規定，爲什麼有這種新的規定，想起來應該是有相當理由的，我們也希望負責者能把理由講給有關係的青年聽個明白。據來信所說，收容的機關既不能替留所者找出路，而此地又是『屬收容而非長久，』所以他們自己不得不有些時間出去『知

道機會，運用機會，——這是青年方面所提出的理由，在我們局外人聽來似乎很入情入理，如該機關負責者認爲這些話不對，也應該對他們加以剴切的指導。

上面所解答的三點，只是根據來信所提及的簡單的情形，及我們所能知道所能想到的限度，略貢淺見。最後我們還有一點想乘此機會提出來，希望任何與訓導青年有關係的團體或機關特加注意者，那就是青年心裏有什麼寃抑要伸訴，有什麼意見要陳述，有什麼話要說，無論他們的寃抑是否眞確，無論他們的意見是否正確，無論他們的話是否對，最最重要的是要讓他們把一肚子要說的話說出來，要使他們有機會把要說的話說出來，甚至要鼓勵他們把要說的話通通說出來，說得對則應該虛心接受，努力改善，說得不對，也應該明白解釋，誠懇說服。例如飛熊先生的這封信裏所提出的問題，照理是可以向本機關負責者提出請示或要求解釋的，但是他竟不敢向負責者提出而向本刊伸訴，而且聲明發表時只願用筆名而不願用眞名，這種情形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當然不能就斷定這機關負責者，是要無理由地禁止人發言，或發言後即有何危險，但至少

已使青年方面有這樣的感覺，我們認為這樣的感覺，在機關負責者方面是應該虛心反省的。

廿七，五，一九。

編後記

一　本書所編錄的文字是發表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間韜奮先生所主編或參加編輯的生活週刊、大衆生活、新生、永生、生活日報、生活星期刊、抗戰三日刊上的。這時期的文字都曾由韜奮先生自己分別編集印行，但早期作品也間有未編集者。故本書所錄的文字中也有若干篇是從未收在任何集子中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韜奮先生在全民抗戰上發表的文字，曾編成曙光集，但從未印行，現在我們又已找不到全民抗戰的全份，至於一九四一年以後的散篇文字，一時也不易收羅齊全，（只有對反民主的抗爭一書所收是一九四一年在香港華商報上發表的論文。）所以編錄本書時，暫時到一九三七年爲止。

二　表現着韜奮先生的最特出的與羣衆相結合的精神的一種文字，是他對無數讀者所作的通訊。生活書店出版的一生的幸福前途一書，就是一九三二年以前韜奮先生親自主持的「生活信箱」中的問答的選集，所以在本書中不再重複編入。一九三二年以後韜奮先生主編的刊物上的信箱已不是他一個人負責，這裏只好根據他自己編訂的文集中所列入的材料選錄若干篇。

三　韜奮先生作品中作爲專著出版的，如萍踪寄語、萍踪憶語、經歷、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等書，均未列入本書編錄的範圍。但一九三四年韜奮先生旅歐美期間，除他的遊記外，不能找到別的文字，所以只能從萍踪寄語中選出了兩篇。

四　韜奮先生一生的散篇作品中，自然以政論性質的文字爲最多，但在本書中所編錄的，這類文字却較少，因爲我們只選錄了一九三七年以前他所發表的重要的政見。一九三六年他和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聯名發表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是抗日戰爭前救亡運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獻，所以在本書中也列爲附錄。

五　韜奮先生的文字絕大部分都可說是『集納』體的文字。在這方面他顯然有着絕大的成功。他能隨時注意廣大讀者所關心，所要求解答的問題。無論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生活修養的問題，他都能用淺顯而生動的文字來討論，幷從一定的原則水平上來解答這些問題。因此這些文字就能發生喚起羣衆覺醒，鼓舞羣衆進步的巨大作用。——在本書的選錄時，大體上卽根據這樣的標準。這就是說，所選錄的文字，都求其最能代表韜奮先生的文體，最足以表現韜奮先生的精神，對今日的讀者仍有濃郁的興味，幷且有直接的啓發作用的。

編者一九四八，六。